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四十九期

要目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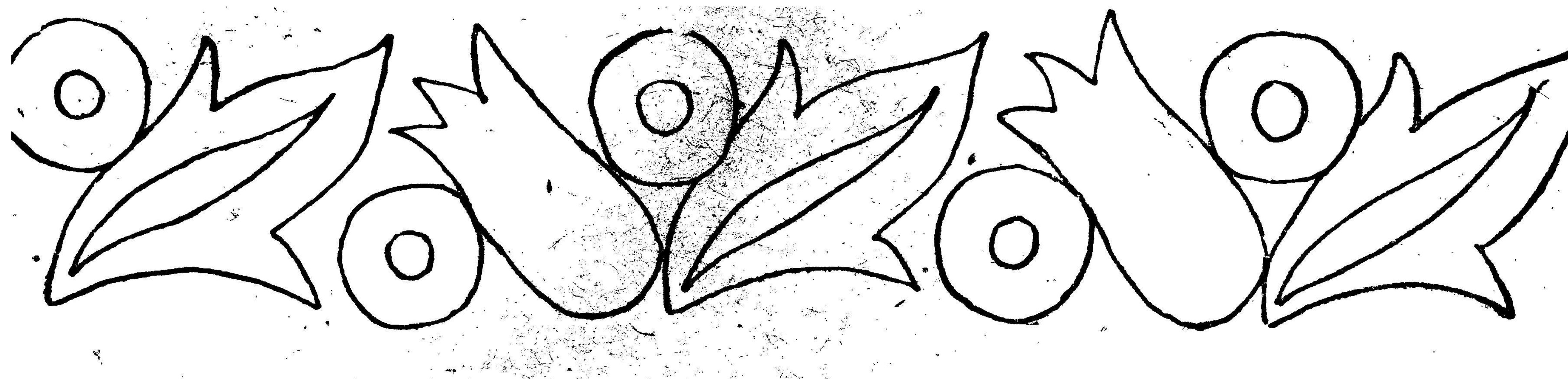
國內圖書館事業之進展



萬有文庫第一集分布國內各省區圖數字表示部數

萬有文庫之目的，在以整個的圖書館用書供獻於社會。自第一集書出版後，公私藏家之書庫得此而益見完整，新興圖書館尤賴此以植其始基。茲本館繼續編印第二集，正編所收書籍與第一集相銜接而範圍益廣，參考書更收入十通及佩文韻府。書庫之庋藏，應與年以俱進，其已備有本文庫第一集者，自應添購第二集以更求充實。即最新成立或正在籌設之圖書館，亦儘可先備此具有組織之第二集書，再謀逐漸擴充。是本文庫第二集之印行，將使國內圖書館事業益見進展，可無待言矣。

*D75-23: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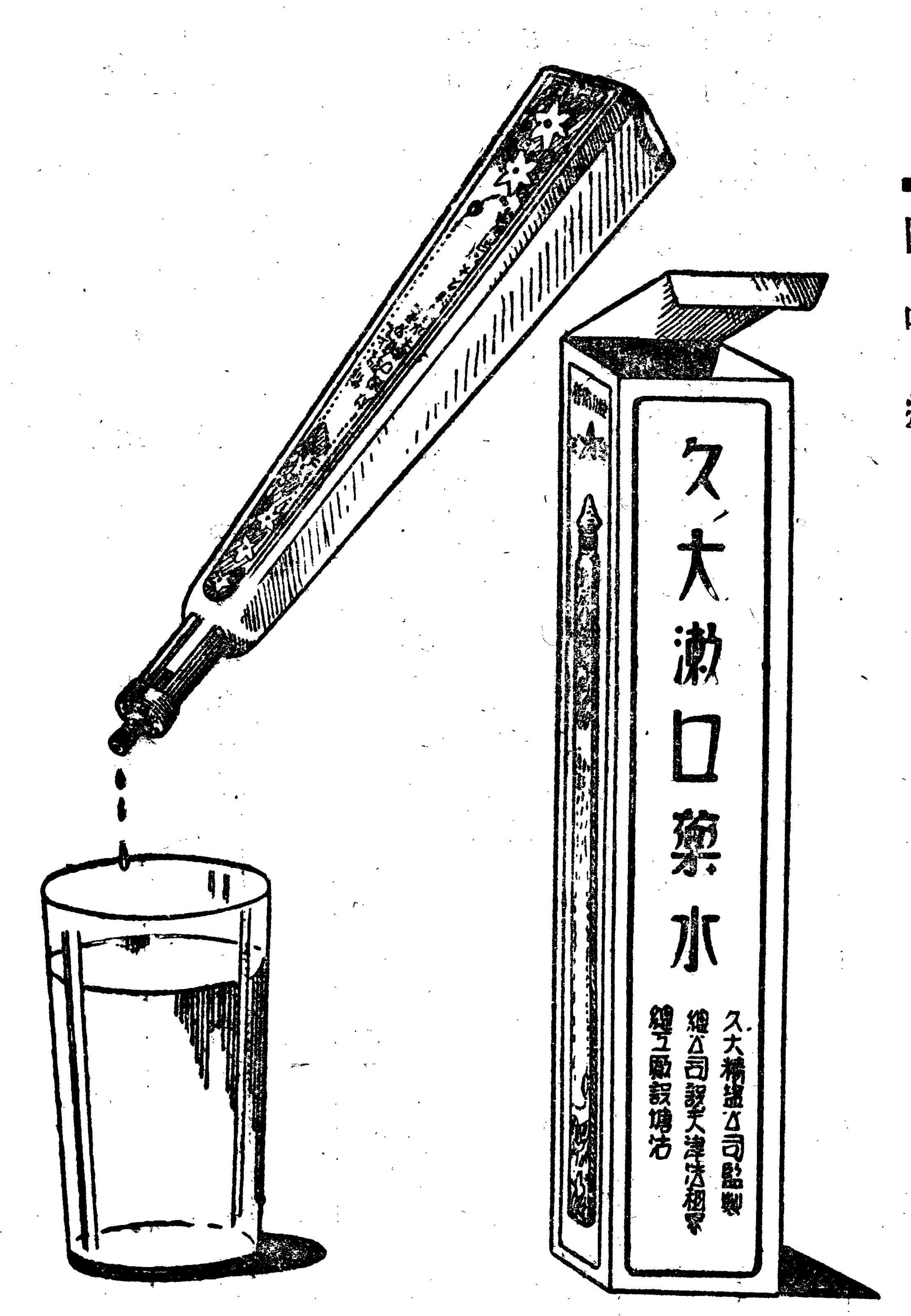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四十九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論評選輯

久大漱口水

去齒垢
潔牙磁
除口臭
防喉疾



▲各埠大商店均有代售▼

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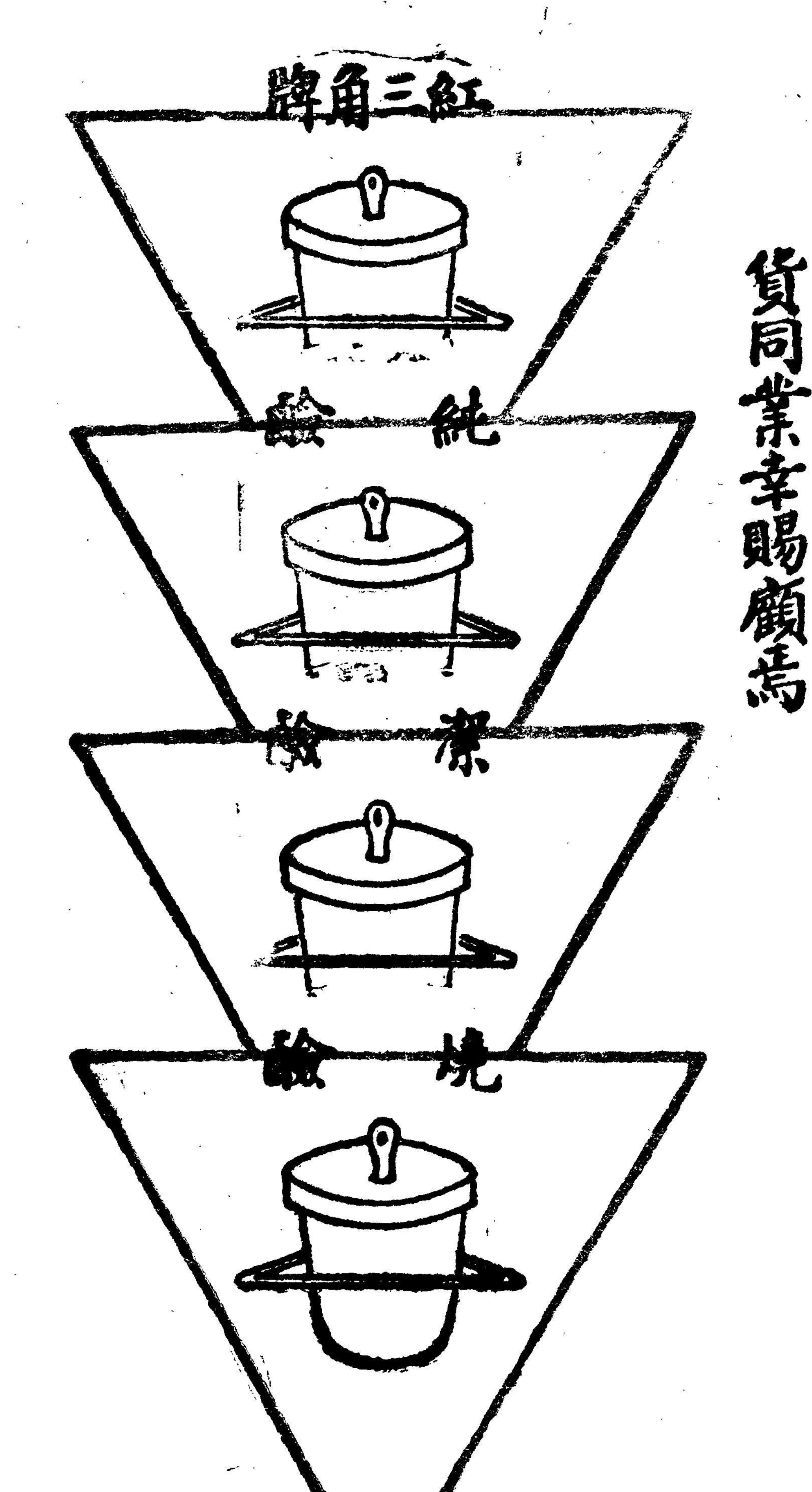
久大精鹽公司副產品

總公司　天津法租界

總工廠　河北省塘沽

天津 永利製鹼公司 出品

本公司用蘇爾維法 Solvay's Process 製造純鹼潔鹼燒鹼等化學基本原料行銷中國各省及海外日本南洋等埠品質精良產量豐富竭誠服務以協助工業為職志凡我國貨同業幸賜顧焉



總店 天津法租界三十二號路
電報掛號四三五四
電話三○一二九

工廠 河北省塘沽

經理處
上海漢口廣州
香港長沙重慶
福州南京遼寧
及全國各埠國
外日本南洋均
有專行經理

SODA

Ash Bicarbonate Caustic

MANUFACTURED BY
PACIFIC ALKALI CO., LTD.
TIENTSIN CHINA.

两種著名國貨

五洲大藥房

固本洗衣肥皂

皂塊堅實　洗滌耐用　全國暢銷　肥皂大王

久藏不變　去垢潔淨　夙負盛名　國貨明星

五洲固本

INTERNATIONAL SOAP WORKS

星球牌

純淨甘油

提煉濃淨，成色極佳，業經專家檢驗，確在洋貨之上，且以工程設計之週密，管理方法之經濟，售價反較洋貨低廉，國產甘油，此為首創，幸望海內志士，予以鼎力提倡，源源賜顧，毋任企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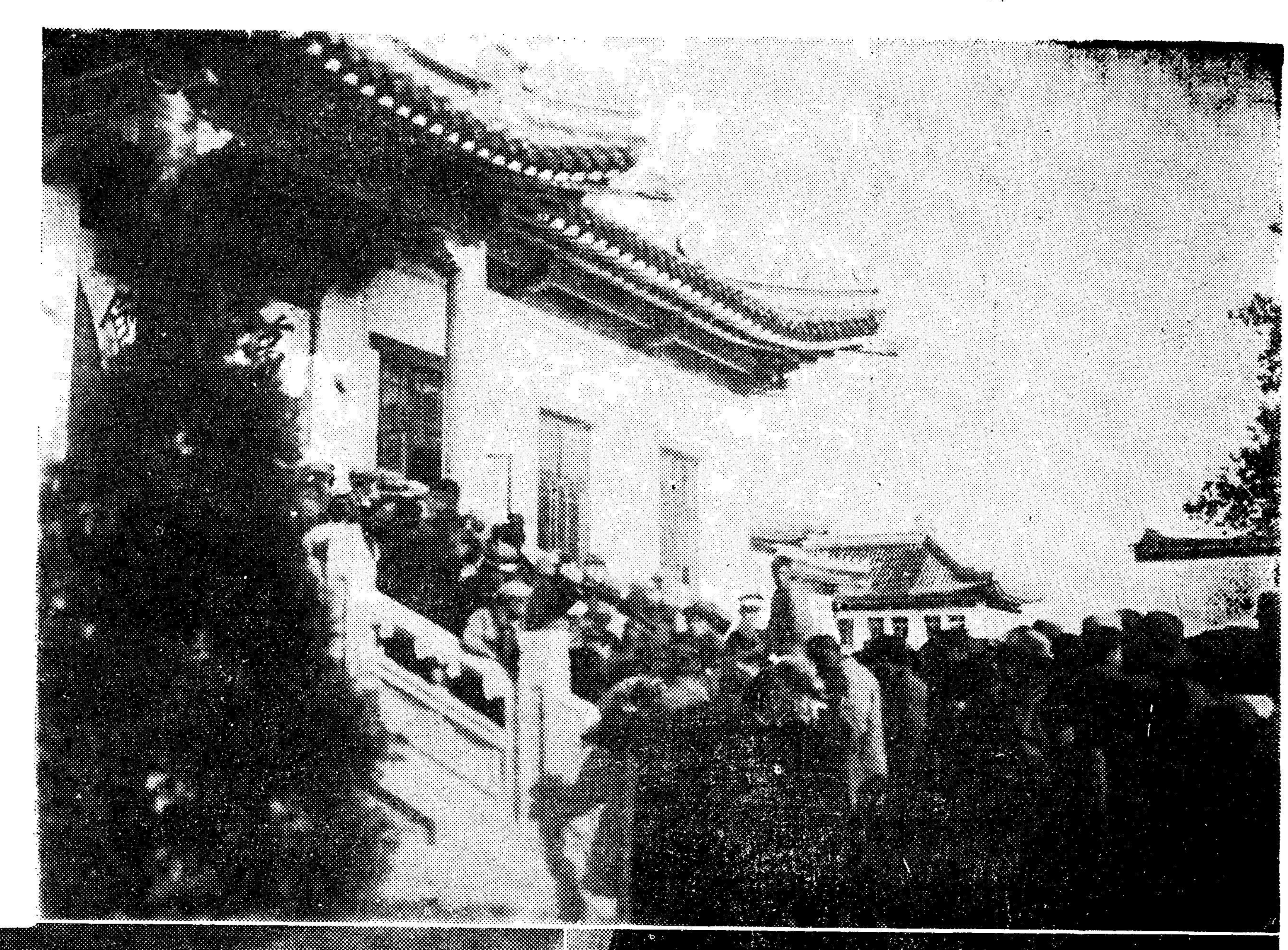
種類

一號双蒸……醫葯用……比重一·二六

二號单蒸脫色……工業用……比重一·二六

三號单蒸未脫色……工業用……比重一·二六

全國勞作展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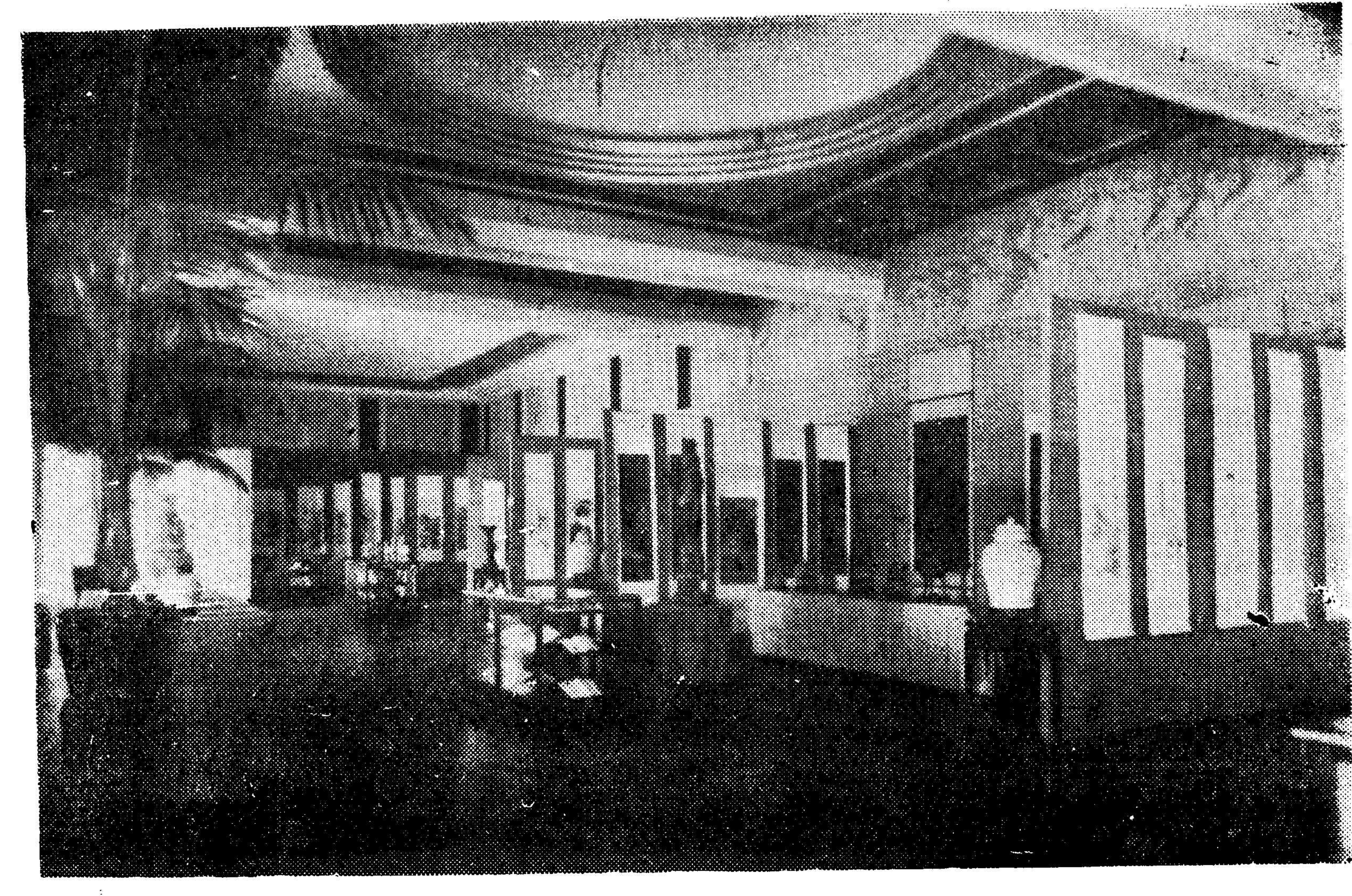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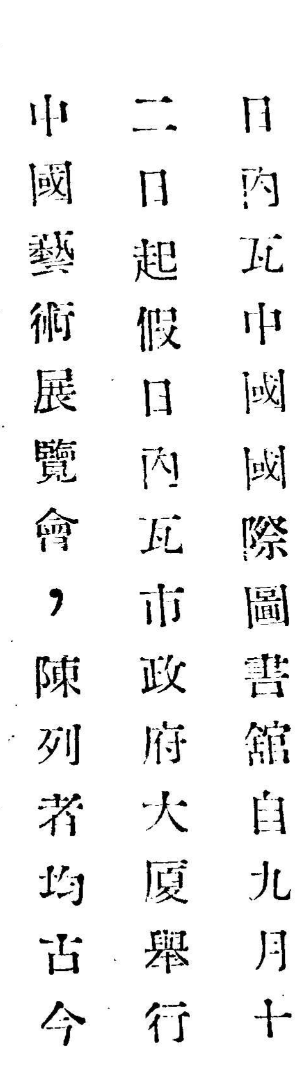
全國勞作展覽會現正在南京舉行，(上)赴會參觀者之踴躍，(右)四川竹簾，(左)福建漆器，(下)會場全景。

(中國攝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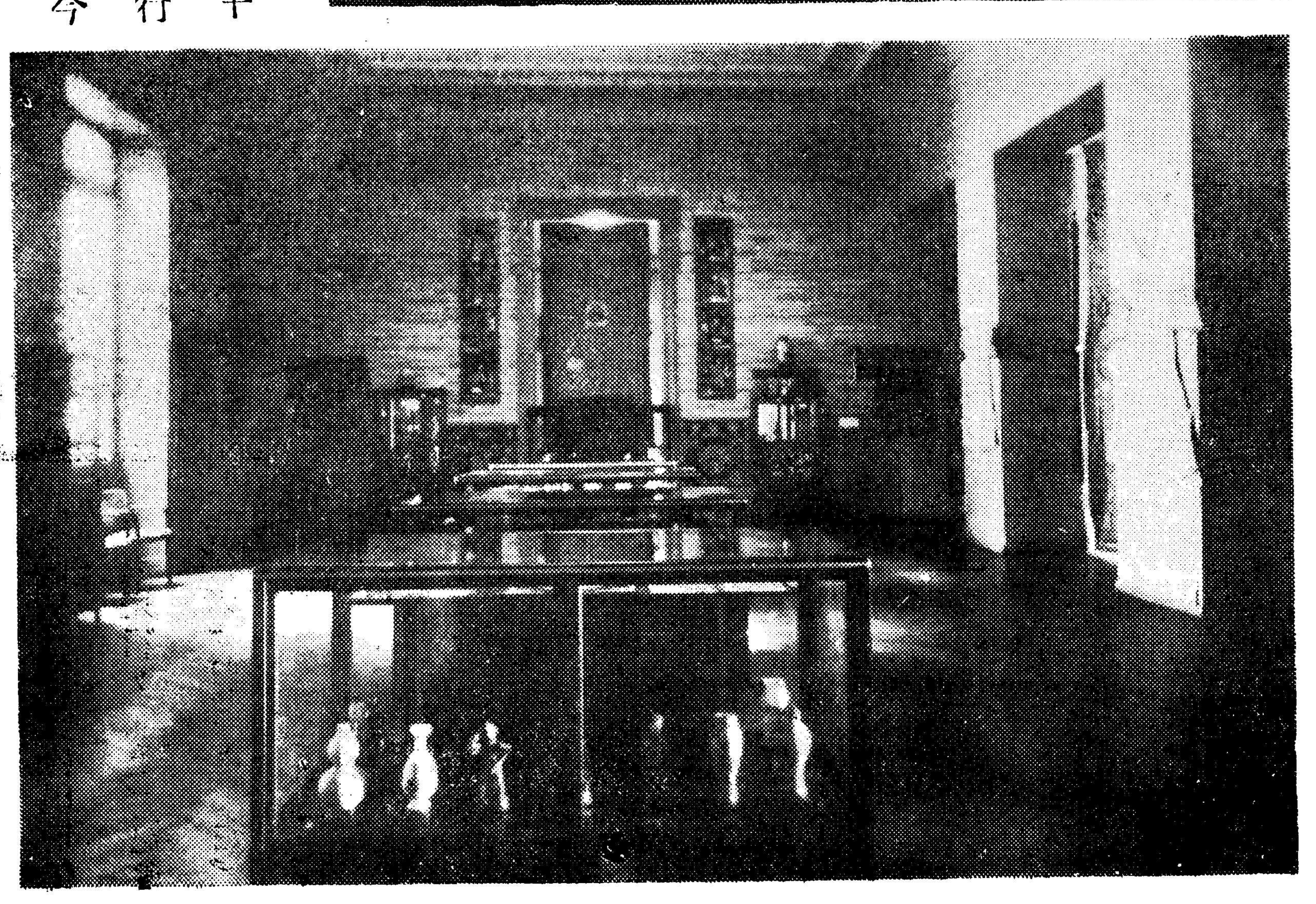


中國藝術展覽





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自九月十二日起假日內瓦市政府大廈舉行中國藝術展覽會，陳列者均古今



精品，(上)會場正門，(中)繡品陳列部，(下)古代美術品。

一周簡評

五中全會開幕

本期周報出版之日，適逢五中全會開幕，特致一些希望。

這次五中全會的議題，第一件自然是關於五全代會展期的問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今年本不應再展，因有特殊關係仍決定展期。展期的理由是剿匪軍事未竟，國內需要和平與統一。我們是贊成全代會展期的，理由是：在國難期間，應加緊埋頭做建國的工作，不必開發言盈庭或致引起糾紛的大會 。這個理由很簡單，只要現在的政府是在認眞的往好處做，就讓它放手做去，黨衆可以不去干涉它。照中常會的決議，五全代會究應展至何時，由五中全會來議。我們覺得中全會只須考量事實環境，給全代會議定一個不太遠也不太近的日子，不必拘拘於法律論，而徒惹糾紛。

其次，我們對五中全會本身的觀感，也如對五全代會一樣：與其發言盈庭招致糾紛，還不如不開的好。這次會，在黨內既有開的必要，我們希望會議的結果，能於黨的團結收些效果，而同時不致給國難期間的政治以不良的影響，就很好了。我們對五中全會的希望，調子很低，而意思是極誠懇的。（草人）

黃郛調任內長

本月五日的中政會，決議以黃郛兼任內政部長，這顯然是個暫時辦法，因爲內政要缺，斷不能由身在北平擔任政整會委員長要職的人來兼任，可見不是政整會要撤銷，即是委員長要換人。

北平政整會之設，本是應急處置，所以與其另行改組，還不如就此撤銷 ，因爲該會原不過是擴大的對日外交特派員，現在應辦的事，似乎已都辦畢，再要敷衍，永無止期，却也眞正可以不必。（晦）

王孫之行

王亮疇博士回國數月，往來港粵京贛，席不暇煖，以王氏的聰敏，而肯如此忙碌，可見事有可爲。最近王氏偕孫哲生院長同赴港粵，期於五中全會發揮些團結精神。二氏已於本月三日抵港，連日與胡展堂氏晤談，據傳結果甚好。本來所謂西南，同屬中國，胡蕭諸公，同屬國黨，有何不了？胡氏雖較固執，然亦不致爲洩一時之憤 ，而貽黨國無窮之戚。王博士是胡先生的老友，孫院長又是中山先生的哲嗣，胡氏的火氣雖盛些，王孫之行，也必有些釜底抽薪的效力。

看鄰邦的報章及共黨的宣傳品，把西南說得天花亂墜，但我們無論爲國家或爲國民黨設想，均不願實有其事。西南諸公皆黨國之彥，也當然不會照着人家的海報子唱戲！

（草人）

日閣議決定解散議會

日本衆議院因爲政友會提出救災預算增加案，强政府以所難，在六日內閣緊急閣議決議要加以解散。

三年以來的日本，在外是演成國際孤立，在內是施行變

則政治。試看議會最大多數政黨領袖，天皇特任的國務總理大臣，竟被一些青年軍人，白晝行兇慘死，這是什麼國家？按理犬養死後，政權仍舊應該屬於議會多數黨的政友會，但是西園寺竟不敢如此主張，而另行推荐海軍耆宿的齋藤實組織混合內閣，齋藤幹了兩年多，本年七月四日又以岡田啓介繼任，也是在政黨以外的人物，這更可見日本政黨政治，已經天亡。

因爲政黨政治，旣已失敗，旣成政黨，又復人望墜地，以致三年來的議會，毋寧爲國民所厭惡，而大家希望改選衆議員，一新耳目，所以岡田內閣如眞解散國會，實在是國民所歡迎，特不知總選舉執行之結果，日本政黨有何變化耳。

（冷觀）

日本決定通告廢棄海約

倫敦海軍預備談判，現已演至圖窮匕見之時。美不允廢棄比率主義，英國雖有意調和，日本的調子旣高，美國也不肯低就；英美兩國近提出遠東問題，欲使日本難堪；日本議會適於此時開會，日政府爲應付責難，不得不做些强硬的樣子。因爲這些原故，日本的態度便轉趨激越了。日內閣諮詢法義兩國共同宣告廢棄海約，旣遭拒絕，遂於本月三日議決單獨通告廢約。此項通告，經過諮詢樞密院的手續後，大約本月十五日左右可以發出。

照五國海軍條約的規定，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爲通告廢止或修改之期，日本旣不滿海軍比率現狀，本年之內其必通告廢止或修改海約，乃屬必然之事。現在她這種決定，絲毫不足驚異。英國現在仍在轉圜，擬在預備會商中談出一個新約的基礎，照目前的形勢看來，大概希望極少。倫敦談判，事實上已近尾聲，只待明年的正式海軍會議再看如何了。

倫敦談判的不得結果，實屬先天的無可奈何之事。就世界和平言，自然是不幸。但就中國的利害言，與其美英俯首讓日本獨霸東亞，還不如在動搖的均勢中謀掙扎！（芸生）

薩爾報告完成

薩爾報告書已經羅馬三人委員會努力完成，法德間對於礦價等款，已經獲得妥協，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現在國聯行政院會正在討論薩爾問題，前途雖難保沒有波折，但是現在歐洲緊張的空氣，的確是和平了許多，其間英義兩國調停之力，是不可埋沒的。

本週希忒拉的代表里賓特羅甫訪法，和法外長拉佛爾密談，談話內容雖未曾揭露，但是這件事的意義是很可注意的。因爲近來有一種德法英親善的運動，法國大戰退伍軍人代表郭瓦氏Jean Goy很主張和德國退伍軍人團體聯絡，謀法德間的親善。這件事和法國左派首領赫里歐的聯俄，正處於對立地位。我們知道法國退伍軍人的團體，便是「火十字會」的法西斯組織。法國在聯德聯俄兩派對立之下，恐怕免不了因外交而牽涉到內政問題，這一點我們不能不引爲杞憂。

（歷樵）

太平洋諸島之謎（續）

胡道維

在夏威夷與關島的交通線上，有一島名曰中道島（Mid-way Island）：爲海底電報之一重要驛站，爲美國所有，係一周圍有十八英里成圓之珊瑚礁所形成。雖說這個珊瑚礁有一個天然門戶似的進口道，但是祇有吃水至十八英尺深的船艘才能于此經過；假如要從事軍備而使牠成爲一個海軍根據地，那就非需要大宗欵項不辦了。說來很奇怪的，在美國人未佔領以前，首先來往于中道島的人民，就是東瀛的日本民族：他們的目底在獵取鳥雀的羽毛，這個島上的雀毛是他們大宗收入的來源。但是自美國勢力挺進以後，這種破壞工作已完全歸于停止了。

此外，還有若干島嶼是歸澳洲聯邦所管理的：其中有一島名爲諾佛克島（Norfolk Island），是太平洋南部的一個小兩嚙地，離西德奈（Sydney）有九百英里，離新錫蘭（New Zealand）有四百英里。牠的面積只有十五英方里。但是自被柯克上校發見以來，這個島嶼實爲發展迅速的一個驚人例證。始而不過是個遣斥囚犯的尾閭，其間經過了不少的變遷，今則儼然享有經濟的繁榮了。

從氣候與景物上來看，諾佛克島殊不失爲一種理想的區域：牠的寒暑最溫暖宜人的，將來或有變爲澳洲人士之天然療養所的趨勢。但是港灣設備的尙付闕如，不但低降了牠的商業地位，而且減削了牠的軍事價值。

澳洲政府所統轄的另一領域，就是巴布窪（Papua），亦稱英屬新幾尼亞（British New Guinea）：其面積不下九萬英方里，人口亦超過二十萬——但其中只有一千二百人爲屬於歐洲血統的。牠的氣候頗適於歐洲人的體質；這個島嶼的前途發展是未可限量的；日本人無時不視牠爲開拓殖領之最優美的出路。幾乎任何種類的農產品，都可於此地生殖。

我們敍述太平洋諸島嶼的時候，最不應該忘記了富於史實的皮特凱音島（Pitcairn）：雖說只有區區兩英方里的範圍——位於澳斯大利亞的邊岸之外——但却因一七九〇年「豐富號」（Bounty）船員的譁變而享有歷史上不朽之名。「豐富號」開始航行於一七八七年，目的僅在採集植物標本。船

中漸爲不滿空氣所籠罩，船員人等終於宣告譁變：他們將船長布萊上尉（Lieutenant Bligh）與若干隨員放在一隻空船上，然後任牠飄流於汪洋大海之上去了。在那漫無邊際的碧洋綠水之上，牠便毫無踪影失掉了：一去杳如黃鶴，後面的人簡直莫卜他們的命運。最後，踰越了若干險阻，跋涉了多少風浪，他們不知怎樣的竟到了爪哇——再從此又轉至於英倫。

原船上的一般叛徒，一面又恐遭逮捕，一面又怕觸暗礁：於是急忙離開了譁變地，將所乘之船拖上了皮特凱音島，縱火將牠焚燬了。經過了足够二十年之久，「豐富」的命運，叛逆人員的下落，還是包羅在神秘虛無之中：最後尋覓調查的結果，只在這個島上獲得了一位患難餘生的叛徒。同時，還發見了若干重而大的石碑，戰具，與人物遺跡等類：與加羅林羣島之上的遺物，無甚異致。由此足徵皮島之上，在既往的時代，也是進化而有力的種族所居留的地帶。雖然如此，島民此後經過了若干世代，還是與外界老死不相往來的；直待巴拿馬運河開闢了一條新商路，將此居留地席捲而入於文明交通的範圍之內，閉關的局面才被打破了。

薩摩亞——亦稱航家羣島（Samoa or Navigator Islands）——分爲二部：東方一部分爲美國所有，西部則爲紐西蘭的委任統治島。牠們的來歷，係源於火山的作用與珊瑚的滋長：其地位距西德奈有二千五百英里，距新錫蘭之奧克蘭（Auckland）有一千六百英里。美屬的一部分島嶼，是美國在太平洋南部的惟一所有地：在地位重要上與此最相接近的，就是夏威夷——相距約二千英里。但是美國人據有薩摩亞羣島中最優美的港灣，就是巴哥巴哥（Pago Pago）——這不但是一個訪問港，而且是一個海軍根據地。在陸地封包着的天然形勝的港灣之中，有極優美的船隻下錨地；船艘于晝夜之中，均可安全的出入。這是南洋最良好的海港；對于在這一帶地方活動的艦隊，又是第一等的海軍基礎地。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太平洋各島的情形是很複雜的：有的爲英國的屬地，如亞尼斯羣島；有的爲澳洲聯邦的屬地，如諸佛克島，巴布窪或英屬新幾尼亞，皮特凱音島等；大英帝國範圍內的新錫蘭亦有一部分的委任統治島，就是薩摩亞羣島的西部；有的是美國的屬地，如馬利安羣島中之關島，夏威夷羣島，中道島，薩摩亞羣島的東部等至於那家喻戶曉的菲律濱羣島更是不用說了；其餘諸地便都是日本的委任統治島，如加羅林羣島，馬利安羣島（關島除外），馬夏爾羣島等處皆是。

太平洋中若干島嶼是很有軍事戰略與交通經濟上的重要

性的，我們只往地圖上一望便覺得瞭若指掌了；我們既然注意的是牠們的政治前途，現在且讓我們把牠們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提出來檢討一下。第一就是牠們的綜錯地勢與微妙關係所引起的問題：例如關島自美西戰爭以後，即為美國的屬領；然而關島却只是馬利安羣島中的一個，雖說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個；馬利安羣島對於關島，形成了包圍的局勢；關島在美國人的觀點上，乃是菲律濱諸地的屏障；而在日本人看來，又是剩餘人口之極便利的尾閭——他們對於這塊殖民地已垂涎不止一日了；美國在華府會議時本已允諾不在關島設置軍備，然而在目前軍擴運動極度澎漲太平洋國際關係極度緊張的時代，為避免日本之軍事的與政治的威脅起見，為保護關島與菲律濱的存在起見，美國政府若不急速在關島上籌設軍備，將來的禍患便有不堪設想的情形了；但是日本已有聲明在先，若美國一旦軍化關島，則日本便不得不在雅浦島上作同一的軍事措置——並且實際上他們已有這樣的設施了；但是雅浦為委任統治島之一，根據委任契約與對美協定，日本均有不得從事軍備的義務；不但如此，依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日美協約的規定，美國與日本關於雅浦的統治權實有平分春色的地位——政治管理權固然屬於日本，經濟經營權則多屬於美國；如果日本在雅浦島上有任何軍事設備的措置，那便不但是違背了委任契約與日美協定，不但對美國在關島與菲律濱諸地的政治權是一種威脅，而且對美國在雅浦島本身上的經濟權也有重大的壓迫；總之，美國在雅浦與關島二島上所處的地位，都未免一樣的有偪促不安的局勢：前者為日本的加羅林羣島所包圍，後者又為日本的馬利安羣島所封鎖。不但如此，日本統治各島無一不與美屬之中道島，夏威夷羣島，菲律濱羣島等相連綿，位于美國遠東貿易航路背後，相與有連帶的重大關係；倘對美屬各島久存懷柔之念的日本，在其統治諸島上建設防備工事，那自然就是脅迫美國的野心的暴露了。我們要知道在太平洋諸島之上，美國素居於盟主的地位；太平洋諸島之全部的輸出入貿易，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為夏威夷羣島所吸收，並且在將來還有有增無減的趨勢；對于含有絕大刺激性的歐戰後雄飛猛進的日本勢力，自然是難以忍受的了。據華盛頓方面之可靠消息，美國國會撥欵辦理橫穿太平洋中美航郵——途徑檀香山與馬尼拉——已為確定計劃；大約數月間即可試飛。另一方面，日本現亦籌劃一航空網，用以聯絡所有太平洋上之委任統治地帶；並且自美國計劃中美郵航後，日本進行更加速度；表面上日本計劃雖係商業性質，但有一極可注意之點，就是這個計劃實為海陸軍當局所極力促成：預卜日美又必即將開始航空的競

爭了。這還不過是就太平洋諸島之上美日兩國利害關係的對峙情形而言；其實這樣的衝突並不限於美日，大英帝國對於東瀛三島也未嘗不有後生可畏之感——只不過沒有美國的恐慌來得直捷與迫切罷了。

第二就是各島上移民限制所引起的問題：日本在太平洋諸島上久有移民墾殖的希冀——一部分是以關島及其他諸島為對象，但是一大部分還是英屬新幾尼亞為目的：這便使新與的東亞島國與高倡「白澳」主義的澳洲聯邦發生正面的牴觸了。日本對于北美大陸上的美國本部，雖曾有過很劇烈的移民爭執；但是論到太平洋諸島上的移民問題，日本對美國的牴觸就反覺不如對澳洲的衝突來得火熾了；那是因為澳洲本部便算是太平洋上最大的島嶼，而美國本部却不能打在諸島範圍以內而必須劃出本節問題以外的原故。我們首先應該明白澳斯大利亞與太平洋諸島的關係，與牠在太平洋諸島間的地位：牠每年從太平洋諸島中輸入的出產品，約有一百六十萬英鎊的價值——內容以乾椰子肉，燐酸肥料，石糖，糖汁，獸皮，與海鳥糞為大宗；其對于太平洋諸島的輸出品，每年亦佔有一百七十萬英鎊的價值——包括物品範圍極為廣泛；其大宗為菜蔬食品，衣服，綿織物，煤，機器，與烟草等類。在委任統治島尚未受日本以進取機會之前，澳洲在諸島上的地位除美國外實沒有其他的匹敵。在澳洲聯邦未成立前的若干年中，各邦政府對于外來的移民而意在永居者已個別的加以限制——對亞洲人的內入取締尤嚴；嗣後，若干邦更是變本加厲的用法律來擴充了限制的範圍；這種排擠政策，輾轉蔓延而演變成為所謂「白澳」主義——主張維持澳洲領域內的純白色，而排斥一切有色種人之移殖；時在今日，這種褊狹的見解殆已成為超政治的公共信條——大有牢不可破的勢力了。厥後在巴黎和會的議席上，日本代表曾一度提出移民限制問題——並力稱根據人種顏色而作任何的歧視與排擠都是違反國聯盟約的條欵與精神的措施。後來在實行分配太平洋各委任統治島的時候，移民問題又舊事重提了一番；當時解決的辦法是承認了澳斯大利亞有自由限制的權利，但是日本代表却宣言保留於將來必要時有再行提出這項問題的權利。

這個有色種人的移殖問題，便是促成澳洲一九〇一年成立聯邦的一個大因素；因為原來各邦的獨立行動還是偶爾而不一致的，聯邦組織後才可以統籌全體的應付方法。其直接的動機，還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當年澳洲發見金鑛，中國人聞風而往的人為數極多；澳南半壁天下，大有為華人所充塞的趨勢；迨至一八九六年，這種移殖的潮流確是已經達到

了最高峯；所以在那一年，英國政府鑒於移民限制法的國際性，乃開始與澳洲各邦舉行商議，結果便成立了所謂默寫試驗——凡請求入境的人，必須有用某種被指定的方言繕寫五十個字的能力，方有被准的希望；雖說這個規定把各國人民與各國文字都放在平等地位上而無所軒輊於其間，但是牠所給予執行官吏的上下其手的機會自然是覺得過於寬大的了。

這種辦法在南非洲的那德爾省(Natal)早已行之在先，對於取締移民是極有效力的，並未曾遭遇與此項限制有直接關係的日本人的反對。澳洲各邦仿行這種制度以後，當初或者是因爲牠的表面的平等與公允，亦未甚引起亞洲各民族的反感與震動。澳洲人士在這一方面的情緒——他們的祖國政府當然也同情於這種情緒——確是昭然若揭的：他們與無數的亞洲民族比鄰而居，在宗教在習俗在經濟觀念上完全與之相反；他們以爲巨量的亞洲血統的輸入，便足以擾亂他們的社會。而且澳洲的民治，素自以爲是基於高工資率，高生活程度，與國民平等權；若一任亞洲人種的源源輸入，那便是將工資率與生活程度置于窮苦者的威脅之下——小則可以危害勞工階級，大則戕殺國家命脈。不但如此，亞洲移民問題的政治義意，也是很嚴重的：若完全施以放任主義而不加限制，移民額數必日趨增多；須給他們的選舉權利吧，他們在政權上必有喧賓奪主之一日，結果將養成加拿大國內一樣的種族爭執問題；不須給他們的投票權利吧，又必刺激反感而招引叛離，結果將牽動各祖國政府的干涉而引起國際關係的惡化。「白澳」主義的動機與理由，便完全是起于這三種的恐慌觀念。

平心而論，白種人究竟能否拒絕亞洲民族而單獨墾殖澳斯大利亞的全部，還是個極有疑問的問題；北部地處熱帶，白人居住不慣更不必說；即在其他各部，欲增加歐洲人種亦爲一件極困難的事體——大抵還要視社會經濟的發展何如而轉移；但是據他們以往的經驗來說，開發資源的工作，又是非有鉅額的投資與耗費不能辦到的。南澳斯大利亞邦曾于四十年前輸入中國人民二百名，意欲利用彼輩以增進農業的發展；同時，探金的熱狂又引入了極多自動移殖的華工；但是他們的人數已如江河日下的逐年遞減了——現在在任何邦裏面都絕沒有到一千的人數了。北部因爲比較地位偏僻，任何重大發展亦不可能；聯邦政府已在從事於鐵道建設的設計，並擬將北部一大部分之不由中央國會所代表的領土置諸一個委員會的管理之下——以便實行經濟的統制。但這並不能保證人口的必增：因爲那地方的領土大抵皆爲缺乏水源的乾燥荒蕪之地——一望皆是無涯的沙漠石崗，離肥沃二字奚啻千

壞。近年來每年計有八十萬人口增加率的日本民族，不能盲目於這般明若觀火的事實，對於太平洋最大島嶼的澳斯大利亞的閉關主義，一方面只感覺其對於自居於亞洲民族的代表地位的日本的侮辱性，一方面又受有絕大的內力衝動而遂懷抱突破門戶的決心；但是因為澳洲本部的不易為力，且其所能覬覦窺伺的地方又不甚豐美，所以又轉變目光而注意於英屬新幾尼亞等地。然而所謂「白澳」政策實亦包括英屬各島嶼於其系統之內，這就是日澳雙方爭執之必然不可避免的原因了：十二年前在華府會議中之取消英日同盟，最有力的主動便是澳洲與加拿大；而澳洲之仇視日本的觀念，在兩國經濟競爭尚未尖銳化的當日，自然要以移民問題為其重心了。我們由此不難窺見這種衝突的嚴重性的一斑，並且近來因為日本領土野心與經濟侵略的日益猛進，這種明爭暗鬥自然只有視華會時更為劇烈的了。

第三就是日本退出國際聯盟所引起的問題：日本在太平洋之上述諸島嶼中的統治權，完全為國聯委托的統治權；而委托統治權所屬的各地又完全為歐戰前德國的殖民地。這種委任統治「制度所實行的原則，就是說原歸德國統治的各領土上的人民的幸福與發展——因為他們尚不能於近世劇競環境之下自行獨立之權——實成為人類文明的神聖托付 。故將訓政之權分給與各先進國家——代國聯而實行委任統治之權：然而國聯却與委任統治國之選擇，毫無關係；這是主要協約與聯合各國所決定的——他們曾根據和平條約而實行轉渡計議中之各項領土。但是國聯理事會曾核准委任統治的條件，而每年有接受委任統治國之報告書的權利。」（World Peace Foundation Pamphlets, Vol Ⅶ Nos. 3-4, 1924, p. 234 參看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　這種委任統治制有兩個特點，是我們必須注意的：就是（一）委任統治的目的，乃在被統治者的幸福與發展；（二）任統治職務者須對國聯負責任。委任統治制的這種特質，又似乎有兩項關於國聯職權的含意：（一）國聯平時對於委任統治國，有監督糾正之權；（二）國聯於委任統治國之成績惡劣或脫退國聯時，有撤回委任統治權之權。既然如此，所以在日本去年三月宣告脫退國聯時，日內瓦方面即有向日本索還諸島統治權之議；最近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討論之重心，亦為日本退盟結果是否喪失其委任統治權的問題：日本退盟宣告之正式發生效力的日期，距今尚只有四個月的時光；那末，在日本完全脫退國聯後如何處理太平洋委任統治諸島的問題，其需待解決大有迫在眉睫的形勢了。但是日本政府已在各島每年投下三百萬元之國庫補助金；其築港灣設機場，更是不遺餘力！他們的軍政頭目且直視諸島為戰後

瓜分德國之俘獲，已屢有認太平洋諸島爲其國家生命線的表示，國內輿論更有劉備借荊州一借永不還的堅決宣言。因此之故，這個急待解決的問題，便已釀成無可收拾的局面了。

但是日本現時對國聯的問題，尚不僅在委任統治權之歸還問題，而亦且在統治諸島上之軍備問題。國聯盟約關於委任統治權部分（第二十二條），明載不許受委任者在統治地上有任何軍事設備；日本所接受之委任統治狀的第三四等條，亦有禁止土人軍事訓練，設置軍事根據地及軍器火藥貿易等規定的明文：這些文件都是委任統治權授受的契約，內中條款皆爲雙方所訂定之條件。然據確實的國際情報，日本在其統治諸島上已有潛水艦及飛行根據地之建設；美國國務次長菲烈伯斯曾發表日本當局有拒絕美國海軍士官參觀太平洋諸島的情事，因而美國輿論大爲憤懣：日本當局之別有用意，似已爲證據確鑿的事實了。最近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已決定向理事會提出報告書（此項報告書將於明年一月之理事會中從事審議），請日政府就在委任統治地修築港灣及設置飛機場事加以說明。據東京十一月十三日電通社電訊，日海軍當局對該報告書持如下之見解：『委任統治地區，既屬日本行政區分，則在行政上作種種設施，乃屬事所當然。故在作爲太平洋諸島自體之物產貿易及商輪寄港地而以統治國資格謀其發展上，今後擬愈益致力於完成其設置，而期使諸島方面得作長足之發展。至若飛機場，則不過作爲着陸場，而非屬軍事的設備。是以修築港灣與設置飛機場兩事，乃屬統治國之日本對于關係諸國所應負之責任；而其受惠于此種設施者，非僅限于日本及其統治諸島；即在取道羣島附近之各國飛機及船舶，亦莫不然也』。日本軍界這種強硬自飾的巧辭，在其侵略主義與軍擴主義極度發展的今日，斷難使國聯安心，更難使列強緘默。德國于去年日本退出國聯後之三月二十四日，已向日本駐德代理大使要求交還舊領地；其後雖無何等發展，但是希特拉領導下的國社黨政府，日以開拓領土推倒凡爾賽體制爲號召，將來于薩爾等問題稍得解決之餘暇，必將順着國家主義澎漲洶湧的潮流而轉其注意力于業已發生問題之太平洋諸島的統治權，這可以說是勢所必至的趨向。美國政府當局對于目下在日內瓦所開之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究竟如何處分日本在太平洋之委任統治各島，更是異常關切；目前雖因對該會無直接關係而不發表意見，但美國處心積慮在褫奪日本之委任統治權而另賦予其他無論何國，藉以打破東方霸權者之威脅與獨佔，其必於相當時機積極的有所討論，也不待贅言。美人方面已一再宣稱對於太平洋島嶼問題保持有發言之權：一則因爲美國對此有經濟的與國防的利

害關係；二則因爲美國原與日本於國聯範圍外互結有關於委任統治島之協約；三則因爲美人認爲大戰後海外領土不能並不曾讓渡於「主要聯合國方面」之一國或國際聯盟；委任統治國雖在國聯監督下將此等領土統治 ，然其委任統治權實係承受於國聯，而國聯又係承受於主要聯合各國，且亦不過爲臨時而非永久的措置；美國旣爲主要聯合國方面列强，自亦有參加有力意見的權利。最近由於海縮會談及僞滿火油統制問題，美國人民受重大的刺激；一方面又聞英國對僞國有經濟組合及日本在委任諸島有建設軍防之事，一時對日輿論尤爲惡化，紐約著名報紙對此皆有所論列；其主張國聯向日本取回諸島統治之權，與國聯及德國自屬同一旨趣，而其情緖迫切且尤過之；一遇機會，必將以法理的論據而求諸島的處分，這也是可以斷言的情事。日本對國聯與美德之衝突，于此不難窺見。

今世國際關係的結構，在平時以經濟的成分居多數，而這般島嶼便適足以構成經濟往來的筋腱與線索；在戰時自以海軍飛機爲憑藉，而這般島嶼又恰足以形成海軍與空軍的羅網根據地。日本人稱牠們爲其國家的海上生命線，不過他們所不曾見到的一點，就是太平洋諸島不但是他們國家的生命線——而且也是別的國家的生命線：任何國家如能將牠們打成一片，也可以陷太平洋上其他國家于包圍的形勢而自逞其壓迫威脅的野心。總括大槪情形來說，太平洋諸島上列强的角逐，可以說是已經形成了一種三角的鬥爭：一面是移民的鬥爭，這是日本對澳洲兼而對英美的鬥爭；另一面是軍備的鬥爭，這是日本對美國兼而對英澳的鬥爭；還有一面便是委任統治權之繼續或交還的鬥爭，這是日本對國聯兼而對美德的鬥爭。有此三面鬥爭情形的環持，太平洋諸島便構成了目前世界的一個火藥庫。試問這般問題究竟如何可以解決呢？日本的侵略行爲與黷武主義，已掀動了列國的尙戰心理與軍競運動，使太平洋洶濤駭浪潰決氾濫而靡有抵止了：處在這種不幸的漩渦之中的島嶼問題，其解決自應以恢復人類神志的淸明爲先決條件；這在目前空氣中確是不可能的事體，所以問題當然沒有解決的途徑：茫茫大海，何處才是太平洋諸島的歸程呢？這就是「太平洋諸島之謎」！ （完）



中國赤區的農業政策

漆琪生

(一)

關於中國赤區農業生產之方式的問題，是和赤區土地制度的問題同樣的重要而值得討論。赤僞對於赤區的農業生產究竟是採若何的政策？赤區之內的農民畢竟是在若何生產方式之下從事農業生產？這一連的問題，乃是在明瞭赤區土地問題之後，必然的形將連帶而生，而且必須繼續的去討論。

赤區土地政策的問題，筆者曾在「新中華」雜誌上詳細討論過，同時去年成聖昌君也在本刊上發表過，故不贅論。筆者現在僅就赤僞對於赤區農業生產所採取的政策，和赤區農民的生產方式，加以介紹和討論，使一般關心赤區問題者，藉此得以明瞭赤區經濟的全般情況。

中國赤區農業政策的探討，可以從兩方面入手：第一，從赤僞對於赤區農業生產的制度，所採取的方策，首先考察；第二，然後再從赤僞對於赤區該種農業生產制度之維持，即是在該種農業生產制度之下農業生產之實際活動，所採取的政策，逐一檢討。如此，則赤區農業生產的眞實情況，可以完全剖白。

(二)

中國各地赤區的土地因爲平均分配之結果，於是出現新的農民土地私有制度；然正因爲此新的農民土地私有制度之出現，土地所有權被分裂爲無數的部分，因之相對應於土地所有權的上地使用權，亦不能不零細分裂；同時更因爲在蘇維埃制度之下，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之關係更屬綿密，甚至一致之故，基於土地所有權之零細分配而土地使用權之集中愈屬困難。因此之故，赤區農民於土地分配以後，至今乃仍維持其原來之小農經濟的生產形態。

無論何人皆是知道共產主義的農業政策，是主張大農經濟優越，而力倡建設集體的大農經營之農業制度，反對個人主義的小農制度之繼續存在。所以從共產主義的原則來說，

毫無疑義的中國赤區之農業政策，是應以建設集體主義的大農經營爲中心任務，而努力既成的小農經營的生產形態之消滅。可是，事實乃竟不然。現今赤僞對於中國赤區的農業政策之方針，匪特未事否定原有的小農經營之生產方式的存在，且而極力糾正在現階段中即擬建樹集體的蘇維埃農場之幼稚病的錯誤。像這樣的意見，由第三國際以至中國赤共，皆是如此。

『……在黨裏面對於土地問題有許多動搖的不正確和錯誤的決議——企圖把大的經濟悉變爲蘇維埃農場；從上而下的決定聯合一切已分得土地的雇農成爲集體農場……堅決的反對右傾爲目前主要的任務，但同時亦應該克服跳過階段的左傾傾向，就是在目前革命發展的階段上，就企圖自上而下的組織蘇維埃農場與集體農場的傾向。……拋棄一切托洛斯基主義關於中國立刻實行社會主義的妄談。

……一般的規律，設立「蘇維埃農場」，是不容許的。因爲生產工具的缺乏和不够，有很多地方已從自發的創立了「犂牛站」，和共同耕種的「共耕協會」。共產黨應當幫助這種運動，但是這種共耕的創立，盡可能的是絕對自願的。對於在目前革命發展的階段上，就提出集體農場的問題，要認爲是過早的不適宜的企圖。』（第三國際東方局的「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草案」）

『……以上這些，是適應廣大農民羣衆的要求，是民權革命階段的必要政策，是走上社會主義的必經過程。因爲社會主義不是一下子可以達到，他是要經過許多階段，蘇聯到現在才達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在目前這一時期，不是消滅私有制度，剝削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相反的，是要利用這些經濟地位，造成社會主義的前提，發展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要這樣才能順利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實現。固然土地國有是我們最終的目的；但是這一口號的實行，須與工農民權獨裁的勝利聯系起來。那些主張立即廢除土地私有制，集中土地組織集體農場，是超越了民權革命的階段，是妨礙了土地革命的發展。』（僞赤贛省的「宣佈土地所有權佈告」）

如斯，赤僞在赤區所採取的農業政策，乃是維持赤區原有的個人主義的小農經濟之政策，對於赤區既成的小農經營之農業生產制度，未加否定，聽其自然的生存和發展。赤僞採取該種小農政策之理由，一則由於赤區原有之農業發展階段至爲落後，農民皆浸習於數千年來的小農經濟之生產方式中，新興的大農經濟之科學方法尙屬缺乏，是以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業之生產條件尙未充足，不能遽然施行一改故習的新的大農經營之政策；再則由於赤區資本主義經濟之發展根柢頗形牢固，農民的私有財產之觀念亦至頑强，利用自己的物資爲自己的利益而生產之努力，成爲一切經濟行爲之中心動力，所以赤區農民至今仍依然固守着只爲自己的利益而生產

之制限，宜乎社會主義的集體農場之設施，乃與赤區農民之現實企圖相違反，而不易收效，不能施行此種集體的大農經濟之政策。

『在眼前的革命階段上，蘇區的農業政策，必須反對過早的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集體經營之托洛斯基主義的傾向，應該根據蘇區農業生產的客觀條件，施行暫時之間容認從來的小農經濟之政策。因為蘇區農業經濟主要的形式，一向都是小農經濟，一切土地皆是被分割為極小的經濟單位，農民各自獨立的經營着小規模的生產，耕耘種植的方法和技術，都是相沿着祖宗遺傳的舊式的方法，至於新的大農經營的生產方法則完全無知無識，如果他們一旦放棄了從來的生產方式，參加社會主義的集體耕種，則將生僵不習，生產能率反而會致減退。更加上目前蘇區農民對於私有制度的觀念之濃厚，往往誤認着集體的農業生產，是不能實現其自己的利益，甚至以為這樣的共同勞動方式是為着別人的利益，因而消極怠工，使農業生產不能增進，集體農場的效果反不若私人農場的效果大，這亦是決定目前蘇區尚不能即刻普遍的實現集體農場之一因素。因為這些重要的原故，所以現今蘇區的農業政策，只好仍然採取容認從來的小農經營的政策，雖然蘇區土地問題解決之後，農民所得的耕地較前增大，但是集體的大農制度之實現，依然尚早。』（偽赤贛省「對於蘇區農業政策問題的說明」）

『在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經濟的中國，土地革命必須經過分配的過程。中國農業經濟主要的形式是小農經濟，無論佃田耕種或耕種自己的田地，都是分割成極小的經濟單位，而形成數千百萬戶的農民羣衆。再因中國犁耙耕種的地主經濟可說是沒有，資本主義式的農場是很少很少。因此土地革命，不是馬上把這些分割極小的經濟單位集合起來，實行社會主義集體農場的生產，這是經濟條件所不許可的。因而不得不承認土地革命開始時，小農經濟的生產仍佔主要的形式，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而且這種分配，因為無地及地少的農民羣衆佔農村最大多數，在南方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偽第一方面軍總部前方軍委會與偽贛省行動委員會聯席會議的土地問題決議案）

（三）

關於赤偽對於赤區農業制度所採取的容認既成的小農制度之政策，其概情已如上述，現在改而討論在該項小農制度之下赤偽對於農業生產實際活動所採取的策略。

在赤區現實的農業生產行程中，乃當面着下列的幾個嚴重的問題：一為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二為農業資本缺乏的問題，三為農業生產工具破毀的問題。這三大重要的難題之存在，必然的將使赤區的農業生產無法增進，而日趨衰落荒蕪，第一個問題，即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形成的原因，主要的是由於赤區丁壯的農民羣衆，不是避畏赤禍而逃亡遠走，便是為偽赤所威脅而參加兵役身死戰地，遂致出現赤區農業勞動力極度缺乏之局勢。至於第二個農業資本缺乏

問題構成之原因，則是因爲僞赤之暴虐行爲，民間所存之可動資本悉皆向外逃溢，不然，則亦爲赤僞窮搜急索囊括而去，以致一般農民之手無一文之存儲，於是農業生產之資本投下，如添置耕具，改善設備，選購種子，增加肥料等等，完全不能實現，因而農業生產遂益增粗放化，終致農田日趨荒蕪，農產日趨衰落，激成農產品枯竭之恐慌。最後，對於第三個農業生產工具破毀的問題，則是因爲赤僞連年在赤區之暴行，致將赤區中原有之無數農業生產工具，摧毀無遺，例如耕牛之宰殺，犂耙之搶奪，倉廩之破毀等等，乃使現今無數之赤區農民赤手空拳，雖欲從事耕種亦不可得，農業生產之遂行益增困難。

如斯之情況，是以赤僞如對於斯等問題苟不急謀適當之對策，則赤區現實的農業生產難於遂行，雖有適應農民心理的小農制度維持之政策，仍難收獲圓滿之成果，因而赤僞乃不得不進而採取種種適當之對策，以解決赤區農業生產現實的諸難題。

赤僞解決第一個勞動力不足問題的對策，乃是提倡赤區農民組織「勞動互助社」，「耕田隊」等協力耕種的團體，以增加農業勞動力的來源，同時更激發丁壯的婦女亦積極的參加農事，使此困難問題易於解決。對於第二個農業資本缺乏之問題的解決方策，則提倡農民參加生產合作社及信用合作社，以便易於取得改善設備及購買種子肥料之資金，而可擴大農業生產。至於第三個農業生產工具的問題之解決方法，則獎勵農民組織「犂牛站」，及「犂牛合作社」等農具共用的結會，利用農民共同的協作，以解決此難題。此外，赤僞更進一步的施行耕作競賽的政策，以鼓動農民積極的增加生產；並且還相應必要而施行統制生產，計劃生產的政策，使赤區的農業生產恒得平衡。現將赤僞的此種政策之重要文獻，列示於下：

『關於蘇區的農業，現在顯然是在向前發展中。一九三三年的農產，中央蘇區是比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閩浙贛蘇區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蘇區在暴動之後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呈現着向下的形勢，但經過分田的確定，蘇維埃的提倡，與農民羣衆勞動熱忱的增長，生產便取着恢復的形勢了。現在則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復，而且超過了暴動前的生產；有些地方不但消滅了在暴動過程中荒廢了的土地，而且開發了新的土地。很多地方組織了勞動互助社與耕田隊，以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了犂牛合作社，以解決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時廣大的婦女羣衆又參加了生產戰線上的突擊。……

……首先是發展蘇區廣大的農業生產。蘇維埃應該用一切方法去提高農民羣衆的生產熱忱。應該乘着春耕秋收等各個重要的農事季節，進行提高生產的普遍而廣大的運動，動員整個農村民衆一齊進入

生產的戰線中。普遍組織勞動互助社與耕田隊，有計劃的調劑鄉村勞動力，動員廣大婦女羣衆參加生產，是擴大生產的重要方法。應當領導並幫助農民去解決耕牛，農具，肥料，種子，水利，以及防止害虫等等農業上面的具體重要的問題。犂牛合作社應當普遍的組織。根據去年的春耕夏耕運動的經驗，「完全消滅荒田」，「增加今年二成收穫」，應當成爲戰鬪口號。應當收集種棉經驗，發展蘇區的棉花生產。應當發起植樹運動，號召農村中每人植樹十株。畜產的增殖，蘇維埃應給與注意。某些重要農業部門，如食糧棉花等，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及各省國民經濟部，應當作出具體實施的計劃。』（爲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爲中央執委會的經濟政策報告）

『爲了適應日益開展的革命戰爭的需要，爲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爲了改善廣大的工農羣衆的生活，以鞏固工農在經濟上的聯合與保証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蘇維埃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的提高蘇區的生產力。在土地生產方面，必須更有準備的更有計劃的來進行春耕夏耕秋耕與冬耕運動，實際上解決農民在耕牛，種子，肥料，水利，農具，資本，勞動力等困難；並且應該盡量鼓動農民羣衆的互相幫助與合作，（如「勞動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等），以滿足各自的需要。蘇維埃政府更應該創辦農業試驗場，畜牧場；以及教育農民羣衆以消滅害蟲，防止水旱災荒的初步科學知識，以增加農產品的收穫；至於各種必需品的種植（如棉花等）山林的保護，應當更有計劃的開始。』（爲二蘇全會所通過的蘇區經濟建設的決議案）

『在開始春耕時，就以鄉村爲單位，召集羣衆大會，組織耕牛站，並發動羣衆集股買牛，供給耕牛站。在進行組織耕牛站時，另一方面則調查某鄉有多少田，要用少多牛去耕，然後就在耕牛站討論，每條牛可耕多少田。除耕自己所設站的田地外，還可耕別站的田地多少，平均分配。在進行耕作時，農村與農村，組織突擊隊互相檢查，突擊隊考查某一地方的田有沒耕好？如還沒耕好，馬上就召集農村的羣衆大會，來討論某塊田地要用什麼方法去耕？限定時間消滅荒田。如果在限定時間內尚未完成時，耕牛站就組織冲鋒隊，全體出動去幫助耕作，因此才能將過去荒田十分之九開墾。』（爲宣傳品「青年實話」二卷十七期「興國的耕種方法」）

『耕田隊的組織是十分必要的。將全村的農夫農婦分成若干隊，每隊各置正副隊長一人，定期召集隊長隊員會議，檢查和討論耕種的種種工作。突擊隊也應該在提高羣衆的積極性和發揮羣衆的創造性之基礎上組織起來，提出突擊隊的任務和目標，號召羣衆自動來參加。突擊隊的任務，還不只是要以突擊的精神完成自己的耕種計畫，而且還須經常的幫助落後的農戶和落後的鄉村，使他亦便於達遂其計畫。爲着耕種紅軍公田，應該組織特別的耕田隊。

爲了深入檢查工作，反對消極怠工份子，輕騎隊的組織也是十分重要。輕騎隊的任務，就在於揭露耕作中的怠工消極的現象，考察耕種工作的眞象，隨時在個別談話中，在會議上，在壁報上，揭露出來，即時消滅這種現象，並教育廣大的農民羣衆。

耕作的革命競賽，也是推動工作的有效辦法，應該學習武陽與才

發動經驗，激發羣大農民羣衆起來，實行耕作的家與家，人與人，村與村，鄉與鄉的比賽。比賽的項目不可太多，要簡單的明了幾項中心工作，有具體數目字的規定。競賽條約的訂立，是要啓發羣衆的自動性，要羣衆自己來訂。』（僞中央機關報「鬥爭」十一期論文發展夏耕運動）。

『現在蘇區中雇農貧農的耕牛農具甚爲缺乏……要解決耕牛農具缺乏的困難問題，最好辦法是組織犂牛合作社。現在瑞金武陽區及雲集區第四鄉的經驗來訴我們，應當首先把沒收地主富農的耕牛農具組織犂牛合作社，有組織的去使用，有計畫的保護和管理，才能使耕牛農具不致於遭受損失。但是單把沒收地主富農的耕牛農具組織起來還是不够，必須發動羣衆入股，大家出本錢添買耕牛農具，此外還要發動那些自已有耕牛農具的人也加入合作社，給他以相當的租金，用互助兩利的辦法，來解決貧苦農民缺乏耕牛農具的問題。各鄉區組織犂牛合作社基本金不足時，要努力帮助財政部向富農捐欵的工作。已由中央財政人民委員部緊急通令第二號第四條內，規定辦法。這個辦法是說：「人民委員會批准將富農捐欵 中抽出一部份 借給犂牛合作社，凡各區中富農捐欵總數爲三千元，那麼收到二千元以上時，可借十分之一，即二百元。收到三千元時，可借三百元。如收到三千五百元，則除原額三百元外，再將超過的五百元借一半，合借五百五十元，此項借欵三年後還本，由區政府負責，具條領取，按照各鄉需要，分配借給犂牛合作社買牛。」這個辦法是很好的，只要我們努力去做，不同富農妥協，向富農捐得多，合作社也就更加借得多了。』（僞中央土地委員部訓令第四號關於發展犂牛合作社

挽鄧鐵梅將軍

海 灃

客有自東北來者，道鄧鐵梅事甚詳，初鄧負嵎東邊道三角地帶，敵軍攻之數年不能下，百計攜其部伍，衆散，鄧匿鄉村，嘗於井畔，驟遇敵騎，白曰，汝鄧某乎，方探手於懷，擬出像片相對，鄧坦應之曰，我鄧鐵梅，胡不余捕，敵笑曰，汝非是，汝是非，因揮之去，又嘗爲敵探所窘，老嫗詒之以免，後敵以重金餌其舊部，迹獲某村，乘夜解赴瀋陽，勸之降，不應，乃暗殺之，而以病卒聞，敵酋曾語鄧曰，東北軍官，有如君者數人，吾輩焉能至此，其忠義膽略之過人，可以想見，近人知其事者甚少，良可慨也，追爲輓詩二章，以慰英魂，並爲異日述義勇軍者，備史料云。

一旅能當百萬兵，烏江力竭敗猶榮。風雲氣壓吞胡虜，日月光華照漢旌。失利常騰天渥馬，搗虛遺恨蔡州城。刋章百道搜張儉，尙有村嫗隱姓名。

郎當猶著漢衣冠，多少行人帶淚看。纔起亡秦餘楚戶，是誰輸敵賣舟山。雙眸烱烱荆卿怒，一片蕭蕭易水寒。共說將軍頭斷處，階前碧血尙斑斑，

現任公務員的教育問題

沈　巖

最近考試院召集的全國考銓會議，注意到了公務員補習教育的問題。在這個會議的宣言裏，有如下幾句話：

現代學術，日新月異。爲公務員者，倘不能與時俱進，則機關政令之執行，或不免有不合時宜之虞。且才力高下，以學問爲轉移，公務之暇，加以學術培養，於執行政令，必有重大之助力。故關於公務員補習教育，應如何普遍推行，認眞辦理，均經決定切實辦法，以爲今後努力之鵠的。

這幾句話很扼要。公務員補習教育的問題，確是關於整個政治效率的基本問題。值得引申的談一談。

有人說，中國人因爲吃豆腐太多，所以缺乏進取的精神。我們不管豆腐是否與進取精神有連帶關係。但是中國人進取精神的缺乏是極其顯然的。試看一般公務員懶於求知的情形，就是極顯明的例證。自然，「仕而優則學」的公務員，並非無有。不過一官到手，萬事皆休，仕雖優而不學的公務員，好像不在少數。試看一行作吏之人，即令原來有點學問，大概也是日就荒疏，一般人也漸漸的認爲他在學問上不行。至於原來沒有學問的，更少見在作官之後，而能有所進益。一個人一做了官，就好像與學問宣告脫離，就公說，這是政治的致命傷；就私說，這是個人的致命傷。一個國家的政治，是死滯的，或活潑的；是散漫的，或整嚴的；是迂滯的，或敏捷的；是空疎的，或切實的；大概公務員是否繼續向學問方面努力，要算其根本原因之一了。

我們常聽到幾個挖苦的流行術語，就是：（一）打官話，（二）官樣文章，（三）等因奉此。第一個術語的含義是：公務員表面上根據法律，援引成例，說得冠冕堂皇，結結實實，其實都是所謂飾詞，實際上並不是那回事兒。這個術語最足以表現公務員的虛僞陰賊性。第二個術語的含義是：爲裝飾門面，或者敷衍功令計，姑且揀些應時的，好聽的，或者不著邊際的話說說。至於事實能不能那樣作，是不是那樣作，那就不管。只要門面裝飾了，功令敷衍了，就算完事。這個術語最足以表現公務員的浮華空疏性。第三個術語的含義是：公文是什麼東西？不過是些刻板式的文章，抄襲式的勾當：這是拿活人做死事，拿雅人做俗事；這個不是英雄用武之地，這個不是才華表現之場。這個術語最足以表現公務員職務的枯燥死板性。我們試想：整個公務員，整個國家官署，是好是壞，行爲或不行爲，與其有密切關係的對象，就是整個的國家，整個的人民。即令有些地方，表面

看來，與國家人民好像不相干，其實終極的影響，是一定要達於國家或人民的。如果官署公務員的說話，是所謂「打官話」；官署發表的文章，是所謂「官樣文章」；官署公務員所寫的公文，是所謂刻板抄襲的「等因奉此」。由此就可推定整個的政治效率一定不高。由此就可推定整個政治對於國家人民的好影響少，而惡影響多。這幾個流行的術語，是值得如何考慮的問題。

公務員「打官話」的虛偽陰賊性，做「官樣文章」的浮華空疏性，大概任何人都覺得是害政害事的惡習。就是「打官話」做「官樣文章」的本人，大概也未必覺得心安。這裏我們不必多所援引，多所論究。試看現代講法學的人，也把「忠實」列爲官吏應有義務之一。可見這種惡習，應該加以矯正，加以洗滌，是不成問題的。現在成爲問題的，就是如何打破這種傳統的惡習，而使之趨於忠實這一點。這個問題自然不簡單，不容易作到。但是一般公務員如果永不忠實，恐怕政治就永無起色。無論如何煩難，總得設法使他們忠實一點。而給他們一點補習教育，應該是較爲根本，較爲有效的辦法之一。（這裏所謂教育，自然是較爲廣義的，不僅僅是灌輸死書而已。）至於「等因奉此」的公文，一般人認爲是死的俗的。其實公文的死不死，俗不俗，還是存乎辦公的人。果眞是英雄，未嘗不可從此道中表現表現。果眞有才華，未嘗不可從此道中發洩發洩。我們須知官署的公文，機器也可以辦的誠然有，但是不過一小部份。此外有的雖說是一件很簡單的公文，雖說是要受法令成案等等的束縛，但是也要參加常識，準情酌理，再加以較好的文字技術而出之，才算妥適。如進而就其大者要者而言，那就有的是與人民苦樂，財產，甚至於生命有關的。有的是與國家的利害，得失，甚至於安危有關的。政府政策之說明與施展，企業之規劃與創立，離了這個都是不行。這個何嘗是死的？何嘗是俗的？試舉個例說，法官辦案，是要謹守條文，絲毫不能便宜從事的。照說，這是多麼死板，多麼鄙俗的事。可是同樣一件案子，如果同時交付一百個法官分別的辦，他們作出來的判決書，一定是一百個樣子，而且可以一一評定其甲乙。可見無論如何嚴密的法令，多少總有讓人自由運用的餘地。一個公務員除了對於他的主辦事項有熟練的知識，相當的文字技術，和較有條理的頭腦以外，一定要懂人情，通物理，多有普通常識，才能寫好的公文。而且這項技術所需要的學問，可以說是無止境的。越是好腳色，寫出來的公文越高明。我們試讀前賢文集，每見有好的奏議，敷陳剴切，指畫精詳，規模宏遠，見解卓越，眞所謂使人開心領會，揮淚激昂。又如告諭之類，有的洞明世事，練達人情，字字誠惻動人，句句精到之至，於淺近處即可見其博大，於平實處即可見其高遠。又如不要緊的普通稿件，一出名手，就格外不同。試看唐朝的陸宣公，他本是以奏議見長的，而宋儒說他學問純粹。明朝的王陽明，巡撫江西福建等地時所作的文告，曾文正說可與其講學諸作，同傳千古。宋朝的曾南豐，晚年做了個

中書舍人的官，到差之始，有大批的委任狀要寫，他却「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 咸以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這些都是好例證。可見公文這東西，並不死，並不俗。經天緯地之奇才，博古道今之學者，何嘗不可運用到這個上面來。自然，我們不能期望一般公務員，都是陸宣公王陽明。不過公文這東西，大本領可大用，小本領可小用，只有毫無本領的人，僅僅學會一定的格式，慣用的語調，勉强敷衍寫出來的公文，才是死的，才是俗的。如果想變易公文的死與俗，想逐漸阻止「等因奉此」這個術語的流行（急切的需要變易與阻止。）首須提高公務員的本領。然則公務員的本領怎樣才可提高呢？這個當然不是奏效於旦夕的事。揆之古人「學而後入政」之義，應該在充當公務員之先就準備好。現在實事求是，欲使準備好了的公務員好上加好。沒有準備好的公務員由不好而進於好，給他們一點補習敎育，總算是個不二法門。

就一般人的情形看來，被動性多，自動性少。凡是到了生活有着，不一定要在學力上求進步的人，而望其繼續求進步，就非運用一點敦促的力量不可。如果政府著爲功令，對於現任公務員，一定要施以補習敎育，不努力的人，就要給他一點不利的影響。這樣一來，即令平日是悠悠忽忽，虛度光陰的公務員， 也就不得不發點狠。如此下去， 自然國家可以得較好的人才，個人可以得較好的學問。這眞是公私兩便，一舉兩得的辦法。試看內政部近來關於此一問題施行的方法：

把偌大的一所衙門，當作書院般的待遇， 科員辦事員都分配研究工作，指定題目，按期呈繳，且得作爲考績標準。其內容自推行種種政令，以至庶務員收發採辦之改良，會計員收支計算之研討，甚至本部公用汽車汽油之管理，也在出題研究之列。（見大公報本月五日社評）

我們由此可以推知，內政部整個的空氣，與一般的機關，一定有點不同。內政部的公務員，大概從此沒有坐在辦公廳，望不得鐘點到，無可奈何的神情。內政部公務員的智識，大概從此可以逐漸地增進。內政部的行政效率，大概從此可以逐漸地提高。我在一年以前，寫了一篇關於吏治的東西，曾提供了幾個整頓吏治的方法。內中曾這樣說：

謂宜師漢代議曹之意，更拓而充之。凡主管事宜，應如何興作，如何整飾，以及日常較重要之事，皆令屬吏各陳意見，或共同討論。如此則數利備焉：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蒭蕘邇言，不無可取，事經多數人之討論，可收集思廣益之效，一也。長吏既以集思廣益望之屬吏，屬吏自知奮勉，且爲顧念前程，更必努力，每一問題當前，或搜集故紙，以探索其源流，或參閱新籍，期洞明其概況， 更體察當時之實際情形，而條具意見，於是思日進，識日廣，可收作育人才之效，二也。

我又連接的說過：

各個職員，既可隨事而獻替， 則賢愚畢見， 妍醜曉然，長吏綜而參之，高下既皆在心，升調自可悉當，可以拔眞才抑幸進，三也。（見本周報第十卷第十五期）

這樣的推論，似乎不大遠於事情。只要切實地這樣作，這些好處是不難得到的。

現代的世界， 早已大大的變了。社會的花樣，越來越

多，不是從前那樣渾渾沌沌，樸樸實實的了。社會各種的問題，越來越尖銳化，嚴重化，不是從前那樣墨守成法，或者聽其自然，可以了事的了；也不是馬馬虎虎地，輕輕易易地可以應付的了。各種問題相互的聯繫，越來越密切化，複雜化，不像從前那樣散散漫漫，若隱若現，彼此好像各不相謀的了。世界各地之連接，越來越迅速化，綿密化，不像從前那樣天各一方，彼此不大相聞問的了。世界各國的競爭，越來越持續化，深刻化，猛烈化，不像從前那樣原因單簡，時間短促，解決容易的了。世事之演變，既日見劇烈，各方面的進步，又有加無已，某種的智識技能，在某一時期或者算是頂刮刮的，恐怕曾幾何時，又不免有後來居上，相形見絀之感。所以在現代的世界，一個國家的人民的智識技能，統統都得隨時代而提高；不然的話，就難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公例了。尤其一個國家的公務員，因其就是一國的推動機，一國的領道者，尤其要自強不息，精進無已，使智識技能，永能隨時代而提高；不然的話，這個國家是不能存在的；即令在某種情形之下能够僥倖苟延，但終久是要歸於淘汰的。談到此處，我們眞夠痛心了。我們事事不如人，而且相去不知幾十千百里，整個國家的各方面，都是急切需要改進。一般公務員的智識技能，自然更急切地需要提高。這個自然不是請現任的公務員補充一點學識，就能有多大的收穫的。不過補充一點，總要好一點，此外又不見更有效的辦法，此所以公務員的補習教育，是一件刻不容已的事。

還有一層，最關重要。我們知道，近代國與國之聯繫，既如此其密切；而國與國之界限，又如此其森嚴。因之某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是勃發或銷沉，國家觀念，是強烈或薄弱，就成爲某個國家強弱存亡的總關鍵。然則民族意識怎樣才可以勃發而不銷沉呢？國家觀念怎樣才可以強烈而不薄弱呢？據我想來，這都是以下兩點爲轉移的：（一）一般國民的志氣是否發揚，（二）一般國民的智識是否充足。而智識是否充足，又以志氣是否發揚爲轉移。然則志氣又是怎樣才可以發揚起來呢？試就一個人說，如果他競競業業，勇往直前，向人生正當的途徑（自然這類的途徑多得很，不是單一的）求進步，這個人的志氣，一定就是發揚的。如果他是行尸走肉地生存着，醉生夢死的鬼混着，打一鞭子走一步，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或者放僻邪侈，沈溺迷途，這個人的志氣，一定不是發揚的。就一人說是這樣。就一國說也是這樣。就一個公務員說，自然也是這樣。那些「簽簽到，看看報，談談天，抽抽烟」，就算百事大吉的公務員，不用說了。就是伈伈俔俔，旅進旅退，日常事務，勉強湊合，這樣就算完事的公務員，恐怕他們的志氣也是日趨於昏惰的；而先天的智慧，恐怕也要日趨於盲昧，後天的智識，恐怕更是無從增進了。至於談到民族意識，國家觀念，這類人也就可想而知了。假如有亡國的一天，恐怕沒有幾多不是勉強點攢入順民之列了。這是整個民族性的問題，並不能苛責某一部份的人。這是從事實上的推究並不是對於人的咒詛。不過這樣的情形擺在面前，總得急切地想點辦法才好。專就公務員說，責令他們受點補習教育，雖然不見得有什麼了不得的好處。但是藉此逼着他們把生活整飭一下，把精神興奮一下，多少總可以給他們發揚一點志氣，補充一點知識。這就是連帶的啓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增進他們的國家觀念。這一點是尤其值得注意的。

蘇俄遠東區建設近況

歷樵譯

上海英文「密勒氏評論報」記者鮑威爾氏近赴蘇俄遊歷。上月二十四日該報載有鮑氏自海參崴及伯力兩地所發之通訊二封，其中對於蘇俄遠東區努力建設情況，有詳盡之報道，於此蘇聯積極經營遠東，溝通美亞之雄心，不難概見矣，爰亟為譯出，貢諸讀者。

【一】海參崴之甦醒

海參崴一埠自經革命與聯軍干涉二役以來，市容殘敗，非復舊觀。近頃始又有甦醒之氣象，最奇者即蘇俄現着眼於太平洋對岸之坎美，尤注意於溫古華，塔柯瑪，西雅圖，朴特蘭與舊金山諸埠。其注意之原因，殆由於地形使然，蓋沿亞魯辛羣島以達北美，一葦可達，確為航程上之終南捷徑也。

自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日軍撤退時起，以至蘇俄近頃決定興築該港時為止，崴埠建設成績，殊鮮足以稱道之點。以前每當大豆出口季節，常有外舶光臨，足資點綴。乃自日軍占滿，在綏芬站截斷交通後，此項大豆運輸，亦成廣陵散，於是崴埠更一蹶不振矣。即其主要衢衢，如列寧街與十月二十五日街，亦行人稀少，淒涼滿目，沿路玻窗，多殘碎狼藉，殆似新經戰事者然。華人市區有戲院一，時映莫斯科頒來之宣傳影片，然開演中時輟時作，殆如患瘧，蓋電流之作祟也。從前馳名遠東之凡爾賽大旅館今已入半開門狀態，現多為改黨軍要員棲止之所，貴客賁臨，成為絕無僅有之盛舉。居民多襤褸不堪之中俄蒙韓人，在此苦捱其貧寒生活而已。

蘇俄當局係於何時憬悟崴埠處境之危，以及何時決定興築該港，設防禦工事，記者無從稽考。據傳此事在一九二九年中俄一役後，即已着手進行。聞主動者即為馳名之加倫將軍（眞名卜魯撤爾）。加氏熟悉遠東政情，當時鑒於滿洲中日風雲之緊急，故力游說莫斯科當局，曉以目前利害，以為蘇俄苟不再警覺，則喪失亞洲領土與太平洋之門戶，將指日可待。

俄方對於海參崴暨滿邊防務之佈置，實為值得紀念之工作。當日美聯合進軍西比利亞時，日軍曾相機對於俄國防務之佈置，作週密之觀察，並測繪軍事地圖。因此一九二二年赤軍重占海參崴時，遂決定將舊壘拆除，並將大砲移至腹地。自一九二九年起，蘇俄軍事佈置之內幕，現為一大秘密，惟據此間傳聞，則防禦計劃頃已全盤變易，其重心在峙立港口之俄羅斯島，該島適位於海參崴埠所在半島之前，防區雖不許外人涉足，然吾人登山遙矚，已覺其進步之大，且工程之進行，方興未艾。崴埠兩市區之間，將建築一長十英里之隧道，以利軍運，此為重要工程之一。此外並增築軍用鐵道。市內鐵道之路軌，亦加寬闊度，為軍運方面力謀便利。記者

乘汽車遊行，沿路得見若干軍營與航空場所，隱伏於森林山谷中，蓋以避敵方之偵察也。

此間防務，不僅注重陸空兩軍，市上水兵之衆多實超出陸空軍人數之上。吾人於清晨時，可見港中有淺灰色之驅逐艦與小魚雷艇從事操演。據聞此間有小潛水艇十餘隻，係由歐俄分裝運來，而在此間伏羅希洛夫鐵工廠裝成者。記者又據某外人相告，謂某次蘇俄舉行慶祝時，上空有俄機一百六十架，參加表演。記者在此，時聞飛機隆隆之聲，有時夜間亦然，蓋爲蘇俄空軍演夜操也。

蘇俄現決意保守海參崴，惟此次決不致再蹈日俄戰時專注意於軍事組織之覆轍矣。其對農工發展，暨大規模之移民運動，均在進行不遺餘力。市長吏莫林之副手拉斯蒲柏夫氏曾開列一新建設之表格示記者，觀其項目有擴充市內鐵道， 裝置自動電話機，興辦自來水廠等項， 自來水管之敷設，計長十八英里，此項工程方在進行中，至一九三五年中可以完成。此外又建電燈電力廠二所，能發電六萬基羅瓦特。街道現多在修葺，頃又興築新道一條，通烏果里尼加 Ugolinica 計長二十五英里；並擬建築全市水道。阿穆爾海灣上建有大冷藏室一所，專供軍隊之用。又附近山上有教堂一所，現已改成旅館，供消夏與娛樂之用，在另一山頂則建一公寓，供東方人士之棲息。記者在崴時，素耳俄人辦理東方教育之成績，因赴某爲韓人辦理之大學參觀，該大學有學生約八百人，所授功課均爲韓文，此校與日本在韓所辦之學校異者，即彼間教育，均以日語教授是也。

現蘇俄堅信日本不能制海參崴之死命，吾人觀此間方在進行中之偉大建設，可知中東路之出賣，并不能驟令此間遂成死埠也 。 據俄方人士談稱，海參崴附近煤田豐富，足以給養各種工業之需要，而庫頁煤油如予以充分之發展，則該區「摩托化」之理想，不難實現。且此間木材與漁業之利藪，尤爲充牣。

據聞目前海參崴有人口二十萬八千人，較一九二一年多出一倍。吾人觀每次火車到站時，輒有男女老幼攜帶其包裹箱籠而來。初至者每多支帳街中，暫作臥起之所， 而徐覓適當之寓處。因住所感覺缺乏， 故嚴冬一至，街頭躑躅之流民，飢寒大堪憂慮。數月前此間食糧問題頗感嚴重，惟現時黑麵包之供給， 已經充足。此間新設一百貨商店， 名政府普及商店GUM (Government Universal Magasine) ，主顧多爲中韓兩國人，營業頗稱不惡。據此間「紅旗報」記者談稱，「海參崴之發展，無物可以制止之，然令人不無介介者，即吾人必須時輟其工作，而以望遠鏡窺伺，是否有敵人來襲也。」此寥寥數語，不啻爲蘇俄埋頭苦幹之緊張心理，作一幅絕妙之寫照也。

【二】 遠東區大都會

伯力爲蘇俄遠東區Dalné Vostok 都會，地處烏蘇里江黑龍江之交，在海參崴正北約七百五十英里。按照蘇俄新出版之輿圖，濱海地域逕名爲遠東區，而不再附麗於西比利亞，而所謂西比利亞區域者，則以赤塔及伊爾庫次克爲都會矣。此種興革是否含有政治作用，尚不容吾人臆測。自滿變以來，一般風說俱以爲如日軍侵入，則蘇俄將不恤放棄濱海省，阿穆爾省暨堪察加之領土云云，此說不論其有無，在今日則時移勢易，殆確成過去矣。蓋目前蘇俄領袖之意嚮，即遠東一寸土，亦不肯輕易拋却也。

蘇俄遠東區之都會，不設於海參崴而擇取伯力者，毋寧爲工商業及國防着想，此城固爲一策略的要衝也。蘇俄遠東要人如紅軍司令加倫將軍，政委會主席克魯托夫 Gregori Krutoff 外交委員梅尼柯夫 B. N. Melnikoff及遠東共產黨秘書勞森托夫Laocentoff諸人均駐於此。其遠東最大之宣傳報紙「汎太平洋明星報」亦在此出版。該報編輯薩茲基氏V. Shatzke閱歷豐富，洞悉遠東政局之綜錯竅奧，亦一國際通也。

查伯力於工商業發展，占有莫大內在的重要性者，蓋因其濱臨黑龍江，而松花與烏蘇里二江又均以黑龍江爲尾閭也。惟黑龍江北流至北極圈，由韃靼海灣入海， 河口封凍每年有數月之久， 是誠爲一缺憾。現時蘇俄利用夏月江口開凍時，運庫頁所產之粗油入口，至新設之煉油廠，以供精煉。在伯力以北，黑龍江下游，現又建一新城， 名庫蘇穆爾斯克 Komsomolsk（按此城並非廟街 Nikolaevsk，一般常易誤會），該城現已有人口三萬名，此爲木材與造船業之中心，頃有在建築中之鐵道線二，將來均將以彼間爲終線。二路中，一線由貝加爾湖北岸向東，直達庫蘇穆爾斯克，又由貝加爾北岸向西南興築，在伊爾庫次克與西比利亞鐵道相銜接。另一線則以伯力爲起點，沿黑龍江以迄庫蘇穆爾斯克，以聯絡海運。此二線所經地點，饒有礦產，沿線並多松樺森林，貝加爾阿穆爾路築成後，全線之長度約爲五千五百公里。

除伯力煤油工廠行將落成，以及固有之木材業外，俄方在此又興辦五六種基本工業，如大規模之製糖與煉鹽廠，汽車裝置修理廠，製造農具廠與水泥廠，據聞以上一切工廠，均預定於一九三五年底完全。一九三四年新築成之鐵道里數將超過一千英里。一九三四年（本年）用於工業及鐵路建築之經費約計爲十八萬萬盧布，合美金二千五百萬元，明年上項用度之預算爲二十五萬萬盧布，約合美金三千五百萬元以上。此外在集耕農場名義下，並有擴充農產與畜牧之計劃，爲此間二百十五萬人口中，（在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時僅有一百五十萬人），大多數之主要工作。在此二百十五萬人中，有中韓人約三四十萬，至此北極土著如埃斯基摩人等約五十萬口則並未計入也。伯力一市人口劇增，與其他西比利亞地方相同，當一九三零年該市人口爲五萬八千人，今則已達十五萬衆，其增加之速率，至屬可驚也。



無罣礙室隨筆(三)

聊止

世界最老之書店

民國十七年（西歷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天津華北明星報，載列脫菲爾特氏(Joan Littlefield)所作記倫敦小書店一篇，略謂倫敦蓬特街(Bond Street)有一小書店，係一七二八年，約翰勃蘭特萊氏(John Brindley)所設，專營售賣書籍及出版業務，迄今(一九二八年)恰爲二百年，新業主埃里司與埃爾凡(Ellis and Elvey)舉行慶祝展覽，而該店之前部外觀，及窗內陳列各種絕版之古書，則與二百年前，完全相同，絕無變動，誠可爲世界最老書店之一。勃蘭特萊氏名其書店曰『羽毛』(The Feathes)則爲紀念其最大主顧英王儲弗萊特力克之故，蓋王儲冠上，有羽毛三片也。王儲對勃氏書業，深感興趣，常至其店瀏覽，惜未及即位，竟於一七五一年被球棒所擊，傷重逝世。繼勃氏而主此店者，爲勞伯遜氏，勞氏最大之事業，爲以七千鎊，購得維尼司著名之批耐里圖書館，館中書籍，運至英國，分裝四大船，乃兩船爲海盜所刦，海盜刦去啓視，皆係陳舊書籍，大爲懊喪，悉舉以投之海底，聞者無不扼腕。此書店之前部內容，二百年來，無稍變動，後部則曾於一七六〇年，一度重修。店中珍藏名貴版本書籍，極爲豐富，英國著名學者强生博士(Dr Johnson)及其友人，常往流連。厥後如司考脫，羅司金，羅塞悌，威廉毛里司，鄧乃遜，勃斯瓊司，乃至格蘭司登，無不排遣其畢生强半光陰於此小小書店中也。

此一段記載，當時余以其頗饒興味，曾爲剪存，頃又檢得，因摘譯概略，聊以備忘。自一九二八年至今忽忽又逾十載，此倫敦市上最古老之小書店，諒必依然如魯靈光殿，巍然獨存也。

又按故都琉璃廠，古稱海王村，久爲書賈薈萃之區，其中書肆，亦不乏年代久遠，有歷史上之價値者。就余所知，二酉堂，明末即已有之，則至少亦已經過二百餘年，其古色古香以視倫敦市上之『羽毛』小店，當無稍遜，又深惜不能一爲詳考，表而出之也。

太平軍目覩之一角

胡叔磊

「太平軍」已成歷史上的名詞了。這裏我來記一些太平軍的實況，但必須先介紹這位目覩者的張佩忍先生，他是生長在常州，爲身歷其境的一人，從他的晚年親口中，聽說出目覩的經過，我於是得到了如許的資料。現在距張先生的死期，已經二十多年，這段事總浮在我的腦際，不能磨滅的。尤其是那忠王會晤的一節。

當咸豐十年三月二十日的那天，太平軍攻陷丹陽了，敗兵和難民，紛紛而來，常州竟宣布了戒嚴令。我（張君自謂以下仿此）的館在城外的夏剩橋，居停曹君和我商量，勸我把父親接出來，我說好吧，在二十九日的黎明，我便進城了。但是城中的情狀，依然安定，並無一些緊張的狀態。

「你知道近日的消息嗎？」父親問，「據說杭州已經克復了，常州亦無警報，親友中也無逃避的，出城的反有被刦受傷的傳聞；不如不走吧。」他並用這理由和事實來指示着我。

我有點惶惑了。但是至親者僅我父子，別無所戀，又爲什麼不走呢？於是仍勸他老人家出了東門。誰知行未里許，前面云有敗兵搶刼了；且有受傷的回來說：薄家橋已經禁止出入了。那時不知天寧寺有路可通，竟復回到城內，城門隨亦關閉了。

四月一日，警報告急，太平軍的先鋒，已抵離城四十里的陽溧埠了。難民來的很多。何制軍託言籌餉，要去蘇州，紳士惲棨昌們前去跪留，那里肯聽？督標竟開槍傷了數人，畢竟在夜半逃走了。由是常州府平翰武進縣倪寶璜陽湖縣何均也相繼跑了。未逃的只有城守營袁敏府知事岳公而已。凡各衙署，俱已一空，城中居民，乃謀自衛了，大家揭竿而起，願守常城，遂各分配防守。我被派在小南門的月城上，登城遠眺，並未見有太平軍的踪跡。老實說，這一盤散沙似地居民，毫無約束，能責之守城嗎？小南門竟然大開着，不知關閉，眞夠滑稽了。但是平時吃老百姓，穿老百姓，花百姓的大官們，到這時竟然逃避，却叫這班出脂膏，求保障的百姓們自己出馬，那麼這種荒迫的舉措，又何足怪呢？這夜三更

時分，大雨滂沱，居民們衣服全溼了，其苦萬狀，卒亦不敢擅離。各人在城上做飯，那一種失常的神態，眞是可憐了。

初二這一天，城上看見太平軍在遠遠地蠕動了。居民們伸頭外望，竟被彈擊斃，大家詫爲異事。後來細細的考查這來彈的方向，方知從一民房的樓上射來，死傷的可多了。我說非拆此樓不可，乃懸賞五十兩募勇前去，但是火竟不着，後來改用木頭和石頭把樓屋打穿一孔，用火藥去燒，方始燬去。

初三日太平軍蜂擁而來，駕雲梯攻城了。城上把石灰和石塊亂擲下去，彼才稍退，不多時却又來攻了，直相持到晚間才止。城外的火把很多，鑼鼓聲和吶喊聲時起時止，居民們通宵不敢安眠。天明起視，只見廟中的泥偶，移到民房上去，戴了斗篷，披了衣服，後面插些旗幟，黑夜裏看去，便當是兵了，誰知竟是一個疑陣。

初四日太平軍愈來愈多了，槍彈如雨似地落進城內，我把簸箕戴在頭上去避彈。這時城上要開土砲轟擊了，我的隣人伍路得是一個裝藥的砲手。他把炸藥儘量的塞入砲甬，我說少裝些，須有定量，他却不理會我的話，我乃先避到月城上去了。一會兒砲竟燃炸，伍路得當然被難，還把城守袁公和圖董曹公等炸傷，及炸死的共計七十餘人。

初五日太平軍圍攻愈急了。城上的居民乃將獄囚數百人解放出來，和崇法寺的一班會技擊的和尚幫同守城。我晚間回去對我父親說：

「城中無兵無援，怎樣能守？城不即破的原因，是對方不知我的虛實。現在守城的已經五晝夜不獲安眠了，如何能耐？恐怕城陷即在旦夕間，宜早爲計了。」

「我老了，」我父哭着說：「不能再受慘殺之苦。但一死又豈能免，不如投水自盡吧。你是守城的一個，城陷又那有完屍呢？」

「大人旣如此，我亦相隨。」我忍着淚珠地回答。

這時隣居的沈先生等男女數十人也要自盡了。大家乃團集在一個屋內。這屋內便爲慘雲愁霧籠罩了。

初六日天色昏慘，我復來到城上，見小南門外敎場裏築起了一坐高臺，臺上又豎着高竿，竿上懸着一板，有人立在板上揮旗，指東則東攻，指西則西攻。敎場和小南門的距離，約有二里，在這二里的路上，竟被太平軍占滿了，一直擁到小南門下，依然用那雲梯來攻城，城上用檑木和石灰扔去，幷不稍退，守城的也曾用刀傷了二十餘人。但是來者愈湧愈衆了，我乃下城，開柵返家，祇聞一片的喊殺聲，知城已破。這時正是初六日的午刻。父親叫我喝些酒，便隨沈先

生在眞武廟碼頭跳河了。

我旣入河，那酒和水的內外夾攻的痛苦，實在難受。從水中把套褲解下，身子浮出水面了。河內已有浮屍，我父親的一隻眼已被水浸白，還有一些氣息，我想抱他登岸，那岸上的兵士們却正在屠殺着，我在水面竟被刺了九槍，我說：

「城中百姓，和你有什麼仇怨？現在跳河求死了！你還忍心加害嗎？」

「說得對極了，你只管起來吧！我是不會殺你的。」這其中的一個，如此說着的走了。

我興奮得很。我這話竟說退了這武士。我乃浮水上岸了，但是依然救不了我慈祥的老父！路上是冷清清地我向前走去，轉過了一個街口，龍甥來了，喘吁吁地要和我同逃，我說逃向那里去呢？彼此說不出一個目的地。

這時又遇着一個軍士，和我要銀，我乃引他到一個富戶那裏去，滿屋零亂，遺下的什物很多，這軍士提了一座笨鐘，和四盒毛燕，交給龍甥和我代捧着。經過了一家當舖，他又進去了，我等在門前守着。前面又來一人了，從我們的手中奪去了那兩件笨貨，明晃晃的大刀在手裏顯耀着，使我們無法抵抗的。這人剛去，那個出來了。

「捧的東西到那裏去了呢？」他問。

一被你們的伙伴要去了。」我說。

「你如何給他呢？」他依然追究着，但在他的臉上，並未露一些怒意。

「不給他，他便要殺了。」我低聲回答，却見他的衣袋高了起來。

「你不怕我殺嗎？」

我說：「我也怕你殺，但他殺在前，給他便不殺；你殺在後，殺了我仍沒有那兩件東西，也是徒然了。」

「罷了！」他且行且說着，「實在不中用，你走你的路吧！」便要獨自的走了。

我想這時無處投奔，不如請他安頓，是比較有些保護的，我一說他便允許了，乃隨同到早科坊巷的乾豐藥材行來。這里改作司馬公館了，我和龍甥，同寄於此。這屋內有婦女數十人，多半是脚上無鞋的，其中的一個問我「可能救她？」我說：「我也是被難者，那有力量救人呢！」那婦人現出失望的態度，相對無言了。

同來的軍士離開此地了，換來了另一班的伙伴；把我和龍甥領到一間廂房去。此地也有男子三十五人，楚囚相對，噤不一語，我到此處，轉覺不妙了。司馬的口音，似是安徽，我從房內出來，上前作了一揖。司馬大怒，竟叫左右綁我

去殺！我說：「這是恭敬的表示，何以要殺呢？」他說：「你不知道天朝的法律嗎？見大人須要跪拜的，怎能作此『揖』？你還不服此罪嗎？」我這時竟大聲的答辯道：「我是不知天朝法律的，不知而犯，竟亦被殺嗎？」他聽了這話，有些和緩了，轉問我爲什麼作揖。我說是想求些水喝，他便叫人給茶與我了。這是我坦白說話第二次的成功，居然又免去一次的被殺，依然回到廂房里來。

天色已經晚了。人聲和鑼鼓聲大作，據說，這是定更的表示；同時各處火起，照耀得如同白晝。小兵們開飯了，飯後發了一個口令，是孤單單的一個「佛」字，各自吆喝着散去。東廂房是司馬的臥室，這時有人問話了。

「西廂房現有新兄弟數十人，如何處置呢？」

「要他們有何用處……」像是司馬的答話，但是餘言即不明白了。

我和龍甥很發愁。我們的命運，仍在不可知之數！時已三更了，我衣尙溼着，冷氣侵着我的全身 。 房內是無燈光的，黑暗裏竟摸到一件棉衣披在身上，朦朧睡去。兵士們持着燈來點人數，我才發現我所披的竟是女襖。兵士們帶着笑說：「這人眞無心事啊。」

不多時，龍甥等人分批的帶去解决了！房中祇有我和馬兒，兵士們像死神似地又來攝取了！我不禁落了幾滴淚，司馬見了馬兒，忽然喜歡起來，問了姓名和年紀後 ，又問：「你還想家嗎？」馬兒說：「我家苦得很！見了大人，如見靑天白日，可不想家了。」司馬聽了便叫他做乾兒，並對他說：「早晚代我烹茶，閑時給我搔癢吧。」馬兒滿口的承應着。司馬叫人給換了一身黑湖縐的衣服頭上裹着黃縐，臂上帶了金鐲，項間，戴了金圈，回到廂房來，向我告別 ，說「找他媽去。」

最後帶我了。未到東廂房內便聞着一陣陣的雅片煙氣，我入房時，那司馬正在吸着。我走近了榻前，靜候着最後的判决，並無一言。外面又擁進兩人了，從那問答中知是這藥行的夥計。

「店主在那里？」司馬噴着一口烟問。

「回杭州去了。」

「有人參鹿茸花邊烟土和銀子嗎？」

「沒有。」夥計們堅決地說。

司馬放下了烟槍， 大發其怒了！依然施用他唯一的權威，是「綁去砍了。」兵士或許是看我不順眼，便連我綁了出去，并未有司馬的命令。在擁出大門方欲行刑的一剎那，這二人忽呼有銀了，於是連我也推轉。在院內的土墩裏，

掘出了皮箱四只，內藏的豐富，自不用說；最可憐的是這些財物，終未能贖出這二人的生命。司馬的理由是

「這二人太刁頑了！殺則有，不殺則無，狡猾過甚，我痛恨的便是此等人！」

我僥倖的獲得了四個字的考語——眞實無欺，竟得保全首領了，却把我送入一個裱畫舖的屋內，身子困乏極了，不覺倚壁睡去。

次日黎明，我獨自出門了。行至西下塘，不見一人，多方的探聽，始知昨日破城的軍隊，已經開拔去攻無錫了。這時太平軍的二批部隊，忽又進城，我便走進張允勝的空宅去暫避。那軍中的廚司竟又入門了，擔了許多雞鴨和魚類。我問他來此何為，他說：「已經擇定此宅駐軍了。」我見廚司是本地人，並未走避。他是新近隨軍的，因業廚故仍舊業，我乃親切的開始和他談話。

「你們的統帶是誰呢？」我問。

「忠王！」他低低的答，「在軍中是一員大將咧！」

「不就是李秀成嗎？」我反問了一句。

「是的。」他答。忽的看了一看外面說：「但你說話要留心，這名子是隨便叫的嗎？還是稱忠王的好！」

我被他提醒了，這番話是值得接受的。於是又閒談了一會。他勸我要找事做，閒待着是很易被他們戲弄的，我遂給他去洗碗抹桌，當了一名臨時的夥計。晚間，在樓板上歇宿，那些軍士們見我是廚司之一，也不異視了。第二天仍然回到廚房，繼續工作，聽說忠王已到，即在此宅駐節了，兵士們遂復移居，我亦不敢去看。在這時有人送熊掌來了，並說係人家貢獻忠王的貴重禮品之一，叫廚司去做熟了給忠王食用。同時又有一五十餘歲的老人走來，將門窗拆下去燒火，我說：「儘有木材，何必用此？」誰知，竟惹了那老人的怒，惡狠狠的答了一句，是「干你甚事！」我依然懇切地請代燒火，竟又被他拒絕了。這時廚司把熊掌放在鍋內，那老人得意似地對他說：「門窗作木柴，火性是很烈的，鍋竟被它燒紅了！」廚司把熊掌檢起來，想用刀切開牠，那里能奏效，勉强放在盤內，去獻忠王了。

停一會忠王駕臨廚房了。頭上戴了一個黃斗篷，實在引起我的注意，在現在回憶的時候也難忘去，身上穿了一件黃緞的馬褂，這却普通了，四方的臉，留着一撮小鬍子，前後有八個持刀的衛士護從着。到了此地，用一種很微弱的聲音問道：「廚司是誰？」那廚司便默默地跪下去，聰明自用的老人，却躲開去了。忠王打量了一回，帶怒的向衛士說：「把他推去砍了！」廚司呢，依舊瞪着兩眼，不發一言，靜待着

衛士們的執行。我有些忍不住了，冒險的向忠王行了一個禮，

「王爲何事，要殺廚司呢？」坦白地問。

「誰叫他不把熊掌製熟呢？」忠王帶怒的轉問着我。

「袁子才的食譜，曾說過熊掌的製法，手藝太繁重了，左傳上也載過膰熊蹯而不熟的故事，可見此物誠不易製了。這廚司的未得其法，求王爺饒恕吧！」我代廚司哀求了。

「你念過書嗎？」忠王聽了我的話以後很驚愕地問，接着又是一句「你會寫字嗎？」

「我都練習過，但並不精。」我答。

「拿一張紅紙分成兩條，接起交給他，寫一公館條來看。」忠王對着衛士說，衛士們諾諾而去，廚司竟無形的釋放了。

筆硯擱在廳堂裏，我去寫了「李公館」三個字，交給人送去。忠王一面叫粘貼，一面邀我去談話了。室內佈置得很好，地上舖着栽絨毯，顯着格外的華麗，案子上點着一種極好聞的香，他開始問了我的姓名和住處後，便讓我坐談了；談起我父的死狀，他也很爲惋惜的。

「常州是素稱於戰守的。」忠王說。「我初意到此，便要繞道赴蘇，由蘇再到杭州，那麼常州縱稱勁敵，也不能守此孤城了。吾兵抵此數日，孰知竟獲全勝了，這眞是意外的收穫。」

「這是我王之威吧。」我也襲着他的欲抑先揚的語氣說：「不過昨天破城的時光，慘殺過重了，未免結怨於民吧！現在王已到此，如能嚴申禁令，兵民便能相安了。」

「這件事我曾告誡過多次了。」他很表示接受勸告的說，他並不否認他的部下的未能明瞭。「此後將煩先生代撰告示曉諭啊。」

談了有不少的時間了，他領我到廳後一個房去休息，他逕自去了。屋內佈置得很整齊，小兵們送來了印信的用具，幷有五六人來供奔走，遞承供應，出乎我的意外。廚司在夜間來謝我，我說是適逢其會而已，他終於叩謝而去了。

初九日有人獻古玩玉器給忠王，他問我「識不識？」我說：「略知鑒別吧。」他即交給我看了，並囑我給他挑選漢玉，其餘的叫我隨便的自取，我是不喜玉器的，但選一些交給忠王，把那揀剩的依舊存放在一邊。這時忠王的侍從官，看我得着王的優禮，有些露出不平之色了。我暗暗的危懼，但是無法解釋這內蘊的疑忌。

五千塊大洋，在那時要算是一個鉅數了。忠王叫打開箱子，給他挑選純淨的代他存起，毛色的即送給我用，我表示

義務的代看，無須饋贈。忠王微笑着。

侍從官又有點不平了。很傲慢地從我手中奪取了一塊大洋自己去看，我默然地待着，他將這大洋遞給忠王說：「先生那里識得呢？這銀似光而實毛的，卽玉器也須重看一回，以定優劣吧。」他這傾軋的語氣，是多麼的可畏！我有點不自安了。

「在我面前敢這樣無禮嗎？給我趕了出去！」忠王竟怒了，指着一個衞士說。

侍從官不能侍從了，我始恢復了這義務的工作。最後忠竟仍給我毛洋五百，眼鏡一副，金鐲兩對，我從剛才的情形觀察，忠王對我是懇切的，使我不得不接受這贈品，兵士們對我從此更加敬畏了。

午後我閒步到後院去，那廁所的一旁堆了許多的「滿」裝大帽，皮和棉的夾雜着；我有些奇異，再往廁坑里看去，一頂一頂的仰着，已作了承糞的工具了。

初十日的清晨，忠王從臥室里出來用飯了，我想念着父親的屍體還在暴露着，於是跪在地上說明了求葬父屍的來意，忠王允許了。「但恐不能有幾何的幫助，辦法更須你自己去想。」他表示歉意的說。我說：「只要幾個『兄弟們』和一口棺木。」在忠王的一個命令宣布後，我和八個兵士同往了。河內積屍太多，我們的一羣，直是無法下手。最後招來了百餘人，在蛤蜊灘前方始覓着。旣殮以後，歸葬祖塋，我把那忠王所贈的五百元轉給了大衆，俱各歡然地去了。前人傳說落水而死的尸體，是「男覆女仰」的，這裏給我了一個實證。

我緩步着歸來，見了忠王表示着十二分的感謝。

「前線有報告來了。」忠王沉着地說：「初七日得了無錫，現在已攻蘇州了；如果蘇州得手，我要移防到那邊去。但是城中的婦女很多，女館還沒有成立。南京婦女，已有女館收容，並有女官管理了，每人每日領米五合。假使要把此地的婦女，解送到金陵，是很費周折的；若聽其在此，不日英王將到，他的部下益發的蠻橫，必多蹂躪了。」他露着躊躇的狀態，更希冀着解決的方法。

「女館的設立，不免徒耗軍糧吧！」我急切地答「何如放其出城，任她自便呢。」

忠王採納了我的主張，決定在十三日開放了。四門通衢，張貼了佈告以後，百姓們多露着喜色。

十三日忠王又來對我說：「十一日已破蘇州了。這次進城的部隊，並未屠殺，已遵了我的命令。有些死的，皆係自盡的，這是今日的捷報，我聽了這樣的報告，是很覺可喜

的。」

「這是王德了。」我說：「但民亦邦之本啊。」城中的婦女，已經發放完畢。忠王傳令收拾包裹，候令啓行了。

「你能騎馬嗎？」忠王問。

「我未曾騎過。」我說。

「既不能騎，又不善走，難以偕行了」。他自商着說。

「那麼隨着走吧！」我表示我願去的意思。

「先生太忠厚了。」他說。「弟兄們恐難了解吧！路上走慢了，是很不利於你的，兵士們的毆打，恐不能免，我也鞭長莫及了。我受了天朝的厚祿，効力有年，頭髮長得這樣的長，要走亦不可能。如若一路順風，江山有分，便有吃有用，功名震世了。若吃敗仗，也是苦不可言啊！先生未受天朝之祿，福不能享，苦要同嘗，是我反累先生了！」

我既不能同行，細味忠王的談話，是含有悲哀成分的。對我的了解和顧慮，依然是值得感謝，我轉來安慰他了，他覺落了幾滴淚，這是我夢想不到的境地

「你還需要洋錢嗎？」他問。

「裝些口糧吧，餘無所用了。」我自裝着鍋巴說。

在十五日的上午，忠王給我一張護照，親自送我到大南門外，遂各凄然而別了。從此我竟脫離了我的故鄉。

漁父詞

江寄萍

張志和的漁父詞：「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蒻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後世本此詞而作漁父詞者甚多。東坡曾以浣溪沙歌之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芘一身青蒻笠，相隨到處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見之，頗稱賞。然余以爲其贅詞太多，與原詞相差遠甚。黃山谷又云東坡之詞略有疵處，即漁舟少有使帆者，又自塡一詞云：「新婦磯邊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此非漁父詞，乃一漁父戀愛詞矣。與張志和之詞意，相差甚遠，然在詞意上却並非沿襲，倘云山谷別開生面，則頗有可取之處，此詞清新婉麗，較張蘇之詞皆佳。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起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止

（金震）

國內

西竄共匪追剿中

湘桂邊境頻傳捷報

衡州三十日電，㈠劉建緒所部二十八日在全州，興安間硯塘鋪擊潰匪之一部，斬獲頗多○二十九日在路板鋪與大股匪軍遭遇，激戰竟日，斬獲不少○刻已進達鹹水附近，將企圖西竄之匪橫截，正激戰中○㈡薛岳所部已在某地集結，即向湘西截擊○周渾元，李雲杰兩部已達某某線○李韞珩所部正向某地續進，日內當有大戰○長沙三十日電，衡州二十七日亥刻電稱：本晨有匪便衣隊約二千餘人到石塘圩，大部仍在文市蔣家嶺間○又匪約萬餘人由文市向灌陽竄走○前竄王母渡之匪已向壽佛圩移動○其一部二十六日晨在五里牌附近與唐保安團頑抗，經該團衝擊，斬獲甚多○王東原，李雲杰兩部尾匪追擊，已渡沱河西進○李韞珩所部本日由下灌向前推進○又二十八日永安關至文村一帶斃匪無數○又據報：蕭，賀股匪侵入大庸，進陷谿口○某某旅業已開抵常德，桃源一帶援剿○衡州三十日電，衡州總部接全州戌刻電話：三十日我劉建緒部及王，陶，章，陳各師全部與匪一三五軍團在覺山，朱蘭鋪，白沙鋪一帶自辰苦戰至酉，將匪全線擊潰○匪傷亡近萬，我軍傷亡亦衆，共繳匪槍約四千餘支，機槍迫砲四十餘挺，爲剿匪以來未有之大捷○殘匪一部向西延方面竄走，現正尾追中○香港三十日電，桂林行營二十八日電：犯龍虎，清水兩關，富川，賀縣之匪，經擊潰向永明，道縣竄退○西路軍及薛岳部已抵某地，匪陷重圍，不難殲滅○葉劍英有電到粵，表示覺悟投誠，辦法在往返電商中，但陳濟棠仍有考慮，已電南昌請示○香港三十日電，白崇禧二十九日由平樂返桂林，謁李宗仁，商剿匪軍事，日內仍赴前方督師○李宗仁亦擬出發龍虎關視察○又白崇禧二十九日晚電粵告捷：謂二十九日午永安關之役，王，蘇兩師協殲殘匪，斃匪甚多，俘六百餘，繳獲步槍八百餘支，輕重機關槍二十餘挺○賈師已繞出石塘，迅趨道縣，與周渾元部聯絡堵剿○香港三十日電，蔣伯誠擬日內赴桂商時局，昨電李宗仁，白崇禧請約期在邕會晤○白崇禧二十九日電，第五師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奪回新墟，匪係僞三軍團主力，死傷甚多，俘六百餘，獲步槍八百餘，機槍二十餘○㈡據興安黃鎮國師探報，二十八日過界牌之匪通宵不絕，向梅溪口竄去○㈢第十五軍全部及第七軍覃連芳師二十七日起已展開攻擊○南京十二月一日電，黔主席王家烈以匪西竄，促猶國才出兵□團駐黎平，永從○王親率兵□團駐施秉鎮遠策應各方○長沙十二月一日電，據全州十二月一日電稱：一日下午二時湘軍在全州以南之瀜石渡與桂軍在石塘墟將匪約五團之衆包圍，匪無力抵抗，正繳械中○又章亮基三十日電稱：在全州偷渡之匪約二萬餘，被我軍迎頭痛擊後，經板橋鋪狼狽潰竄○二十九日晨我派出之追剿部隊，又在大嶺將該匪痛挫，斃匪近千餘，傷匪無算，奪獲亦衆○匪僞團長，營長，連長先後陣亡數名，實力損失甚鉅，已無戰鬥能力，不難一鼓根殲○香港一日電，白崇禧十二月一日戌刻電告：一日晨廖磊率師出興安之李家硯，向石塘攻擊，激戰半日，至正午敵陣被擊破，匪向界首咸水方面逃竄○長沙二日電，何鍵昨派劉膺古爲剿匪軍追剿預備軍縱隊司令，即日移駐常德○指揮□□師，新□□師，獨立□□旅，保安第□，第□區團隊，協

同□總司令□□所部痛剿賀蕭兩匪，以靖地方。南京三日電，何鍵電京報告，所部與桂軍在鹹水麻子渡石塘圩間將匪部包圍夾擊，在永安關方面之萬耀煌師並佔領文市。廣州三日電，桂軍連日大敗犯桂邊之匪共。三十日晨某師在雍嶺剿彭德懷股，斃匪五千餘，獲槍千二百餘。

西竄殘匪痛遭剿擊

長沙三日電，據報劉建緒所部各師三十日在全縣西南之覺山大捷後，□師長率補充各團星夜躡追。一日抵鹹水，麻子渡，與匪激戰，斃匪二千餘，獲槍千餘支。又麻子渡與石塘圩之間有匪四五千，我軍與桂軍正在圍剿。匪一股由麻子渡界首等處渡過離水向西北逃竄。文市，界首間尚有匪大部，企圖逃竄，我軍正截剿中。又在全縣南大肚嶺，白沙之匪一部一日經□師□旅擊潰，頗多斬獲。我空軍三十日在麻子渡，南石渡，馬鞍山，蓬塘及文市至石塘圩大嶺背各發現匪數千。匪在山頭附近架遊動浮橋四座及全縣南循𨫼塘附近浮橋五座，均經空軍投彈炸毀。我□□兩軍追匪抵文市，俘斃匪後衛約千人，湘南已無股匪。我□師一日趕赴城步堵匪西竄，□師代旅長□□已派兵扼□□及□□等處，構築工事固守。又何鍵為便利指揮起見昨更定追剿軍軍隊區分追剿總司令直轄追剿軍第一，第二兩兵團，預備兵團及湖南保安部所屬團隊，派劉建緒，薛岳分任第一，第二兵團總指揮，劉膺古任預備兵團指揮。長沙四日電，據衡州電：匪大部被劉建緒部擊潰後，一日經鹹水口，西延逃竄。我□師已到新寧，□師取捷徑向西延跟擊，□部已開向新寧，城步一帶堵剿。又□師二十九日經永安關前進，在楊家灣，高明橋，永安關節節擊潰股匪千餘，沿途俘斃匪各數百，獲槍八十餘枝，三十日申時佔領文市。現已過石頭嶺 ，蓮花塘西進中。又我軍一日在興隆村見匪五六百，擊斃殆盡。鹹水，麻子渡等處各發現匪二三千，亦擊斃甚衆。我臨武團隊連日搜索竄散匪兵，斃匪百餘，獲步槍四十餘枝，手機槍，重機槍各一挺，俘匪數千。衡州四日電，共匪被我軍擊潰受重創後，竄西延以北一帶山中，一部竄龍勝。劉建緒四日率部到新寧，並派部隊馳赴城步截擊。陶廣師在大帽嶺斃匪五六百，獲槍千餘枝。又我軍在城步附近拿獲假裝江西難民之匪探百餘名。廣州四日電，猶國材電稱：赤匪第二批竄抵桂邊， 有入黔勢， 已命吳劍平率三團入桂協堵。王家烈三四日內親赴前方指揮。廣州四日電，桂息：朱毛殘匪萬人竄桂，在石圍塘被桂軍擊潰後，向甯遠潰退。文市一役斃匪二千餘，蕭，賀股匪全徘徊湘黔邊境，有向湘西進犯模樣。桂軍第七師正向匪主力抄擊。長沙五日電，全州二日電稱：麻子渡鹹水一帶之匪經李覺・章亮基・何平各部痛剿，共斃匪確在一萬以上，匪偽前敵指揮及偽參謀長均先後陣亡。又衡州二日電稱：第二路各師已由東安向武岡推進。第三路周渾元部二日過麻子渡經鹹水尾匪猛追中。第四路李王兩部已過車水嶺取捷徑向綏寧推進。第五路李韞珩一日抵零陵。我空軍二日在梅孔嶺・大灣・鴟鴞坪・張家灣・西延等處，見匪密集。第一路劉建緒率所部於二日晨出發，向新寧前進。李覺率各部由白沙尾匪追剿。劉建文率所部二日開赴梅溪口界牌一帶堵剿。陶廣師已將大帽岑・白沙之匪擊潰，斬獲甚多。一日抵寨圩，二日向梅溪口・西延・車田地區分途堵截。章亮基師主力取捷徑直趨西岩坊附近堵剿。陳光中師一日在四版橋，司營二日達城步。又慈利電稱：朱樹勳部二十九日晚將溪口收復，匪受創，紛向老鴉口方面潰竄。陳渠珍師在貓村松柏場石堤等處將匪痛擊，匪向大庸逃竄。長沙六日電，殘匪已向龍勝城步大山中分竄，情形極狼狽。第一軍團總指揮□□四日率補充□團經□□附近向武岡前進中，□師向梅溪口追剿，沿途斬獲極多。湘剿匪重心已移寶慶・武岡，李覺率部抵全州，奉何鍵命與白崇禧會商圍剿計劃。白崇禧令夏威部担任追擊。廖磊全部及桂民團由龍勝出古宜向湘・黔邊境堵截。據俘匪軍官供稱，此次匪經湘境，實力損失極衆，傷亡確在二萬以上，極畏湘軍窮追猛進。匪謠有四川雖好，湘南難闖等語。

東西路軍奉令結束

廈門三十日電，總部奉蔣電令：東路軍及戰鬥序列各縱隊三十日取消 。 一日起改為劃區綏靖。現第九・三十六・十三等師分段築長汀瑞金會昌間公路。衡州三十日電，西路軍總司令何鍵三十日通電西路各將領及贛西・鄂南各縣長云：（銜略）勛鑒，贛・粵・閩・湘・鄂剿匪軍西路總司令及所屬一二三縱隊司令各名義遵照委員長蔣電，令于十一月三十日取銷，電達在案。所有自上年六月一日西路軍成立日起，至取銷日止。清剿經過概況正在彙編付印。惟念年餘以來，賴我袍澤及各黨政人員協力同心，將鄂南・贛西各縣股匪次第殲滅。復地復民， 業已告一段落。 當茲結束之期，緬想勛勞，實深感佩。爾後綏靖追剿，任務各別，縱不無江天雲樹之

思。而風雨同舟，期于共濟。相維相繫，正不妨勗勉將來也。謹電致慰，不盡拳拳，何鍵三十日銜印。

葛源寧化均經收復

南昌十二月二日電，贛西匪巢永新及贛南匪巢瑞金早經先後收復，頃贛東匪巢葛源又確經某師某旅於二十八日攻克。偽閩·浙·贛匪軍等部退據各山頑抗，卒經國軍幾度肉搏，將各山完全佔領，匪全部向德興縣潰竄。偽贛東軍區司令部，偽閩浙贛省府等機關悉被搗毁。贛東北殘匪可完全肅清。省府以全贛匪巢肅清，特令各縣長親歷民間巡查，淬勵奮發，共濟時艱。漳州三日電，軍報：我五十二師十一月三十日午刻收復寧化城。殘匪北竄，閩匪區至是盡克。

浙邊殘匪有竄皖勢

杭州三十日電，由贛東竄浙邊常山·淳安之方志敏股殘匪，因浙保安縱隊追剿後，即流竄淳安北鄉。茲匪因圍剿甚力，又因飛機轟炸，恐將聚殲，由淳安北鄉突圍，圖竄分水。我軍據報，即派兵截堵，致竄分水殘匪仍折回淳北，目下我軍正繞道向淳北夾擊，杭州十二月一日電，方志敏殘匪於三十日逃竄分水，經我軍在百歲坊附近分頭痛擊，斃匪甚多。匪向西北退竄，似有經昌化邊境竄皖勢，我軍正分路追剿夾擊中。杭州一日電，竄浙赤匪至淳安港口，經國省兩軍猛烈追剿，殘匪不敢逗留，經由淳安北鄉竄赴渡平村，有向皖境績溪逃竄模樣。我第三旅已向茶園推動，旅杭皖同鄉電皖主席劉鎮華，請迅速派兵在昱嶺關堵截，以保休（寧）·歙（縣）·遂安·壽昌秩序安定。蘭谿防務鞏固。杭州三日電，匪竄分水已經我軍擊退，百歲坊之役相持七晝夜，戰事異常激烈。結果傷斃匪衆四百餘，俘獲數十名，繳槍五十餘支。其沿途刦掠之物如食鹽等物多棄戰地。該匪竄浙僅二千餘，中經幾次重創，實力已大減損。匪被迫擊已退昌化縣屬之小八都一帶，企圖竄皖，現該處均駐有重兵防守。

王孫一行偕赴港粵

王寵惠氏前因交換各方對時局竟見，曾赴港，粵晤胡展堂等商談。回京後，因關於中央與地方精神團結等問題，尚有須從長計議者，為完成其使命計，於一日偕孫科再度南行。此次會談結果，想可圓滿矣。

孫科暢談南下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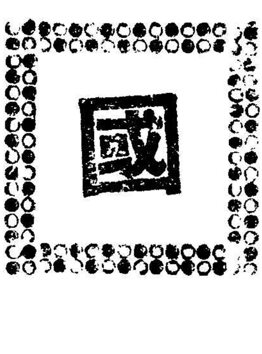
孫科·王寵惠偕傅秉常·楊華白·朱壽庸一行共五人，十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乘法船亞托斯第二號輪赴滬。孔祥熙·吳鐵城·王正廷·魏道明·楊虎·劉維熾·馬超俊·吳經熊·陳劍如·楊德昭等均往碼頭送行。孫臨行談：王亮疇先生擬年底出國，現俟未出國前再度南行，徵詢各方意見，求全國之精誠團結。蔣汪兩先生均希望以和平促進全國之團結，尤以黨內團結為先聲，本人南下亦本斯意。胡展堂先生能否北上，尚有待商，我人固望胡先生共同負責，以達全國團結之目的。中央非特對胡先生意見，即黨外人意見苟利國家，無不接受。本人抵滬後是否赴粵，須視時間而定，但於五中全會前趕到京出席。本人對全會無提案，汪·蔣兩先生對時局意見，已見感電。此乃負責者應有表示，可釋外間疑慮，更可睹負責當局之主張云。

王在港述南來任務

王寵惠·孫科·傅秉常·楊德昭·朱壽庸·及陳濟棠派往京中歡迎代表馬坤三日晚七時同乘法郵船抵港。程天固等及胡女木蘭往迎，七時半登岸，寓告羅士打酒店。八時在大同酒家晚餐，由王寵惠接見中西記者三十餘人，談南來任務甚詳。八時半赴千讀道晤胡。並擬日內偕蕭佛成入省，與陳濟棠等晤談。李宗仁四日晨八時由邕乘機飛粵，下午一時許抵省。李此次東來，係應孫科約，會商時局。

與西南各委會談

孫科六日晨七時訪各要人，談合作問題，九時返賓館。王寵惠晨未外出，陳濟棠到寓密談約一小時，十時十五分偕赴政務會開聯席會議。王先報告北上會商經過，及蔣汪意見，孫述和平合作必要。後開始討論，十二時散會，隨赴陳濟棠宴。下午四時孫乘升昌輪赴澳，轉中山省母，定七日晨回港。王定七日晨乘車赴港再謁胡，晚十二時乘加蘭總統輪北返。李綺庵關素人鄧菊似李任仁崔廣秀等已乘車來港。鄧青陽定七日晨來，同乘輪北上出席，蔣伯誠亦擬同行。





日本決定廢棄海約

英日代表重要會商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日海軍代表山本今日與英海軍參謀長迦特菲爾德爵士有重要之談話，山本以日本對於英國質的問題所可予以技術上答案之數字，交與迦氏。事後山本告路透記者：渠未可謂更抱樂觀，但渠對於英國技術上見解，現有更明白之了解。渠提供於迦特菲爾德之意見關於將來海軍談話所可遵循之輪廓者，純爲渠自己之意見，並未商諸日政府，亦未與同僚討論。此次談話未提出新因素，日本原有提案毫不受其影響。渠與迦氏之談話大可視爲英・日二國欲其海軍將來如何之表示云。據山本向迦氏表示之意見，日本海軍將來必與現所有者大相變更。日本志在積極縮減數字，今日之談話，山本恐未能有甚大變更，至少未必有驟然之變更。

英國妥協案之要點

倫敦一日新聯電，山本與迦特菲爾德會談之要點，就英國之妥協案究係何意之技術的觀點上，詳細探究，而以此爲基礎是否能成立妥協，加以協商。英國案之要點如下：㈠依十九年期限之協定，原則上容認日本平等。㈡五年分爲二期，各國各將其一期之所必需之海軍力及建造計劃，作自主的宣言。㈢繼續實行太平洋防備限制及質的限制。總之問題之要點，在乎自主宣言之內容如何。故㈠是否規定最大限度，最大限度之程度如何。㈠各國之需要量是否在協議失敗後始宣言，抑以協議之基礎爲標準等問題，頗爲重要。此次山本與迦氏之會見，自必對於該項問題，予以檢討。

法義均無廢華約意

倫敦二日電，據聞法・義兩國政府均拒絕日本所提共同主張廢止華盛頓海軍條約之建議。法國觀點上以爲關於此項行動，無與日本携手之理由，蓋英・美・日三强談判，法國並未參加也。據聞義大利之觀點則認此舉不能增進和平。據聞墨索里尼氏頗欲避免物議，以爲義大利同意成立一三强集團以對抗英・美云。東京四日新聯電，義國政府駐日大使於四日下午五時半訪問外相廣田於貴院議員室，口頭通告義政府不能同意日本之共同廢棄華府條約之提議。巴黎三日哈瓦斯電，關於日本要求法・義兩國同時宣告廢止華府海約一事，外國報紙所載消息，多不完全。實則法政府曾答復日本政府，謂華府海約所訂質的限制已不復與法政府見解相符合。緣此項質的限制成立時，德國海軍尚未復振，迄至現在，則形勢業已變更。法政府於此自願會同華府海約各簽字國共同宣告廢止，但爲避免誤會起見，法國對於日本政府在倫敦海軍談話所提出之要求其中有屬於日本之特殊要求，乃延緩不作何項決定，不與日本政府採取共同行動云。

美海長再聲明造艦

華盛頓二日路透電，海長史旺森在今日發表之一九三四年海軍年報中，重行聲明美國決計建造軍艦，至海軍條約所許之限制。同時並表示他國如願縮減海軍實力，則美國亦願照樣縮減。文中至是又加一言曰：但余確信吾人爲保衛陷於危險中之國家利益計，殊應使吾國海軍不遜於任何國云。史氏續謂：本年海軍部最重要之事，厥爲頒行法律，規定海軍實力及准許建造軍艦與飛機。使海軍得臻條約所規定之實力，及掉換已過年限之舊艦。此舉涉及七十軍艦之工作，目下正在進行中。俟此項工程於後三十個月內完成時，美國海軍實力較之條約所定之限度，仍短少軍艦七十八艘左右。並希望國會逐年允撥經費，以充掉換舊艦之用。史氏對於海軍軍官與士兵名額力主增高。謂來年所需招募之士兵共爲八萬六千八百十五人，而海軍經費，祗足供養八萬一千五百人。照條約限度造成之海軍，至少須需海軍軍官七千員，故軍官人數亟宜增加。史氏次述及航空事務，謂渠確信在目前制度下之美國海軍航空隊，其實力實不遜於任何國家。渠意任何急遽的變更，如組織統一的航空事務等類將爲大錯云。史氏之報告中並未涉及倫敦海軍談話問題云。

英外相撤回折衷案

倫敦二日新聯電，英政府為準備華府條約失效後陷於無條約狀態時之對策，前會提出折衷案，主張華府條約中之㈠關於質的限制之諸條項，㈠關於太平洋防備限制之第十九條，㈠建艦計劃通告之條項等仍予繼續，而徵求日，美兩國同意。其後美國代表部堅決主張太平洋防備限制與現行海軍力比率之不可分，表示絕對反對該項之單獨繼續，一方各自治領亦强硬反對，故最近英外相西門已將提案撤回。

可注意之美使談話

倫敦二日路透電，倫敦觀察報今日載美國駐英大使屛漢談話：謂如英，美堅握現有之機會，而作外交上密切合作，則世界恐慌，即可消釋，而各種外交問題，亦可迎刃而解。英，美人民間可獲更良好的諒解，與更密切的合作之機會從未有如今日之大而多者。美國所謂提議者總統，決議者國會一語，今已不復中肯。須知美總統從前未有在其中期選舉中增加其多數者，有之僅羅斯福總統耳。英國如與羅總統獲有諒解，則不啻與美國成立耐久之諒解，蓋凡羅總統所主張者，確知國會必予同意之議案，否則羅總統決不向國會提出也。若英，美議定外交上任何難題之解決，則任何勢力之聯絡，胥不能與之相抗。美國現有簇新而可恃的基礎，可作親的外交云。觀於英國樞密大臣包爾溫與南非司法大臣斯末資將軍近來所發關於何者應為英國政策的趨勢之言論，衆認美大使屛漢七日所表示之意見，含有格外重要之意味。

郝爾籲請英美合作

華盛頓三日路透電，國務卿郝爾今日發表言論批評十二月二日倫敦觀察報所載駐英美大使屛漢之談片，謂過去數年來，世界經濟事件，為極端孤立與國家主義之精神所搗毀。今屛漢之言論，可謂為意在剗除此種精神之工作。美國願與許多國家謀忠實及切於實際的合作，以期掃除國際金融與商業途徑中之障碍。他國儘可以其自己獨立的方法與美國共同行事云。華盛頓人士咸認郝爾此言為屛漢聲援，但不專注重英，美間合作，蓋恐引起日本等國之誤會也。

日閣決定廢棄海約

東京三日新聯電，日本政府即將實行通告廢棄華府條約，一切手續頃已準備妥當。二日廣田在議會中已將閣議決定廢棄條約及其關聯之一切事情，與大角海相協商。三日下午零時四十分內閣開會時，遂正式決定單獨廢棄，即日奏請樞府核准。樞府一木議長將指定平沼副議長或富井政章男爵為委員長，組織審查委員會，指定九名委員，從事審查。該會開會時，將由外相，海相，首相出席說明經過，當能一致支持。原案通過後，政府立即電訓駐美大使齋藤，再通告美國務卿郝爾。同時日政府並將廢棄理由向中外聲明。該項訓電將在十五日前後發出。又電，廢棄華府條約已於三日閣議決定。外務省當局對此表明意向如下：「華府條約之廢棄，為帝國政府確立公正妥當之裁軍方案之當然歸趨，已於九月七日決定原則。外務當局對於實行通告正研究最妥當時期。本日夕刻由廟議決定向樞府諮詢，行最後憲法上之手續。條約廢棄，並非為政府之目的；確立眞正和平，方係裁軍協定達到成功之目的，故帝國仍與過去相同，願與列國為裁減軍備，繼續友好之折衝。」東京五日電，本日樞密院正式審議日本宣布廢止華盛頓海約之提案。日皇將閣議議決案交該院討論，預料此案在兩星期內可以通過。

美日續商仍無結果

倫敦三日新聯電，美代表台維斯招待英日代表午餐後，山本獨留與史丹德雷會談，惟時間甚短，會談未能涉及實質，僅述及與英代表迦特非爾德之會見性質。山本與史氏之會談將不再舉行。史氏則於四日與迦氏會見，關於美國代表部態度毫無變動。會商前途，依然在日，英兩代表之進行如何而決。然日本政府之華府條約廢棄通告即將實行，故美代表在聖誕節前回國一事，益見其可能性濃厚。

英美商廢約後辦法

倫敦四日哈瓦斯電，四日午後英，美海軍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所討論者純為程序問題，即日本宣告廢止華府海約後，英，美兩國將如何應付是也。日本方面雖久已宣言謂華府海約之廢止，於現在進行之談話不生直接影響。美國人士則以為華府海約如正式宣告廢止，則海會談話第一階段，即告結束。英國人士則以為談話終須繼續進行，以期覓得三國妥協。今日討論時會涉及問題之最重要點，即華府海約所定比率制度，一經取銷後，則政治上將有如何結果，（按指與海約相關之遠東問題而言）。關於此層，美方以為華府海約既經廢止，則九國公約即將隨而失效，但未

嘗明白言之。英國人士則僅謂九國條約並未包含該條約之任何條文。英，美兩方對於此點，曾經從長交換意見。又本日下午開會時，美國担任遠東問題專家皆參加，此爲海會談話以來之第一次。就實際言之，本日會議並未採取任何決定，故一般人仍希望三國能成立協定，以決定海約廢止後應行採取之辦法。英國代表以東道主資格，將從事斡旋，以求妥協。英國代表不久又將與日本代表重行會晤，如一次無效，則將繼續會晤。總之英國將繼續努力，以求樹立新海約之基礎，以代華府海約 。 第技術上談話情形，不容吾人對於此層有何樂觀耳。

美國否認退出談判

倫敦六日電，西門與松平二氏定本日會談。日本宣佈廢約後海軍談判之結果如何，屆時當可決定。除非日本主張繼續進行，談判大概將於耶誕節後再開。據華盛頓訊稱：美國務卿郝爾否認日本宣布廢約後美國將退出談判之說，謂縱令此事實現，美代表團仍將在倫敦勾留云。又據「每日電訊報」消息， 稱來年美國海軍預算案中， 對海軍人數將有實質的增加，因目前人數太不够用云。

日閣議決解散議會

日政府爲關西風災救濟預算事，於上月二十八日召集臨時議會，因與政友會發生正面衝突，遂於本月六日閣議決定解散議會，以訴諸民意，其經過如次。

首相演說施政方針

東京三十日新聯電，日本首相岡田在三十日之議會席上，作施政方針演說如左：（前略）「余所陳述者，乃海軍裁軍會議之問題，及對滿機關調整之問題是也。明年將開之海軍裁軍會議，日本以確保國防完全爲第一義，除在關係各國間確立不威脅不侵略之原則外，實行裁軍，以最公正妥當之方式，期其實現。故目下在倫敦進行中之預備交涉，日本代表亦均能體察該項方針，正在努力善處之中。其次爲對滿機關調整問題，滿洲事變前之在滿日本諸機關，因事變後發生極顯著之變化。其不能適合於該種情勢者，自不待言。昔爲此等機關之圓滿聯絡與統制，曾將其首腦者由一人擔任之。然其後徵諸體驗，爲謀對滿行政事務之統一，遂企圖由政府總攬在滿關係事項之機構，且與現在之機構無何急激之變化云。

廣田報告外交現狀

東京三十日新聯電，三十日臨時議會開幕，廣田外相於晨十時在貴族院演說 ， 全文如下：「余前在第六十五議會對帝國之對外方針，已得開陳之機會，其後雖內閣更迭， 但仍繼續當時所陳方針， 辦理外交案件。茲將其後我國之對外關係，予以觀察。帝國在東亞地位，已漸次爲列强所理解而認識，因而歐美諸國及中華民國等關係，漸趨親善。茲舉前議會後之帝國外交上重要問題，報告如下： 帝國與蘇聯之關係， 已稍轉良好。如北洋漁業問題，本年已在平穩內進行，此爲兩國之國交上殊堪慶賀者。又東鐵之讓渡交涉，本年初雖一度停頓，但其後三月又復開始交涉，其間更經幾度之難關，幸經帝國政府之斡旋，迄今買收價格及其他讓渡之重要條件，大部分意見已趨一致，目下所餘者不過二三之手續問題。此等事項，因關細目，故其解決尚須若干時日，惟期交涉能早日完成。目下在倫敦舉行之海軍預備交涉，帝國爲國防之安全，保有充分之兵力外，並確立不威脅不侵略之原則。以廢棄比率主義，主張設立關係國間之共同最大限度之兵力量。帝國實希望英美及其他關係國，能諒解我國主張，成立新裁軍協定，至預備交涉經過，不准公布，故不能詳細說明，俟他日再予陳述。其次關於我國對外通商之主要案件，予以陳述。與英領印度之通商交涉，迄四月十九日非正式簽字，旋經日，英政府批准，於本年九月十四日施行。邇來該條約之運用，頗爲順利。馬達維亞開會中之日荷會商已經過六個月，因問題複雜，迄今雙方意見仍未一致。

議會對政策之質問

東京十二月一日新聯電，日衆議院之質問戰第二日，於一日午後一時十五分開會。濱田國松氏携官紀紊亂問題登壇，述司法當局以法律爲後盾而行非法之事。國民怨嗟之的之現內閣，口談憲政擁護，實則由司法當局而行非爲， 此何能期憲政之確立乎？ 言及大藏省官吏瀆職事件之檢舉，由各種角度上，非難司法當局之態度。「法律係法西斯之抬頭」，而針對小原法相，大施攻擊約二小特。於是小原法相仍以答辯貴院之詞，答

覆之。次由中島彌團次氏登壇，先對災害預算提出質問後對軍事預算逞其詞峰，謂明年度之軍事預算，占全預算之六成，因此緊急之農村救濟預算，反大削減，對於尨大之軍費，表示反對之意見。並更繼稱，無農村之救濟，焉能有國防？於是轉而攻擊軍部之國防小冊「余並非謂小冊之良否，但問其中所載之統制經濟主義之主張，陸林作何見解？」又外相謂海軍會議不成立而陷於無條約時，縱即惹起建艦競爭，亦不至需要經費，其方法如何？關於陸軍小冊問題，陸相答辯如左：「本來此種小雜誌由陸軍之觀點上，對於社會各般之情勢，予以發表，此種觀察為國民所同應有者，但非正式之發表，為新聞班分給國民參考者，故軍部無即時實行之意。」於是滿場大譁。「將來如何」之呼聲蜂起。次由大角海相答辯：「日本之裁軍對策，誠如首相外相所演說者，相信至為公正妥當，縱即交涉失敗，亦不至立即建艦競爭。依條約之規定，廢棄通告在明後年始能發生效力，故其間可使列國反省。如彼時仍拒絕日本之公正妥當之裁軍案，則日本必須有斷然之決心。要之，吾人為國防之安全，講究妥當計畫即可。」嗣首相岡田及藏相高橋各有答辯，定二日開始討論預算。

議員非難軍費龐大

東京二日新聯電，日眾議院預算總會第一日，於二日午前十時二十五分開會。於是大口喜六氏演說：謂：「日本之財政由昭和四年漸次增加，而已決定之十年度預算，已達二十一億九千萬元，赤字公債竟至七億五千萬元，其中軍部預算則超過十億元。然而內務農林之預算，極度減縮。十年度之內務農林兩省預算，較八年度減少甚著。其結果，則地方之財政，益陷於窮乏。無視農村，以及產業，焉有國防可談。即國防與財政應如何，國策應如何，此點請首相予以明答。」岡田首相則答稱：「預算之精微，大口君較余言之甚詳；余所言者，亦係至理，故詳細之點，請由主管大臣答覆」以避免答覆。次由高橋答辯：「國策根本之原理在齋藤內閣之五相會議時已決定以外交為第一，其背景之國防為第二，國防之充實，由與國民經濟之調和而決定，現內閣之方針，亦與前同。」於是大口又復質問：「如此簡單，誠難接受，國防本必要，而通貨澎漲亦係必要。但其結果只與上層階級有利，與農民毫無利益，誠如是則只有使農民涸死而後已。裁軍外交亦為必要，而產業亦為必要。惟如不設一極大之國策目標於十年度則不可，此點未悉如何處理。高橋答云：「國家之產業發達乃政府所應考究者，然我國之產業發達，已為世界列國羨慕之的，但此非全為政府之力，乃係國民之力也。」大口以其答非所問，遂轉其詞峰於岡田，謂：農村之疲敝應如何救濟，齋藤內閣之方針，未能實行，故需要新國策。請將岡田內閣之國防費與財政調和之原則，予以明示。但此時岡田對此則未答辯，由島田委員長起而救助，宣佈休息。午後三時五分遂再開，對此大口氏之答辯，則謂：「無國策則不能編成預算，預算即係政策之表現。」大口立起加以追問：「由預算上觀之，政府之赤字漸減方針，毫不徹底。」首相對之，又未答辯而請高橋說明，高橋遂云：「赤字公債漸減方針，任何人亦難立即達成。赤字公債之前途，雖不許樂觀，但在今日之狀態毫無憂慮。十一年度之公債將至十五億亦未可知。」於是大口仍繼續追問岡田內閣之國策，並未在十年度預算上表現軍事工業雖已恢復健全，但蓄積之金錢，不能公平分配而僅限於上層享受其景氣。事實上農村之景氣，其窮困之狀為如何，而懇望日政府勿偏重特殊產業之財政。對於十年度之預算要求，重新改編。高橋對此，則言明改編實係不可能：「地方自治體，不可化為政府之寄生蟲」，將其得意之論揭出。因而政友會遂報以惡聲痛罵，滿場騷然。大口氏繼則質問陸軍小書，陸相仍以前日答辯答之。大田正孝氏對於增稅問題提出質問，謂：日政府既宣佈不實行一般增稅，為何施行臨時利得稅？為何對於財界撒謊？岡田首相若以臨時利得稅，係因災害發生故始決定者。太田氏並責稱高橋與藤井之思想相反，痛斥不能重編預算事之無誠意。最後對於後藤內相要求其說明災害被害之程度。七時十分始散會。

增稅問題引起論戰

東京三日新聯電，日臨時議會之論戰，已過三日。本日之預算總會，由午前十時繼續開會。太田正孝仍繼昨日之質問，以增稅問題為中心，進迫首相岡田與藏相高橋。次由民政黨之小川鄉太郎質問高橋之公債政策。後由清水德太郎，齋藤高尾，加藤知正，國同之由谷義治等諸氏，相繼提出質問。因而預算延至深更續行討論，但亦甚難完結。故勢須延至翌日，於是預算案之提出，得待四日之午後，而移交貴院之審議。更須延至五日。惟勿論如何，今日之議會，可謂之酣戰絕頂。再預算總會之外，

由午前十時政府提出之風水災被害者減免租稅法律案四件，均各召開委員會審查。他方貴族院亦於午前十時召開請願委員會。

滿洲問題劇烈辯論

東京四日新聯電，四日午前之日本衆議院預算總會，加藤久米四郎對於關東軍司令官兼任「全權大使」之矛盾，與「日滿議定書」之補充，提出質問。日首相岡田・陸相林・外相廣田對此答辯如左：加藤問：「日前之駐滿行政機構改革時，是否有官紀紊亂之事實？又是否已處罰其責任者？今後是否有意處罰？」岡田答稱：「在決定行政機構改革之前，各方面有不同之意見一事，頗引爲遺憾。」加藤問：「滿洲之匪賊討伐如何？」林答：「小集團之匪賊，仍散在各地，其數約在三四萬，現仍繼續討伐中。」加藤問：「駐滿大使與關東軍司令官之命令系統如何？」廣田答：「現在仍如前同例。」加藤問：「此次之改革爲一時的乎？」岡田答：「滿洲國」之治安如整備，又須變更組織，因此改革係暫定的。」加藤問：「其「駐滿大使與關東軍司令官同一人乎？」岡田答：「同一人。」加藤問：「其任命關東軍司令官時，與首相商議否？」林答：「任命軍司令官，屬於軍之統帥權，故不商議，任命全權大使時則商議。」加藤問：「在首相不知之間而決定軍司令官即刻使其兼任全權大使，此能加以監督乎？」岡田答稱：「以全權大使，可以充分監督。」但加藤氏仍以統帥權問題監督問題攻擊首相，於是統帥權問題由此終了，繼則加藤質問：「滿洲國」事，至零時五分質問中止。預算總會於午後一時四十分再開。加藤更繼續質問在滿機關問題，並及關東軍司令官任命之手續。林答云：「決定軍司令官時，由三長官協商之。在大體決定時，再以全權大使向首相協商，如不同意時，再召三長官協議，以與首相意志一致。」加藤問：「關於在滿機關問題，關東廳警官一同結束而發生糾紛者，此非拓務大臣之責任乎？」岡田對此並未置答。對於日本政府部內之對立，則只云誤解，且此誤解業已解消。加藤又問憲兵司令官兼任警察部長之理由。林氏對此予以詳細之說明。加藤問：「關東州附屬地是否無條件交還。」岡田答云：「不能無條件償還，但須愼重考慮。」以上加藤氏質問告終。改由淸水銀藏登壇，對於如何運用憲政作概括的質問。

政友會對政府肉搏

東京六日新聯電，五日夜日政友會之東武氏，突如在預算總會，臨時動議，提出追加預算一萬八千萬圓。於第六十七議會提出一事，日政府以及民政黨對此爆彈的提議，莫不驚惶失色。民政黨雖表示反對，但卒以多數而成立。於是委員會因此流會，極端狼狽之日本政府，立於五日午後十一時在議院內，召開臨時閣議，協議對策。各閣僚莫不以興奮之神色而促進政友會之反省。該日因高橋藏相缺席，故未能作最後之決定。六日午前九日重開緊急閣議，協商對策。關於政友會之動議，民政黨，國民同盟等，均表反對，而支持日政府。

日閣決定解散議會

東京六日電通社電，日政府於本早九時開緊急閣議討論後，即決定堅決反對政友會之主張，並實行解散議會，而於十時二十分散會。

薩爾問題德法妥協

國聯確定臨時會期

日內瓦二十九日電，據國聯秘書廳宣布，國聯行政院臨時會已確定於十二月五日開會，會中將討論薩爾問題及猶哥爲馬賽兇案所提之備忘錄云。薩爾白魯克三十日路透電，薩爾區域之公民投票，定明年一月十三日實行，爲期漸近。今日薩爾管理委員會會員，決計派警察搜查各加非館與食肆及各街道，逮捕執照不合格之莠徒。且將實行嚴峻之執照條例，以防杜各國莠徒入境。此項行動，其目的皆爲避免投票時發生騷亂起見云。

薩爾協定德法簽字

羅馬三日哈瓦斯電，法・德兩國關於薩爾之協定，業於午後一時十五分正式簽字。法國方面係由駐義大使尙伯蘭・專家魯埃夫・杜巴克・米斯德，德國方面係由駐義大使哈塞爾・專家柏爾格・伏格脫，會同簽字。至關於薩爾區域之政治問題，協定並未涉及。當由三人委員會向國聯行政院提出建議，以資解決。其中關於薩爾公民投票後所應享受之保障，及參加社會保險者原有權利，應予以維護兩層。三人委員會業已獲有同意。

薩爾協定之內容

羅馬三日路透電，法．德兩國今日在此商定關於薩爾境內各問題之協定。茲得悉其詞如下：協定中載明如一月十三日薩爾公民投票之結果，實助以薩爾仍屬德國，則法國應受欵九萬萬佛郎，及煤一千一百萬噸。此外華恩特兩礦之出產，法國應受報效金五年，其數約達四千五百萬佛郎。按該全礦穴口在法境，而礦苗則伸入薩爾境。華恩特煤礦由德國開採報效金直接繳付法財部。惟聞開出之煤，均屬德國所有，並規定德國於五年已終，仍未付清此九萬萬佛郎，則法國得繼續收受華恩特礦之報效金。此九萬萬佛郎，其中六萬萬乃抵付法前在薩爾境內所造之房屋．鐵路等費。聞法國今在薩爾境內流行之紙幣，將用以作付欵之一部分。又聞薩爾居民必須宣布彼等存於國外之外幣實數，所繳之煤一千一百萬噸，乃代現欵之一部分，而為薩爾煤礦一年之產額。德國並允擔保薩爾居民投票者之安全，且須尊重工人所享一切權利與信教自由。聞法．德兩國對此協定，均頗歡悅云。

三人委會三項決議

日內瓦五日哈瓦斯電，三人委員會報告書於今晨分送國聯行政院各會員，並於下午公布。行政院非常會本日舉行公開會議時，義代表阿洛錫主張薩爾問題報告書定延至明晨再行討論，當經行政院通過，行政院隨即舉行秘密會議。三人委員會在羅馬討論時，關於政治方面共有三項：(一)投票結果如係維持現狀，則此項制度或為暫時或為永久，可隨薩爾居民之意思決定之。(二)關於薩爾人民在投票期內所應享受之保障，法德兩國代表同意發表宣言解決之。(三)受社會保險者之原有權利，予以保障，以期保護薩爾勞工之既得權，此層雙方業已同意。

五國共組國際警兵

日內瓦五日路透電，英國決定於薩爾舉行公民投票大會時，參加國際維持薩爾秩序之行動，但以法德二國贊成此項決議為條件。上述消息係英國掌璽大臣艾頓今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時宣布者，衆聞此訊，大為注意，蓋以英國此種決議，其有助和平較任何舉動為甚也。艾頓聲稱，雙方固有極大好意，但渠承認在投票之際，及其前後，或不免有若干之激刺與紛擾，與其事後補救，故不如事前預防云。在艾頓發言前，法外長拉佛爾聲稱，為表示法國未有秘密作用起見，法國不欲參加國際警兵之組織，但請國聯担負維持秩序之責，法國此種提議，以德國亦不加入國際警兵為條件云。俄外長李維諾夫稱，渠必須先商諸莫斯科，然後始可決定參加與否。在法德二國政府皆正式歡迎英國在薩爾投票時維持秩序之提議，認為對於歐洲和平之大供獻。同時國聯薩爾三人委員會刻正考慮國際警兵問題，覺此事未可使英國獨自担負，故擬由英．比．荷．瑞士與盧森堡五國共同組織警隊，國聯方面咸料公民投票後將有吃緊時期云。

德國外交之新活動

英默認德重整軍備

倫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昨日下院討論軍備問題時，樞密大臣包爾溫與外相西門陸續發言。由討論情形觀之，其中顯然含有一種問題。即包爾溫既以為德國重整軍備確係實情，然則渠意對此事實上現象，是否準備予以承認是也。此問題宜由政治與外交兩方面觀之：第一點為事實問題，蓋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而擴充陸空軍一層，既已公開證明。則是否將加以干涉，抑或於訂立限制軍備公約時，承認此種事實。據外相西門所言，似英國意向側於第二種辦法。惟希望以承認重整軍備為德國重回日內瓦之代價。但德國不能要求以此為先決條件。至由外交上言之，則是否立即行動，抑或等待薩爾公民投票完結之後，再行辦理，則全為時宜問題。外相對於此層，故意含糊其詞，但外交部一般人主張俟明年一月底或二月初時局安全之後，再行討論此項問題。負責方面咸以為保守黨黨員邱吉爾昨日之宣言雖甚重要，但不合時宜。蓋邱吉爾要求政府說明關於軍備之事實及政府保障安全之措置，政府未嘗作答。然英國輿論因邱吉爾之陳述為之震驚失措矣。英內閣之意向如何，雖未詳細說明，但可窺見兩層意義：即限制軍備之妥協如不能成立時，則英國不惜支出任何經費以應付德國；反之，如妥協有實現之希望，則英國即準備讓步云。

希忒拉派專使赴法

德國埃森城二十九日哈瓦斯電，希忒拉親信，現任不管部閣員希斯，有不久赴巴黎之說。此間國民日報接柏林消息，証明此說屬實。希斯

之赴巴黎，在觀察法。德有無妥協之可能。前為軍縮問題代希忒拉奔走各國之里賓特羅甫將與之同行。希斯此行乃處於特派專使之地位。德意志通訊社正式宣稱：負責方面不知此項計劃，但并不加以否認。風傳里賓特羅甫現在已抵巴黎，預為籌備，俾希斯得與法國各要人接洽。此次遣派專使來法之舉，係希忒拉自己决定者。希氏對於此種新政策，欲命其親信人員直接與法國接洽，而不願使外交部積極負責也。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德元首希忒拉之代表里賓特羅甫，已於今晨抵此。法國負責人士聲稱：里氏此來，係具私人性質，截至目下，並未請求外長拉佛爾予以延見云。準此則除非由里氏發動要求與拉佛爾會見，二人殊少會面之機會也。

法德商務協定簽字

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法．德兩國間商務新協定，業於今晚簽字。據若干方面消息，協定有效期限，僅為三個月。現行票據交換制度，仍予沿用。雖稍加修改，俾使兩國間貿易聯結維持平衡。又德國積欠法國貨欵六千萬佛郎左右，其清償辦法，亦由新協定確定解决云。巴黎一日路透電，希忒拉之軍縮專使里賓特羅甫，其行動已引起一般猜測者，今將返柏林，而其囊中挾有法．德間關於經濟懸案之新妥洽。里氏與法人討論此事，至昨晨三時始已，稍寐復起，晨九時繼續談判。據柏林消息：里氏之游巴黎，純屬私人性質，明日將返柏林云。德國官場對於軍備問題極守機密。柏林人士以為英人殆欲以英國下院關於德國軍備之辯論為新談判之初步，但此後動作繫於法方。同時巴黎報界確信里氏游法之主旨，在設法使法外長拉佛爾與希忒拉代表希斯會晤。德國外交界之勒斯納在倫敦已一星期，未有在半個月返德之象。勒氏在英為較久，而里氏留法則為期頗暫，可見倫敦較諸巴黎更宜於進行談判之地點。昨夜里氏赴法國衆院聽其關於外交事件之辯論，茲聞希斯將於十二月中旬偕里氏正式拜訪巴黎云。

法不認德重整軍備

巴黎三十日路透電，法外長拉佛爾今日以宣言書對衆院宣讀，其中涉及當今各急要問題。拉氏促請德國重入國聯，並籲請希忒拉今既聲明其對和平之志願，則應仿效法國在東歐所施之政策。法國决不接受德國重整軍備所造成之事實上的局勢。縱德國决議返至日內瓦，法國亦不稍遷就。法國與蘇俄關於保衛歐洲和平事，雖意見完全相同，但兩國間將無雙方的諒解。法義之親善或將擴及歐洲各國，而不擯絕任何國，但目下之疆界，必須維持。法國俟至以為國家可臻安全時，自將縮減軍備云。

法外長與德使密談

巴黎二日路透電，希忒拉軍縮特使里賓特羅甫將軍逗留巴黎，衆甚訝異。法外長拉佛爾今晚延見里氏，閉門密談良久。今晚此會蓋應駐法德大使之特別請求。巴黎人士聞此消息，甚以為異，蓋衆信里氏已返柏林也。巴黎三日哈瓦斯電，希忒拉代表里賓特羅甫會與外長拉佛爾會晤，頃已啓程返國。臨行之時，各記者叩詢以此次談話對歐洲前途之影響。里氏微笑答曰：容予稍遲再行奉答。

德陣線戰士之活動

柏林三日路透電，希忒拉特使里賓特羅甫之遊倫敦巴黎。幕後有德國謀邃英法德三國新諒解之偉大計畫。此種活動之精神，既非出諸德外交部，亦非出諸國社黨者，實出諸「德意志陣線戰士」。該團體乃德國退伍軍人所組織，在巴黎維持常設機關，而與法國退伍軍人相接觸。法國退伍軍人領袖郁瓦十一月間在柏林會晤希忒拉之前，曾由該機關進行談話。此次運動發生於今夏，當時該機關曾以希忒拉之國社黨專員希斯之演說稿若干份，送致法國退伍軍人。若原定計劃未予變更，則希斯將於十二月十五日赴巴黎。此行乃以退伍軍人之資格往，而非為外交家。按希斯與國社黨其他領袖近日皆發演說。切言德國退伍軍人準備與其他舊日之仇敵相諒解，并謂與往日之戰士相謀諒解，實無困難，惟政治家不能商獲妥協耳。

蘇聯一幕暗殺劇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基羅夫氏一日在列寧格勒斯摩力宮被工界敵人所派遣之刺客尼可里夫暗殺，噩耗四傳之後，莫斯科等處大為震驚；現在兇手正在審訊中，內幕如何，官方迄未發表，但此案終為各方所注意焉：

基羅夫氏驟遭暗殺

列寧格勒一日合衆社電，本日發生一重大政治暗殺事件，全俄均為轟動。一般對此項兇殺案之動機，以及其可能的影響，均紛加揣測。被

殺者爲基羅夫氏，一般人均認彼有繼承斯丹林之望。氏爲列寧格勒共黨委員會秘書，政治部委員，爲斯丹林之心腹，在蘇聯政界爲一中堅人物。氏於本日下午四時半在列寧格勒共黨委員會辦事處被戕。兇手於出事後即被逮，其姓名尚未公佈。官方密訊情形，亦嚴守秘密。據聞斯丹林本人曾親自囑咐研訊之辦法。一般對兇殺動機雖紛起揣測，惟研訊結果如何，官方迄未宣佈。現時列寧格勒要人均從事嚴密戒備，以防不測云。

兇手正在審訊中

莫斯科三日路透電，暗殺中央執行委員基羅夫之兇手，名尼可里夫，年三十歲曾受雇於農工稽查局。內務部發出公報，據謂星期日終日審訊凶手，始獲知其姓氏。年齡及以前之職業。此案刻猶在初步偵察中云。基羅夫爲蘇俄之要人，史丹林之右臂，全國聞其死耗，大爲哀悼。莫斯科各街皆懸黑邊紅旗，報紙以整張前幅登載此暗殺新聞，痛斥工界之公敵或法西斯恐怖主義之黨徒。聞基羅夫遇害時間，爲星期六午後四時半，地點爲列寧市蘇俄辦公處之斯摩力宮。凶手尼可里夫突然奔入基氏辦公室中，取出手槍，向據案辦公之基羅夫，實彈射擊，刺客當場被擒。關於暗殺之情形，外間所知者僅此而已。自一九一八年列寧被刺受傷後，蘇俄領袖之遭狙擊而死者，以基氏爲第一人。官場稱基氏爲猛勵直前無所憚之革命人物，今遭狙擊，實爲近年來蘇俄所受之最重大打擊云。

恐怖黨七十人被捕

莫斯科四日路透電，列寧格勒行政區主任希特維特與其助理福明及餘員六人，自基羅夫遇害案發生後，均經撤職。並被控溺職而不能保衛列寧格勒國家之安全，將由內務委員審訊定罪。連日被捕者甚衆，列寧格勒境逮獲白衛三十九人，莫斯科境逮獲三十二人，均被控組織恐怖團，謀害蘇俄政府官員。現由蘇俄最高法院軍法處審訊。今日有學童三萬人赴基羅夫遺骸陳列之烏里資基宮行最後敬禮，並在櫬側宣誓將來必爲列寧之忠實信徒云。

全國服喪哀悼羅氏

莫斯科三日路透電，全國現爲遭暗殺斃命之基羅夫服喪。今日各處均懸半旗，京中有工廠一所，已改名基羅夫，以資紀念。今晨有數萬人集於道中，以觀基氏遺骸移入烏里資基宮。旣而入宮者絡繹不絕，共產黨秘書史丹林．國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陸海軍委員伏羅希洛夫等諸要員，今日午後均至該宮向死者致最後敬禮。今日午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嚴令司法當局從速處治恐怖黨，即正典刑，蓋主席團不能考慮上訴云。

發現重要陰謀計劃

哈爾濱六日新聯電，頃據黑河蘇聯無線電放送消息，刺殺基羅夫之兇手尼可里夫之妻處，現已發現隱謀之重要文書武器。並發覺此次事件與巴爾吉克艦隊之水兵有關係。當局對此極重視。共產黨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已在必要地點施行戒嚴，而檢舉暗殺之黨徒。此次暗殺組織較列寧被狙事件尤爲精密。當局鑑於國內之反蘇運動之結果，決將來春一月一日之第七次蘇維埃大會，予以延期。

巴玻糾紛尚難樂觀

玻總統行蹤仍是謎

玻利維亞京城二十九日合衆社電，本日玻利維亞全國尋覓總統沙拉曼嘉博士。在內閣之危機中，副總統（自由黨領袖）蘇查諸博士代行總統職權。沙拉曼嘉在失踪之前，因被巴軍大敗，受人指責遂而辭職。新閣刻正在進行組織，因沙拉曼嘉失踪，故謠言蜂起，傳說曾爲巴軍俘虜。但所有消息，皆未能證明沙拉曼嘉之踪跡。

蘇查諸取得政權

華盛頓二十九日哈瓦斯電，玻利維亞總統沙拉曼嘉辭職後，由副總統蘇查諸繼任。蘇氏登位顯係軍人舉行政變之結果。大抵格蘭察柯戰爭，玻國迭次失利。軍人對沙拉曼嘉總統，表示不滿，故擁戴蘇查諸。果爾則今後玻國將繼續奮鬥，以求奪回失地，而國聯和平努力，愈難成功矣。據此間拉丁美洲人士所知，蘇查諸不謹得軍人擁戴，即自由黨及前總統沙拉曼嘉之徒黨，亦予援助云。

官方否認總統被俘

玻利維亞京城三十日合衆社電，本日玻利維亞軍隊參謀部向合衆社發表聲明：否認總統沙拉曼嘉被巴拉圭軍俘獲之說，更否認被玻軍拘禁，尤否認受軍法處裁判，宣稱「沙拉曼嘉完全自由」云。

新總統述繼續抵抗

智利桑猶哥三日哈瓦斯電，玻利維亞新總統杳諾現以海底電線向大公報發表宣言，謂：玻利維亞將繼續抵抗，以至格蘭察柯爭端能得到直接解決或法律解決爲止。解決辦法務求合於公理，而排斥征服主義，蓋美國政治原則素反對征服主義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起
至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止

（雷東）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五

▲王寵惠孫科由京同車赴滬。

▲汪蔣通電保護古物。

▲墨西哥新總統就職。

十二月一日　星期六

▲全國勞作展覽會在京開幕。

▲張學良抵京。

▲劉湘宋子文由滬赴杭遊覽。

▲王寵惠孫科偕傅秉常。楊華日朱壽庸一行共五人乘法輪亞托斯第二號離滬赴港。

▲蘇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基羅夫氏被人暗殺於列寧市斯摩力宮，兇手名尼可里夫，已被捕。按自一九一八年列寧被刺，受傷後，蘇俄領袖之遭狙擊而死者，以基氏爲第一人。

十二月二日　星期日

▲中央肅清贛東，收復葛源。

▲蔣通電各省令即規定人民服工役辦法。

▲新任冀省委于學忠，張厚琬，魯穆庭，鄭道儒，張厲生，張蔭梧，魏鑑，胡源匯，查耀九人在津就職。

十二月三日　星期一

▲王寵惠孫科抵香港。

▲中央軍収復閩省寧化。

▲顧祝同赴京，蔣鼎文回閩。

▲烟台現洋流出，金融界大恐慌。

▲日內閣決定通告廢棄海約。

十二月四日　星期二

▲劉湘由滬到京。

▲行政院決議河北省會仍設保定。

十二月五日　星期三

▲李宗仁抵粵晤孫科。

▲中政會決議黃郛兼任內政部長，內長黃紹雄辭職照准。

▲山東臨清義丐武訓九十七週誕辰紀念，立石像。

十二月六日　星期四

▲日閣決議解散議會。

論評選輯



速設各省捐稅監委會

上月二十七日行政院會議，曾通過一重要議案，即依財政部之請，選聘韓國鈞等爲蘇浙皖冀等省捐稅監理委員會委員是也。此會現擬先就十四省設立。河北省委員人選爲谷鍾秀，陳訪先，時子周等七氏。查其經過係緣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財政會議通過廢除苛捐雜稅，禁徵田賦附加。國府六月八日通令實行，並特別規定自七月一日至十二月底爲逐漸實施廢除之期。當時財政會議爲矯正以往『決而不行』之積弊起見，曾議有廢除苛雜之進行辦法，規定在財政部之下設立『整理地方捐稅委員會』，主要任務爲調查各省稅捐情形，作成整理計劃，擬定中央補助地方之方法與數額。劃全國爲七區，進行整理。又規定，在全國各省市組織『捐稅監理委員會』。據九月二十一日行政院公布之上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云，『捐稅監理委員會以委員五人至七人組織之，前項委員，由財政部就該省市素孚聲望之公正人士中遴選，呈請行政院聘任之。』其職權爲調查境內之苛捐雜稅及徵收情形，研究境內之稅捐整理辦法，向行政院及財部呈報整理狀況，並向監察院舉發境內之違法捐稅及稅務機關人員之違法行爲。以上爲茲會決定設立所由來。現在廢除苛雜之最後限期，行即屆滿，政府因急於實現茲會，而吾人鑑於此會爲人民監督財政之有力機關，善用之足令民隱得伸，官邪斂跡，故尤望早日觀成，發揮效率。

夫財政爲行政之一部分，苟不於國家整個的行政機構，根本改造，則任如何整理財政，決難有澈底辦法；抑各處苛捐雜稅，多爲地方行政經費所從出。近年中央與各省，機關林立，系統紛如，政令繁瑣，建設萬端，而無米之炊，動輒責令下級官署，就地自行籌欵，此爲苛捐雜稅最大之來源。將欲加以廢除，立即發生抵補問題，而抵補未經籌措如額以前，苟非停罷要政，靜待的欵，即屬詭稱廢除，別易名義，勢則然也。然因人民對於苛細負擔之創痛鉅深，一聞廢除之命，縱其實類於過屠門而大嚼，亦覺聊堪快意，且廢除之額，即令無多，而催徵之煩，無名之擾，究可輕減若干，慰情勝無，此爲民衆歡迎廢除苛雜之眞正心理，固亦不敢過存奢望也。政府對於抵補苛細辦法，似頗重視，憶財長孔祥熙六月二十六日曾向行政院提出通過抵補辦法三項，（一）各省市預算先自緊縮刪除浮濫節省之欵，爲第一抵補。（二）各省捐稅整理後增收之數，爲第二抵補。（三）中央以烟酒牌照稅全數劃歸地方辦理並準備以印花稅提撥一成歸省，三成歸縣，二成接濟邊遠貧瘠省分，爲第三抵補。設計不爲不周，用心自亦良苦，惟實行五月以來，實際情況，似去預期程度，尙屬遼遠。據整理捐稅委員會所編之財政會議決議案實施報告所載各省情形，至爲複雜。例如江西財政廳報告，贛省田賦附加減輕者計三百餘萬，苛雜廢除者計一百餘萬。惟江西情形特別，已由中央財部每月撥二十五萬協助。至其他各省，已實行者固多，其因需欵殷切及一時未能籌妥抵補辦法，維持現狀者，依然不少。就各省一般情況言，幾乎無一省市財政上無虧空。此實廢除苛雜最有力之阻碍。目前全國各省市能實行預算者甚少，所謂先自緊縮，裁汰

騈枝機關，停止不急用費者更不多覯。烟酒牌照稅，已於七月一日撥歸地方辦理。此項收入，據修正之二十三年概算中，僅列烟酒稅數目，無煙酒牌照稅一項。按民國十二年時收入實數僅爲一百一十二萬七千餘元。近年縱有改進，稅收增加，亦屬有限。印花稅自十月一日起，已由各地郵局代售，直接解往中央，然後再由中央分配地方。能否以一成歸省，三成歸縣，二成接濟邊遠省分，尙待事實證明。據二十三年度概算所列印花稅收入爲一千二百八十八萬餘元，按之一成歸省三成歸縣之比率，散在地方，爲數無幾。說者謂此稅整頓後可望增收二三千萬元，姑無論事出逆臆，並無把握，藉曰能之，此項稅收，既須由中央徵收後再行分之地方，其間展轉經時，又是否可以使各地縣釜以待？由此言之，抵補問題，非浮而不實，即緩不濟急，將欲充分發揚政府施行善政之意旨，似猶多事實上之障礙也。

雖然，吾人前已言之，廢除苛雜，究可使民衆負擔，減輕若干，而政府設立監理委員會，尤予人民以參與財政之便利，至少對於檢察貪汚，淸除積弊，可依茲會之力，奮其喉舌，宣達民情，上可發皇政府矜恤民瘼之至意，下可制止不肖官吏藉端剝削之惡習。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爲』，矧此會爲人民監督財政之先聲，則充分運用，事在人爲，固不難由小善而生大效，故吾人切盼各地民衆，共起注意，力促成功，使政府廢除苛雜之舉，在最近得一淸算之機會，則不特地方之幸，抑亦中央政府所樂觀厥成者也。

（錄十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閣決議廢止華府條約

日本一部强硬論者，久有廢止華府海軍條約之議。自倫敦預備會議開會以來，日方實質的海軍軍備平等權之要求，不爲英美所同情，日本國內人士，益主從速通告廢止華約。最初其政府尙擬邀同法意兩國，以共同形式，聲明廢棄，乃外相廣田於上月二十七日與駐日法意兩使會談之結果，該兩國政府，均不願作此表示，其勢乃不得不出於日方單獨通告之一途。昨經日本閣議決定此案，移送於樞密院審查，本月中旬，當可正式發出通告。查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外交，受國內强硬派之壓迫，不辭自陷於孤立，以廣田夙號協和外交，今亦卒演松岡洋右式退出國聯之活劇，似有可異，然而一經研究，則知今茲之舉，殊有特殊之作用。不容忽視。

本來日本通告廢棄華約，早在英美預計之中，美國方面，對此決心尤堅。海軍當局之迭次表示，無待論已；最近下院海軍委員長文森氏聲稱，與其許日本均等毋寧聽其決裂，且謂如果自由造艦，則美國在事實上維持現行五•五•三比率，儘有可能，且亦有其準備。由此可知日本單獨通告廢棄華約，決不足以威脅北美，日人自亦知之甚明。不特此也，依美國觀察，日本殆將利用海軍造艦取消限制之機會，誘引英美，與商政治性質的太平洋不侵略協定。美國於此，業有絕對反對之暗示，謂日本廢棄華約，即爲侵略之誘因，故是項不侵略協定，實無用處；抑美國代表又會表示，日本政府如堅執天羽聲明，獨霸遠東，以中國爲禁臠，則美國政府，斷不能捨棄渡洋作戰之軍備。由此益見日本果欲以廢棄華約爲手段，促進另一有利的國際政治談判，殊少成功之可能。但日本方面之有此種企圖，實爲信而有徵，故吾人認日本通告廢止華約，不過爲外交上一種做作的姿態，共通告後之國際形勢，自宜特加注意也。

按日本海軍專門家所以主張華約不妨廢止，會議不妨決裂者，其理由謂（一）日美兩國大海軍競爭，係屬杞憂，良以兩國經濟，同在不振狀態，與歐戰後暴發戶的富裕情勢不同，且美國製艦能力有限，在技術上並不足懼。（二）縱令美國敢於競爭造艦，而日本既脫出條約束縛，造艦有融通之自由，則儘可依日本地理之狀勢，國民之素質，發展一種適當的造艦程序，以與美國相抗，猶之乎法國現雖缺乏戰艦，然已以强大之潛航艇與優勢之飛機隊，補其缺點，以抗英國之大艦主義。此說頗有見地。更觀日本

外務省常局昨日非公式聲明。條約廢棄，並非爲政府之目的，日本仍與過去相同，願與列國爲裁減軍備，繼續友好之折衝。日前大阪某報亦稱日本縱與華約脫離，乃係根據該約本身之規定，關於國防兵力量的制限，雖難成立協定，而從技術上關於質的制限乃至使用之限制，依然有與締約各國進行協議之準備。另據日本官方消息宣稱，外務首腦部對於廢約通告之善後辦法，更擬同時通告（一）關於軍備縮減之方法，準備與締約各國分別的，或會議的，締結相互之軍擴防止或爲不侵略的和平協定之商洽。（二）滿洲問題雖絕對無再加考慮之餘地，然若以確認日本有安定東亞的勢力及優越的地位爲前提，且保證不提何等有代價的條件，則日本有與各國協議強化東亞平和機構的協定之意志。以上種種　，益證日本實擬利用廢止華約，以期引誘各國，重定太平洋形勢，確立遠東霸權。易言之，日本今後實欲藉此與軍縮問題截斷而導入於政治問題之國際協商，其意最好能換得承認滿洲國之實質的結果　，否則能將滿洲國置之不論而以中國本部爲對象，調整日本在遠東之地位，即其無上之成功。觀於廣田氏之積極更動駐外大使公使，可知日本外交今後益將以孤立之形式，爲多邊的活躍，無論如何，要皆以中國爲目標。吾人認彼邦此次毅然決然，單獨廢棄華約，具有特別作用者原因在此。特不知供人處分之我國，將如何肆應之也!?

（錄十二月四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政爭之最近傾向

日本國會臨時會議，已於上月二十七日起開始，預定開會一星期。在其正式會議之第一日（上月三十日），即對首相演說有猛烈之質問戰，連日對各相之質問戰愈演愈烈，使預定議事未能進行，殆有不能不延長會期之勢。最可注意者，爲提出重要質問者不限於自始即反對岡田內閣之政友會議員，而且兼有原與岡田內閣結有與黨關係之民政黨議員（例如中島彌團次在本月一日之質問，即係露骨反對現內閣之軍事預算佔全預算之六成，而責其不注重救濟農村）。在另一方面，所謂政民聯携（即日本二大政黨之政友會及民政黨之提携），在經過二三年醞釀之後，竟依前月二十六日兩黨共同聲明書之發表及二十九日兩黨議員懇親會之舉行而告實現，更易使人有日本政黨對軍部及新官僚之政爭漸趨尖銳之感。日本最近政爭在事實上果將激化乎？日本既成政黨果將與反對黨之勢力作一政治的決戰乎？此在日本政治經濟之變遷立即影響吾國政治經濟之今日，誠一不能不有深刻認識之問題也。

吾人常言，日本軍部因在主觀的並出身關係的現實生活上代表小生產者，在意識上代表猶帶封建色彩之地主，在客觀的社會關係行動上代表資本尤其金融資本勢力，總而言之，即代表日本現社會之最大多數的綜合勢力之故，在今日已成日本社會之驕子而具有在表面上代表多數民衆及其行動足以震盪政局之勢力。

此言在目前不但仍然切中實情，而且更因國際政治經濟情勢之緊迫尤其因列強之事實的擴軍行動而愈可以適用有效。故在目前國際政治經濟情形並未轉向之時，吾人敢言，日本最近政局必無根本的變化，目前正在演進中之國會臨時會議之論戰，蓋僅根本的傾向中之表面的小小波瀾而已；易詞言之，即此種論戰，外觀雖甚猛烈，實則從握有社會實際勢力之軍部言，只係在根本的勢力進展中之一種對外並對內的烟幕戰，從漸漸日益脫離政權之日本既成政黨言，只係在絕望中之一種自慰的反抗而已。

如謂吾人之言爲過於穿鑿，則請從關於兩方面之事實言之。第一，從軍部言亦即從其表面的執行部之岡田內閣言，何以在日本國會之通常會期近在一月內之時（通例爲十二月二十日）而召集其從來所反對之臨時會議以自尋苦惱乎？當然吾人不能相信其眞爲約二萬萬圓之救濟災害預算之通過，蓋此等一時的災害救濟費之支出，儘可用責任支出之名義，在通常會議中提出通過，不必特開臨時會議也。依吾人所信，日本國會臨時會議之

召集在日政府方面，實欲藉此一方面對外作海軍預備會商之助力，以便在英美日談判未決裂時援助商談，在竟至決裂時提起全國民之覺悟，在竟至容納某種妥協案時減輕政府之責任並保全政府之體面（因日政府已屢次正式聲明須有實質的海軍軍備平等）；一方面藉此對內試探既成政黨對現內閣乃至軍部之國策之態度，以便於必要時或作解散國會之準備，或作拆散既成政黨之內部之準備耳。其次，從既成政黨方面言，在所謂『軍部國防小冊』公然散布之今日，立憲政治機構之理論，已隨憲政實質之喪失而益見動搖，亦即既成政黨之地盤已有根本被推翻之虞，故不能不趁國會臨時會議之機會，利用農村救濟問題，軍事預算問題等，一作最後之奮鬥，蓋意在多少收攬已去之民心，保持名存實亡之殘壘，而不在推翻岡田內閣以取得政權也。如其不然，則以政友會之在國會之人數，何以不立即提出不信任政府案而通之，以政友民政兩黨之聯携勢力，何以獨不敢從正面對軍部之理論（？）及行動放一矢耶！？

由是觀之，可知日本既成政黨與反政黨勢力之政治的決戰，不但在國會臨時會議內不可能，即在最近將來之通常會議內，當亦不可能，吾人正不必因最近日本國會內之質問戰之猛烈進行而遽謂日本二三年來之實際的軍部政權將有變動，遽謂在所謂非常時期的招牌下，決定已久之日本國策將有根本轉變也。

（錄十二月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國人所望於五中全會者

五中全會將於本月十日開幕，近日各地中委，業已紛紛入京。前據京電，屆時出席中委必在三分二以上。年來除粵港各委，宛若自成系統之外，有所謂『留滬中委』者，亦幾成為特別名辭。現在國難嚴重，前途危機正多，凡屬國民，胥當團結救亡，惟力是視，更何論久列一黨，曾共患難，號為民衆表率之領袖人物？是以粵委滬委之稱，實國民之所厭聞。頗聞留滬中委之程潛氏，久主軍令統一，用意甚為遠大。其人曾於中山先生開府羊城時，長軍政部，實國民黨軍界之耆宿，此次決先入京，對於軍事善後，行將有所論列，殊予其他旅申中委以甚大之感動。吾人切望滬中委之名，從此永遠消滅。至於港粵中委，好與南京立異，而暹羅華僑出身之蕭老佛成尤愛發表談話，對中央極盡挑剔指摘之能事，其實發言愈多，愈以喪失其宣傳作用。最近蕭氏談話，忽爾絕跡，即此可為港粵空氣漸轉之徵。王寵惠孫科此次南行，所受歡迎，似亦較歷次奔走團結者為甚，或者粵委與西南委員之特殊名號，從茲亦可成為過去，此更全國民衆所馨香禱祝者也。

本屆五中全會，將有何等珍貴提案與重大結果，自非吾儕國民所能預測，然而國人痛心世變，喁喁望治，對於黨內比較有團結傾向之此次中央全體執監會議，竊不能無所期待，願於開幕之前，約略述之，藉以喚起中央全體委員之注意：

第一，坦率言之，國人對於五中全會，決不敢存過分之奢望，惟冀中央諸公，將前屆全會紀錄及各種議決案，加以檢查，何者已行，何者未辦，已行者考其經過之效率，未辦者究其擱置之癥結，夫然後通盤檢討，以研究之精神，求反省之事例，必可發見許多有用的資料，作實際政治之參考。良以從前一般之人，求治往往太急，看事往往太易，以致議案太多，工作太繁，其結果『決而不行，行而不動，』毋寧為勢理之所必然；且中央如此，各地風從，空疏欺偽之惡習，被於全國，馴至人人皆可為放言高論之政務官，而細針密縷，絲絲入扣之事務人才，則異常缺乏，且竟無法培養，此在在野黨或猶可掩飾一時，而政權在握之惟一政黨，事事須有眞工作，實效力，予天下以共見者，因迂闊而不切實際，乃徒以損黨國之威信，召民衆之失望耳；抑以今日外交之危難，財政之困乏，地方之凋敝，民生之窮苦，事難而時促，任何問題皆非空言所可濟事，當軸尤非具有坐而言起而行之能力，無以肆應此古今中外從來罕有之局面，故希望從

政治根本發源地之中央全會，即力矯空疏迂闊之積習，檢討歷屆議決案，以資反省，並加督促，凡事之當辦能辦而迄被延擱者，自應重新促其實施，毋庸別提新案，其事之應辦而終未能見諸事實者，宜即反覆審究，引為教訓，如此則此屆會議，直為中央全體委員研究實際政治之一大集合，不但饒有意義，且更極有價值也。

第二，本上述理由，吾人不願到會中委耗費時間於崇論宏議，而願集合大多數意見於平實易行之二三大政，責實際之負責當局以施行。最著者如汪蔣兩領袖上月二十七日通電所述之五點，於中央地方之均權辦法，有適宜公正之建議，如能本此研討，制為細則，以收分工合作之效，永泯內外爭執之端，則此屆會議，功在國家，可謂空前之業。此中尤要者，為應屬中央之國防軍備問題，必須以整個的國家觀點立脚，乃為合理，蓋就法律言，中央機關與適當其位之個人，在法律上合為一體時，祇須其人依法行使職權，即屬國家行動之表現，不應更以個人行為目之，而强為反對之口實。二十年來中央地方，或以武力爭統一，或以割據抗政府，皆由不明此項界限。今如根據汪蔣建議，明定範圍，實可永絕內戰之根株，此節尤望在五中全會得一明確之解決也。

第三，國家為强求形式的統一之故，曾經無量數之無謂犧牲。吾人今後與其求表面之統一，不如謀精神之團結，與其為浮夸之建設，不如謀眞實之整理。吾人以為五中全會若能確定中央地方分工合作之原則，則今後中央諸委，應當督促各方當局，就權力能力之所及，改造政治，整理地方。具體言之，方今全國政治，去廉潔淸明，尙屬遼遠，而行政財政之需要整頓，民生疾苦之渴望昭蘇，尤為萬分迫切。吾人對各當軸之努力向上，决不否認，而對各方面之貪汚紛亂，亦不敢諱言。時人對政治頗有以獨裁為病者，吾人則有時轉覺當軸顧忌太多，用力不够。竊意依現在中央地方諸領袖之能力，如能各各緊縮範圍，集中精力，就已有職權，放手做去，則假以時日，皆可望有相當成就，而依中國外交環境，亦非僅三五年內，造成官淸民安進步建設之境地，決無全國動員合力對外之可能，是則五中全會之最大任務，應為改造黨國精神，樹立質樸政治，此項主張雖近消極，理想毋寧急進，黨國諸彥，幸共督之！

（錄十一月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日本議會解散

日本議會因政友會提出災害救濟預算增加案成立，與岡田內閣，發生正面衝突，昨日閣議决定，予以解散，此本意計中事，而日本畸形政治，能否於今後總選舉，得一開明之轉變，則關係於日本者殊鉅，今請就目前形勢，畧為申述，亦中國國民所應了解者也。

按日本政黨，本欠健全，不能與英美政黨並論。歷次所謂政黨內閣，僅為官僚資本家合作之組織，黨弊之深，社會側目。自前歲五•一五事件發生，衆議院最大多數黨總裁之犬養毅首相，竟被制服軍人，公然於白晝槍殺，政黨內閣，遂告中絕，而海軍軍人之齋藤實起而代之，構成軍部政黨官僚之混合內閣，從此日本政局，入於畸形狀態。齋藤執政兩年有餘，政界迄為陰霾之空氣所支配，內外之人，直不知日本政治中心，究在何處。本年七月岡田受元老重臣之推薦，承齋藤之後，出任揆席，表面雖同樣為軍部政黨官僚之混合體，而新官僚勢力尤大。自齋藤時代，兩大政黨中，政友會雖不盡為政府帮忙，而民政黨則以政府之與黨自居。岡田內閣成立，則政友會態度，顯更趨向反對，民政黨亦不似對齋藤政府之友誼，故內閣在國會中立場愈惡。因時新閣甫成，政友會及全國輿論，咸請召集臨時議會，岡田則再三忌避，不肯為承認之確答。至本年九月二十一日暴風為災，京阪神等關西一帶地方，災害奇重，勢非以國庫支出，難期救濟，政府為通過預算計，不得不準備實行召集會議，因於十一月六日閣議，正式决定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召集，會期定為一星期。就上述經過觀之

，此次臨時議會自以災害救濟預算等關係賑撫地方之問題爲中心。同時因民政黨不滿於岡田內閣政策之不澈底，與夫辦事之迂緩無氣魄，乃與政友會成立提携，號爲企圖擁護憲法政治，樹立舉國一致國策，實則兩黨對政府態度，根本不盡相同，蓋民政黨雖不滿於岡田，尙不欲遽予推翻，政友會則志在利用政民提携，以與政府肉搏，果也，政友會藉增加救災預算案以脅迫政府，而民政黨則表示憤慨，緣該黨反政府初未至如此程度也。此尤見日本政黨步調之不齊一；且距今數日，政友會耆老高橋是淸，復入內閣，主持財政，該會以已與現閣絕緣，對此大爲反對，原擬照對付床次二郎加入岡田內閣除名之例，予高橋以嚴重處分，嗣又躊躇顧忌，僅發一絕交聲明，適以暴露該會之弱點，加以與民政黨爲曖昧之提挈，亦使人痛感其態度之矛盾模糊，益令人望墜落。岡田內閣，洞察及此，故乘其進攻之會，先發制人，逕將議會解散，重新總選，訴之民意，此固政友會自貽伊戚，而就岡田內閣言，毋寧爲正當之策略也。

杳日本政治，三年來迄在畸形狀態之中，蓋號爲有議會，而議會並不能代表國民，號爲有議會多數黨，而該黨並不能執掌政權。且也，岡田內閣，以官僚爲組織之中心，故自其初成，輿論即不見熱烈。當此華會海約方將通告作廢之時，明年海軍正式會議，如何應付，正需所謂全國一致之政府，意者岡田毅然決然，解散議會，爲求將來外交上有力之後盾乎？是則解散後之政黨分野，更値得吾人注意矣。本來日本政黨，早在蛻變之中，祇以領袖缺乏，積習惡劣，前途如何，尙難預測，如床次之一再脫黨而欲別立組織，久原之對抗鈴木，顯將分化政友；國民同盟，人數雖少，已分兩派，而標榜法西斯，更有其嶄新之旗幟；民政黨則若槻既去，町田力弱，雖欲擁立宇垣，形勢殊難容許；此就旣成政黨言，情形已極糾紛，而許多右傾團體，大體組合，是否將異軍突起，另樹陣容，更在不可知之數，此外努力最大之軍部，是否將直接間接參加選舉活動，更復不易逆臆。要之，今後之日本總選舉，預料必有五花八門之妙趣，而現任內務大臣，係新官僚中之一大野心家，其將如何干涉運用，創造新勢力，亦正値得注目。就大勢觀察，日本議會之解散，終不失爲打破畸形政治，澄淸政界空氣，表現更新民意，測驗軍部實力之機會。以日本與中國關係之密切，彼邦政治之重大變化，當然不許吾人漠視也。

（錄十二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戴文公為傳禮記今文學者蔣蘇厂得其遺印小篆精整蓋守其家法也歌以張之

公渚

惟禮厄秦燔。經曲等散髮。遺說存戴書。羽翼實忠藎。趁庭奉詔言。熟讀自童齔。論文皆精鏐。小戴最心印。導源出荀卿。九曲氣益振。既闡太一詮。亦漱六藝潤。璀璨經師文。仰覩墻九仞。茫茫千載思。沾溉獲餘餕。閉門臏自娛。閱世萬刦燼。沈憂到裂眥。豈復計舞殯。緬思漢道弘。士以經術進。薪傳馬鄭儔。惜不與歌訊。眼明惟故物。獸紐辨銅釁。土花蝕中邊。百世納一瞬。篆勢殊縮形。今文學可信。嗜古慤輖飢。喜子一相賑。割情儻見投。千金當弗吝。不然乞打本。分作山齋鎮。

雨後羅園觀楓葉偕石遺作賦眎忘飛

纕蘅

咫尺負棲霞。交臂緣偏慳。天平牽我腸。阻雨亦未攀。相將叩羅園。到眼紛朱殷。牆東楓所族。新沐勻螺鬟。陳先語最妙。誰能倖酡顏。持比野燒紅。未足摹爛斑。奇彩畫不成。哦詩從可刪。主人靜者徒。湘上久未還。此即愛晚亭。奚必懷鄉山。

九日鷄鳴寺登高纕蘅代拈戀均賦寄

穎人

翔鴻西北飛。歸意千里倦。袖中華山雲。化作新詩卷。久懷白門侶。客心疾飛箭。預期菊花杯。青溪集羣彥。搔頭餘短髮。破帽不解戀。豈知吟局成。忽促計忽變。九日故佳辰。兩都各傳宴。薊門盛簪裾。瓊島足游衍。終求金臺駿。遂謝烏衣燕。北山與西山。登陟咸壯觀。所惜憚遠行。局促託禪院。城中兩培塿。焉足副遐眄。舉俗愛虛名。登高復何訕。詩逋歲不負。結習亦自歎。猶能趁西風。歸及

暮秋餞

讀寶甫丈丁戊之間行卷漫賦即效其體　子威

側帽長安絕世豪此才恨不入詞曹文精選理家家賦
詩雜仙心字字騷名士一官成畫餅歲星三度見偷桃
春雲如海靈妃宅容得人間綠纈袍
手攬靈風恣一遊碧城十二有高樓夢從仙鬼來時笑
天向江山盡處愁拚死願爲花請命當歌還仗酒銷憂
白羅衫子紅霞帔試問前生見得不
關河風月兩平章總不尋詩也斷腸春殿聽鶯花漏歇
秋山捉蝶草鞋香晚躭歌管休驚夢窮送車船便下塲
記得聞鐘同夜半出門一笑滿天霜
訪君舊地誦君詩絕代風華想見之瀟碧蘭紅人去後
楓靑月黑夢回時空山千載無歌哭濁世三閭憫亂離
剪紙欲招魂萬里罡風吹斷雨絲絲

奉題逸老東遊紀略并柬遐庵纕蘅　婁生

頭白驚心沸鼎魚暫憑行役破居諸乘桴自與涼風約
蓄艾微憐夙願虛終見大雲起膚寸極知高詠比瓊琚
吳張雅記分明在（吳摯父張季直均有東游日記）覘國從容恐未如

同纕蘅羅園看紅葉纕蘅有詩後數日余亦繼作　石遺

坐愛亭東幾樹楓揣稱倖色總難工渥丹渥赭詩人語
漫向羅家賦比紅
一歲看花直到秋霜林丹葉勝花不誰能更似霜林色
待博酡顏上酒樓（是日纕蘅邀同倍子遊虎丘飲於市樓）

秋來襍詩　疑盦

叢竹深深地搖風晚漸涼此中多宿鳥動蕩久相忘
石背一蛩吟愴然此夕心沾衣有涼露我亦感秋深
露涼才數日蟬響已辭枝聽到殘蛩盡無聲更可悲

高陽臺（汪仲虎楊柳曉風圖）　少濱

峭岸籠煙微風拂面楊花飛舞顚狂興動幽人高哦怕
負韶光芳菲荏苒渾如夢渺天涯追憶歡場最縈懷雲
墜金蟬月照瑤觴迴文錦字蘭心織羨夗央煥采琬
琰成章巧譜新聲焦桐暗度淸商幽情無限傷春意賦
鸞牋淮海濃香倩誰圖萬縷相思百結柔腸

南嶽游記（三）

藏園老人

嶽廟居衡山正位、舊制備極崇閎、余徘徊瞻眺、廣事咨詢、其有未盡、更考諸故籍、彙而誌之、廟位於朱明峯下、正向南離、前有壽澗泉、絡絲潭水、自廟後來、左右環護、外則湘流五曲、蜿蜒來朝、故俗傳有五龍捧聖之稱、地勢最爲壯偉、最前爲御街、石坊刻天下南岳四字、爲宋徽宗宸翰、劉繼莊謂其柔媚如婦人、無天子氣、且譏其詞不典、謂南岳不在天下、得無倒懸天上耶、此言殊可發噱、余評審榜字、歷次鉤摹、久已失眞、意趣索然、匪獨不稱帝王書、即求所謂婦人氣者、已不可得矣、過橋而北、爲櫺星門、鐘鼓樓分列左右、又北爲正南門、門後碑亭竦峙、亭後爲嘉應門、再進爲御書樓、藏歷朝賜匾、樓北廣庭大開、即嶽帝正殿、重檐七楹、丹陛朱甍、崇麗如王者居、高七丈二尺、列七十二柱、咸準岳峰之數、柱爲白石琢成、鎸醵金人姓氏、皆近時湘中將領及搢紳富商、像設亦雄偉、嶽神姓崇名黌、即神農爲赤帝、見雜記中、殿前東西列寶庫、右庫前一老松、爲香火熏灼、竟不枯萎、而鐵骨霜皮、轉以鍛鍊增其奇古、道人詡爲神異、諡以火松、鐵爐二品對列、一爲明桂王造、一爲前撫臣趙申喬造、陛高十六級、左隅陳鐵鑊、上鐫楚王捨南岳司天廟永立供養十三字、爲馬殷遺物、志載殿左有銅鐘、重九千斤、元泰定元年甲子冬、湘潭人易仲富鑄、李琳撰銘、文曰、陰陽炭、天地爐、玄橐籥、神範模、鑄成大器鎮仙都、懸簴法音徹霄衢、綿億萬年福寰區、至今尙存、遇蛟水爲害、撞此驅之、未知懸庋

何所、殿基周以石欄、上刻陽文花鳥、審其制作、亦非近代工技、最後爲寢宮、宮之後爲後北門、左爲注生宮、右爲轄神祠、大殿兩旁、各有長廊五十三間、宮垣四周有角樓、欞星門內、左右爲東西川門、左有銓德觀等十觀、以道紀司主之、右有金寶寺等十寺、以僧綱司主之、凡五嶽之廟、例以黃冠崇奉、列在祀典、獨衡嶽得以緇流分司、此其特異也、前代嶽廟規模、隋唐以前、渺無可考、惟宋范氏驂鸞錄所記爲詳、記言廟四向有角樓、兩廡土偶仗衛、皆取則帝所、正殿獨一神座、後殿乃與后並處、湖南馬氏所植古松滿庭、殿後東西北三廊壁畫後宮、武洞清所作、紹興二十五年、火發延燒、後以模本重畫、雖不如武氏之法、然位置意象、十存八九、自宴樂優戲、琴博圖書、弋釣紉織、下至擣衣汲井、凡宮中四時行樂作務、粲然畢陳、朶殿又畫嬪御上直奩香篝衣之事、尤爲精妙、其所記與昌黎詩、所謂粉墻丹柱動光彩、鬼神圖畫塡靑紅者、遙相契合、是其瑰麗恢閎之制、自古已然、逮淳熙二年再燬、而累朝之名蹟、掃地俱盡、良足慨喟、至於殿宇之興廢、其源流遷變、朱李二志、叙記頗賅、而余更取他書之異載、與流俗傳說、綜合而備述之、庶以廣異聞、資談助、或亦考古者所宜知也、古者柴望秩於山川、其爲壇爲廟、不可得詳、唐初建司天霍王廟、開元建南嶽眞君祠、其地望當即今之廟址、政和間、搜訪唐時樂曲、於嶽祠得明皇所作黃帝鹽荔枝香二譜、可見宋廟即唐舊地、宋祥符中、詔加司天昭聖帝、及景明后尊號、增建後殿、證以范氏後來所記、其殿廷門廡之制、燦然大備、與今制殆無以殊、且南渡後中州既淪、獨宗祀南嶽、故穹壯尤非他祠比、紹興廟災、淳熙再燬、令有司給錢五

千緡、粟三千斛以新之。夷堅志載、湘潭令薛大圭、督役以求廟殿良材、得白馬大王廟巨杉、其高戛雲。令焚牒以告而後伐之。有血流樹飛神像坼裂之異。即爲此役之事。元至正時、劉光祖重修、虞世魁爲文紀之。今轄神祠所奉。即董役同知蘭忠顯。以廉惠集事而祀之。而江昱如以爲軫星左轄、誤矣。世傳截斷龍脈。建黑神祠以爲厭勝。或在此時。明洪武時。改定神號。祠制並擬帝居。且賜金盒以奠香。歲久頹敝。正統壬戌。衡長二守。合力修復。而柱高弗及五尺。遂致風雷晝晦之異。移柱半里。官民悚謝。崇制如初。成化六年。巡撫吳琛之役。耗帑二千五百金。官民復從而佽助。得川江巨木四百五十章。以充棟梁。觀商輅所記。有深邃崇嚴。度越前古之語。其功力亦云侈偉矣。乃甫歷七十年。而廊廡盡圮。正殿穿漏。有鞠爲茂草之虞。嘉靖壬辰。潘少參九齡。行部謁廟。因集議興復。以雍藩舊材。完兩廊羣屋。以舊府盤龍。易香亭寢八柱。其他垣墉門廡。煥然一新。公私費三千餘金。凡歷時五載。官吏三易。而後蕆事。劉黻撰文刻石。以志其役。蓋規復若是之難也。嗣是而後。管大勛有開新澗接後龍之役。役始而皇子生。形家驚爲奇驗焉。世傳後宮方創建時。適其地生雙石筍。宛肖人形。因就琢爲聖父母像。而以太子侍其右。廣生殿於崇禎壬午。爲龍水所衝毀。神像漂至龍隱港而止。示夢於住持。因得迎奉而歸。今睬宮殿中。像設宛然。其信否莫從取証。蓋威靈燀赫。廟祝故侈其異。以堅信心。人民亦驚爲神。而徼福利。其深入於人心。固非可以口舌辨也。此元明以來嶽廟之規模梗概也。淸順治五年。寶武潰軍過境。衡沙富家。避亂麕集。以財貨藏於正殿承塵內。踐神像以升複

板、所聚無慮數十鉅萬、兵至嚴鞫得之、持炬以登、遺火燬正殿、延及後宮、半月不熄、越二載、定藩內書院黃帷幄、錫貲庀治之、移像於嘉應門中、差免露立、乃謂仿王者御寢門之制、儒生緣飾、使人失笑、然像高丈有六尺、視舊時降削及半、聊以支拄歲月而已、越十載辛丑、衡之守宰、又稍稍廣之、凡國家有大慶典、皆遣官致祭、而於棟折榱崩、未遑計度也、值聖祖五旬之慶、巡撫趙申喬、奉敕興修、役工三載、耗水衡錢四萬有奇、弘敞輝麗、冠絕往時、親頒宸翰、勒之貞珉、而旋以良材不中程、殿瓦不符制、爲學士宋大業所劾論、雖出於怨家之口、然亦可見廟制之尊崇、不容輕易前典矣、其後雍正癸丑、趙宏恩奏請重修、原疏謂南嶽爲主壽之山、特宜興復、以祝皇上無疆之壽、至煩憲廟特降綸言、宣諭其事、有修祠展祀、所以申報饗、而非爲一身祈福之語、乾隆丙寅、巡撫趙錫紱、又請修葺、支用一萬七百金、自康熙庚寅至此、歷三十一載、而大工三起、國帑虛糜、豈將作之不復堅完乎、抑典守之失於維護也、嘉慶十年、邑紳劉盤、倡議捐修、宮殿樓亭、盡撤而新之、惟七十二柱、一仍其舊、工材所耗、凡一千五百餘金、巡撫阿林保、專章上聞、頒賜宅南標極之匾額、衡守李鳳枝、復勒碑以紀其事、夫斥家財以助公上、復名勝以迓神庥、此澆俗之所難、非夫旌卜式以輸邊者、可同日語也、同治初年、兵事粗定、巡撫惲世臨、商於湘鄉曾文正公、以廟宇傾圮、實始興役、李瀚章嗣而成之、內外大小、罔不施工、扶敝革新、實同創造、課役一歲、費錢凡二十二萬八千貫、可云勞且費矣、落成未幾、而癸酉十二月、忽遘雷火之災、於是又有光緒庚寅修復之舉、顧以工費浩穰、興舉匪易、官

吏協謀、衿耆輸力、旁及商賈百族、咸與佽助、積時五稔、撫臣三易、乃始鳩工庀材、卜吉營築、嶽廟之外、旁及縣邑行祠、山中佛寺、經始庚辰之冬、告成壬午之冬、金石土木之費、爲錢一億二千萬有奇、卞賓第詳記始末、碑石尚存、迄於今茲、甲子又一周矣、余徘徊祠宇、摩挲誌石、殿柱易木以石、始自近年、其他內外庭宇、固猶襲同光之舊規、其銘詞所謂崔嵬正殿凌天閶、日月熛爍增天光者、未嘗不歎羣公經營締搆之艱、而後此周護保持之不易也、廟中古刻、多已不存、惟近代祭告之碑、林立門內、聞唐道士言、宣統御極、遣湘中總兵某、來廟祭告、行事之日、有暴雨烈風震雷之異、迨及翊夏、碑石竟爲霆火擊仆、耆老咸知其不祥、此亦可補入五行災異志矣、綜錄南宋迄今、七百餘年、嶽廟重修者十二役、而遘攸鬱之災者四焉、說者推由南方離火之象、運數使然、其果足信耶、試更以工費計之、就可考見者、如淳熙以被災重修、工費祗給五千緡、米三千斛耳、康熙承嘉萬頹敝之餘、用銀至四萬餘兩、至同治六年大修、乃費錢至二十二萬八千貫、光緒庚辰祗重修正殿、費錢至十二萬貫、由康熙以較淳熙、騰上八倍而弱、由同光以較康熙、其騰上至五倍而強、準此以觀、而財力之盈虛、物產之豐耗、可以測知其大凡矣、儻更以方今之物力、完此鴻功、其工料之差、視同光或超踰十倍、此余所以通觀遠慮、而爲未來之生計悲且懼也、嶽廟祀典、李志纂述綦詳、國有慶典、由朝廷遣官賫祝文往祭、春秋仲月、由守土官詣廟致祭、其禮制載於通禮、而祝壽祈雨之典不與焉、自虞舜南巡後、天子車駕、未有升嶽者、以遠處南維、未能與嵩岱爭長也、明初曾兩遣神樂觀道士及監

生往祭、意者星冠羽帔、與神靈易通聲欬乎、清代例簡京朝官、銜命馳往、如朱珪董邦達莊存與、皆曾被此命、道咸而後、則多就本省、或鄰近大員充之、改革以後、此禮遂廢、然人民詣嶽進香、近歲轉盛、每年八九月中、拜廟者常十數萬人、嶽市居民、倚此為資生之計、范至能記、環廟皆寺區、江浙川廣、衆貨之所聚、生人所須無不有、劉繼莊亦言、岳廟前乃四達之衢、百物輻湊、列肆而居者數百家、無異五都之市、余偶入市游行、見街市閭巷、頗為整潔、居民約四百家、商肆客邸、居其二三、以道路既通、日用之品、咸可取資、在山市中要為便利、然未若范劉二氏所言之繁富、聞香市時游客駢集、商販喧闐、或視此際為盛也、

十五日、晨興、與次虞商出游所往、余欲兼覽白龍潭水簾洞之勝、次虞以取道東西異向、且謂水簾得名最盛、古蹟尤多、不可不往、乃決計先焉、略進小食、九時乘輿行、洞距嶽廟十里而近、出廟東行、越市街、循湘潭大道、趨東北、轉行田陌間、經黃竹橋、胡家灣、右折入楓木橋壠、昔朱子與南軒游南嶽、將往水簾、以雨未果行、趙淳夫餞之於楓木橋、即此也、然與行壠間、不經橋上、但遙指之耳、橋之四周、良田衍沃、殆數千畝、秧針秀擢、如開碧鏡、紫蓋峙後、吐霧湧前、形勢尤為軒朗、度朱陵橋、路轉而北、沿澗上升、已見玉光晃朗於青林碧嶂間、但不聞聲、再上、澗愈大、石愈奇、流愈怒、湍激如雷鳴轂轉、偶在橋上、縱目新眺、不覺心情開滌、酈氏所謂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畦風馨、觸岫延賞、王元琳以為神明境者、殆足當之、逮至山口、則邃谷紆深、峭坂巘峗、兩崖削立、澗水如怒龍騰踔而下、仰視玉簾一幅、已挂於天半、乃

相與降輿、聯步而登、始而仄徑緣山、僅三尺許、繼則石壁斜倚、阻絕內外、從坂上鑿磴道而進、履巇巖、披蒙茸、如是者百十步、得平夷方丈之地、差可駐足、道旁一小石龕、龕側一石亭、題曰雪浪、次青李君所建也、石亭上流盼良久、曲盡其妙、潘次耕所言境幽宜靜對者、庶幾得之、亭據小阜上、正對高巖、巖穹峭如城墉、瀑自巖唇噴薄而出、懸溜下垂如簾、長二十餘丈、石壁瑩滑皓潔、簾影晃漾、光采照人、下有石泓、廣二丈許、巧若琢成、泉落泓中、如百斛珠璣、自九天傾瀉、震盪耳目、壁半天生橫磴、泉流遇之而忽折、遠望如簾之有押、仍下落於潭、潭深不測、即朱陵洞也、泉入潭洑流不可見、而往往從巖竇石罅中、騰躍怒薄、數出數沒、湧成短瀑、與上簾相映、遠而望之、如白龍懸於天表、而片鱗一爪、在烟雲中時時隱見、奇情壯采、殆無以喻、衡山故多靈瀑、白龍黑沙二潭、號爲奇肆、余未及往觀、就此行所見論之、絡絲之靈妙、石澗潭之幽秀、與水簾洞之雄壯、鼎足而峙、可名三絕、惜夫久晴水弱、不及見其雄豪縱恣、以盡晴雷夏雪之觀耳、次青謂匡廬之奇肆、天台之高寒、雁蕩之逋峭、朱陵殆足兼之、此私其鄉土之言、未爲允協、雁蕩靈湫之雄偉靈奇、直天上之神龍、不可方物、匡廬黃海之瀑、或彷彿其一二、餘子碌碌、烏足抗顏行哉、按水簾洞即朱陵洞、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第三曰朱陵太虛小有之天、第二十二洞眞墟福地是也、潛確類書言、昔禹治水、嘗登而祭之、上有陽泉仙人池、下注爲水簾、一稱寫心泉、一稱洞眞、源出朱陵洞、下有投龍潭、今簾下有深泓、當投龍澗處、唐開元戊子六月甲子、玄宗遣內侍投金龍告文、即在此潭、其告文道光間出衡山土中、

爲唐蔭人廉訪所得、銅質堅緻、純綠如瓜皮。文凡一百三十六字、載之南嶽金石志、其文曰、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誕、夙好道眞、願蒙神仙長生之法、謹依上淸靈文、投刺紫蓋仙洞、位忝君臨、不獲朝拜、謹令道士孫智涼、賚信簡以聞、惟金龍驛傳、太歲戊寅六月戊戌朔二十七日甲子告文、內史朝散大夫行內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國張奉國奉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處道、判官王越賓、壬寅八月七日、傔人秦延思、其他石刻如林、玆擧宋元人之較顯著者、一曰沖退醉石、宋成都章詧書、詧以神宗朝屢徵不起、賜號沖退處士、居嶽時刻此、後人題二絕於下、有只恐淸風明月夜、此間眞有醉仙人之句、二曰鎭嶽飛天法輪、題臣張孝祥書。六字楷書、後有淳熙甲辰吳興盧宜之跋語、一百三十一字、分書、三曰南嶽朱陵洞天、治平十四年二月丙申、轉運判官沈伸題、大字篆書、署欵楷書、四曰羽客下棋處、金龍曳尾處、寶籙浮水處、投金龍玉簡處、宋政和丁酉七年六月、儀眞李亘通微書、此外有長樂賈時擧、太原王開叔、建炎己酉仲春題名、金華潘時、淳熙甲辰冬題名、古汴万俟晤、淳熙己酉二月題名、錦堂范子元等、淳熙閼逢執徐歲孟春題名、李鼎鐘等、紹定三年四月題名、戶曹員外馮文明等、丁己冬題名、淳熙壬寅、三衢王恕等題名、有飛瓊濺雪、偉哉奇觀之語、壬寅立夏、開封殷樫等題名、有久雨乍霽、飛瀑如雷之語、元人有大德四年、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貫只哥等題名、而明彭簪題名、有七十二峯主者彭簪、九年來游三度、吁嗟乎、此百千萬世也、二十四字、語殊詭特、

凌霄一士隨筆

張次溪（江裁）藏有王小航（照）遺札及他手蹟，蓋關於灤縣李彰久（鴻春）者。遺札如

次溪先生台鑒：敬复者：去歲彰久來書，鄭重告我以都中夙號神童之張次溪者，近與函問甚密云云，意頗重而矜之。愚以衰病坎坷，閉門守約，無意復廣交游，故未及探詢。今接閣下賜函，驚悉彰久奄化，遺命謬以行狀屬愚，乃知去歲之函，不啻爲此伏線也。傷哉！彰久本不怕窮，而今竟不能不謂之窮死矣！遺命固無辭理，然愚素無文名，不足爲彰久重，且彰久以野鶴之姿，具猶龍之氣，九天九地，氣象萬千，拙劣如愚，亦決不足以繪其眞。憶自光緒甲辰，於保定高等師範學堂得晤彰久，見其爲人端莊樸厚，異於時流，久而識其精理內含，寄懷沖淡。神雖莫逆，而形迹常在若遠若近之間。是後睽隔十二年。至民國丙辰，愚居淨業湖，彰久來都就館於屯絹胡同田楷亭中將家，休息日數相過從，文史談讌。或二人共掉一小舟，循柳岸，繞荷塘，息棹於蘆蒲深處，以消永晝。所話皆清微淡遠，或略雜以詼諧，不及俗務也。逾年忽別我還鄉掌敎，旋又移硯趙州。暑假中來都，會晤僅二次即行。是爲丁巳六月，去今十年，不料其即爲最後之別也。又逾年自趙州移唐山，又移盧龍，又移天津，自天津又返唐山，皆時時以書往來。愚曾有和韵末句云：鄭詩總帶寒酸氣，兩地一班窮骨頭。詩句雖如此，而愚視彰久實如雲中之龍，夭矯出沒，東鱗西爪，不容以形迹求，故彼此所經歷，從未詳叙也，惟知其鰥而無子，愚每以書勸其惜氣力，養精神，無自苦而已。彰久身世，愚所知者僅得諸其文稿中之答董少溪書，自廣生傳等篇，與閣下所知略同，欲悉其全，則必徵諸其故鄉戚舊門人，庶可多得，愚決不能作行述也。今以愚之所見略論之曰：李彰久磊落奇才，不屑投機，終其身以勞力換衣食，廉而不劌，介而能和，無意立名，而自負異於衆，家有三姪，皆服其訓而不染時習，足以覘彰久之道行矣。愚惟以此數語，請閣下哀集之餘，求他人作文時采入，是則愚之所以報老友矣。揮涕奉复，即頌次溪先生仁祺。王小航頓首。

『惟師知弟弟知師，鱗爪雲中那易窺？漫說九方識千里，驪黃牝牡尙差池。』前者承委爲彰久先生作行述，本云不當妄任其事，乃蒙格外賞識，即以复書印於徵啓之首，而繆字虛妄，罪不可揜，愧歉奚如？此复次溪仁兄大人。王小航拜上。

可與「小航文存」中「李彰久先生事略」「選定李彰久文稿序」合看。

桐城吳北江(闓生)序李氏文，稿中於王作部曹之稱，王氏手批鈔稿之上云：『小臣照乃景皇超擢之四品京堂，豈可如八旗愚人，視景皇百日新政之上諭皆爲瘋癲，擅黜愚爲禮主哉？北江或係不明清代官制，疑候補京堂本官仍爲主事。夫四品京堂，外可署理總督，(藩台僅能護理督撫，不能稱署理，非平等之官故也。)可作欽差大臣。在京則專摺奏事，與閣師平行。凡用候補四品京堂，奉旨謝恩後，往拜大學士，則大學士送至大門外，看客登車而後入，與清末新官制之各部丞參迥乎不同。余嘗專摺劾張蔭桓，專摺保梁啓超爲懋勤殿顧問，豈有以主事爲本官而能爲此者乎？且前此之主事，亦係候補主事，豈有候補道而仍爲候補縣者乎？今王小航之價值固不在舊官之尊卑，而擅黜景皇百日維新之聖諭，狃於旗奴專一承認西太后僞旨之見，竊爲吳先生不取也！次溪改北江「禮部」誤字爲「京卿」，亦猶改次溪字爲江裁耳，何疑焉？』又云：『時南海先生爲外務章京，尙在司官之列，其奏摺必由外務部王大臣加封代遞，雖不准攔壓，却難免洩漏，故其欲保梁氏，託愚奏保，因愚可單銜宮門逕遞也。當日局面，今人多不知矣。』所謂外務部，指當時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之前身也。「小航文存」中「復江翊雲兼謝丁文江書」有云：『時務報……案未得結果，南海始有意放棄其派梁氏南下之計畫，託余密保梁氏爲懋勤殿顧問。(是時南海上摺，須依司官體制，由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加封代遞，不如余以京堂資格宮門徑遞之簡潔也)當日南海戚然告余曰：「卓如至今沒有地步，我心甚是難過。」及余之摺入，已在楊崇伊邀合京中大員密摺籲請那拉氏訓政之後。雖那拉未即應允，而景帝已惴惴不自保，將前此開懋勤殿選顧問之謀已暗消矣。』亦可參閱。而梁氏「戊戌政變記」有云：『命康有爲預備召見，……召見後，皇上命其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並許其專摺奏事。於是五月初一日康復上一疏曰：「……復令有所條陳，准其專摺遞奏。殊恩異數，皆非小臣所當被蒙。……」』張篁溪(伯楨)「南海康先生

傳」有云：『初三日總理大臣代先師遞謝恩摺。皇上曰：「不必代遞。後此康有為有奏，可令其直遞來。」』與王氏所云，頗有出入，或雖可專摺奏事，而保薦人才，仍為司官體制所限，而不便專摺耶。（「康傳」又有云：『……時七月十二日也。……先師自上此摺後，遂不復言事。』亦可備考。）藩司之權督篆，曰護不曰署；於巡撫，雖多曰護，間亦有用「署理」字樣者。（此亦指暫署；若升署，又當別論。）清末之各部丞參，雖亦可稱京堂，而地位介乎堂司之間，不敢與尚侍抗禮，其體制視昔之京堂實較殺。

吳江金松岑（天羽）之序李文，吳氏評云：『瓌偉奇恣，得莊子之神，非當世所有。』王氏則痛加糾斥，幾於體無完膚，並云；『處處如八股匠之先立股柱法，而強攀題義以塡塞之。此金先生之文，與莊屈東阮陶白蘇無涉，（按此為金序中所徵引。）與李彰久更無涉。吳北江亦但評其文調耳，老夫則不知文調，自居門外漢！吾今乃知北京各大學之新文學亦來自江左也！國文已破產矣！』又云：『今人心以為作文若平正寫去，則無見長之把握，故逼而入於奇詭。彼不知工拙之分等級千萬，皆不外平正中也。譬如次溪邀同人三十人同遊陶然亭，約每人作一記，皆不許於本日在陶然亭見聞之外闌入旁語。彼外行必以為三十篇大致如一矣，殊不知三十篇各本於其人之平日造詣，工拙之分，判然不同，相去或天淵也。能知此，則擇僻路以見好之心自然消滅，乃不至誤入歧趨以自阻其自然進化矣，乃不至為中國文學之蟊賊矣！』此亦足見王氏對於文事之意見，可與「小航文存」自序暨「跋彰九遺稿」（按李彰久亦字彰九。）「提示某青年」合看。（所謂某青年，即指次溪。次溪所藏此篇原稿，題為「國文勢將破產，不忍默息，復與次溪論之」，並注云：『對江左某先生言。次溪從此與吾絕交，吾不恤也！』後略加删訂，改題「提示某青年」，入「文存」。）其對金氏之盛氣相淩，不

留餘地，而金氏見之，初未恚忿，且曾屬次溪以生平文稿轉求王氏評定，可謂虛衷。金在江南久有文名。「孽海花」小說，雖曾樸所撰，而挪始者實金也。

王氏於李文諸序中，甚賞常熟楊雲史(圻)之作，評以「絲絲入扣」四字，並云：『不示以文稿，遽責令作序，此次溪先生之習慣。若遭他人，則必以標榜聲華之俗態應之，架空議論，於彰久絕不相干，但備助虛聲之用。而雲史不肯如是自貶也，惟實實在在依彰久事略，以想像其文，而實已絲絲入扣，勝彼親見彰久全稿而仍以虛鋒搪塞者遠矣。愚不識雲史，今由此信其為吾輩，故特贈以評語。』楊亦江左文士也。

茶桌與螢燈

江寄萍

清李斗之揚州畫舫錄有許多很有趣味的記載。如其記「喬姥茶桌子」事，與現代街頭上賣茶者相彷彿。北平於夏令時，有在街頭賣茶者，往往以老婦人及童子為之，担一大茶具及竹筐，筐盛大粗碗十餘，有時陳列街頭，大呼「大碗茶」。販夫走卒過而飲之，不啻瓊漿玉液。揚州畫舫錄者所記之賣茶者，則比較藝術化。云：

「喬姥於長堤賣茶，置茶具，以錫為之，小頸修腹，旁列茶盒，矮竹几杌數十，每茶一甌二錢，稱為喬姥茶桌子，每龍船時，茶客往往不給錢而去。杜茶村嘗謂人曰，吾於虹橋茶肆與柳敬亭談寧南故事，擊節久之，蓋即此茶桌子也。」如此，則喬姥之茶桌子，尚有歷史的關係也。

又一節記螢燈之事，亦頗趣。以螢為燈之事，未之前聞，想當以此始也。云：

「北郊多螢，土人製料絲燈，以線繫之，于線孔中納螢，其式方圓六角及畫舫寶塔之屬，謂之火螢虫燈。近多以蠟丸爇之，每晚揭竿首鬻賣，遊人買作土宜，亦間取西瓜皮鏤刻人物，花卉，虫魚之戲，謂之西瓜燈。近日城內多用料絲作大山水燈片，薛君釆詩云：霏微狀蟬翼，連娟侔網絲。謂此。」

以螢為燈之事，近人不曾談及，予亦未曾見之，或製燈之法失傳歟？

元娣

君允

元娣自來到文家做保姆，生活方面便安定多了。文太太待人很和氣。凡屬小孩的一切零碎事：譬如洗牛奶瓶子，做水菓汁，替孩子穿衣洗澡……文太太總是和顏悅色的一件一件敎給元娣。元娣既佩服文太太的育嬰方法，更佩服文太太的爲人。她來文家已經三四個月了，從來沒見過文太太紅臉生氣，或高聲罵人。有的時候她失手做錯了事，自己心裏覺得不安，文太太倒總是安慰她說：『生手生地是容易做錯事的，慢慢熟悉了就好了。』她常常聽見文家的用人們在背地裏稱太太做『活觀音菩薩』，她再看看這位太太的模樣兒倒也眞像一幅水墨觀音圖畫：雪白的皮膚，漆黑的頭髮，一雙似笑非笑的眼睛含有神秘的和氣。她的舉止老是那樣溫靜安詳。元娣覺得這位太太從裏到外都是美的。

在文太太方面對於元娣也很洽意。當元娣沒來以前，文太太很費勁的想找一個合意的人替她看護孩子。一連找了幾個人，不是嫌孩子的事煩，就是脾氣太躁，要不然就是粗手粗脚的敎不好。好性子的文太太對於找人的這件事也感覺膩煩了。末了託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找着元娣。最使文太太稱心的是經醫生檢查，元娣的身體很好，沒有毛病。工作方面，在文太太的清潔整齊的條件之下，不但沒有錯兒，並且做得非常伏貼。她對孩子的態度尤其使文太太悅意。孩子哭鬧的時候，元娣不但不嫌煩，而且非常痛惜孩子。七八個月的小孩，半夜裏哭了，要喂水，蓋被，換尿布，一宿要起來幾次。就是做母親的給孩子鬧得頭暈眼花的時候，不免也要歎一口冷氣。可是元娣不論白天黑夜對孩子老是那樣溫存。這種好處祇有做母親的才知欣賞。有的時候，文太太對文先生談到元娣的好處，文先生却覺得都是些很平常的事，沒有多少價值，也就滿不在乎的對太太說：『這是你的人緣好，所以找着這樣的好人幫你做事。』

『我的人緣可眞不錯呀！不然怎能遇見你這樣一個好人呢。』太太這樣一說，文先生可就樂了，不斷的用那蘭花式的手指捻那八字鬍鬚，眼角眉稍都露着得意的笑。

文先生和文太太結婚已三四年了。去年九月才添了這個小國民。堂上白髮盈巔的老太爺，六十多歲才抱孫子，自然覺得這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多麼高興，多麼寶貝呢！孩子的哭聲聽到老人

的耳朵裏也是有趣的。幾十年的掙扎，這才覺得一家美滿了。自從這個小國民的降臨，文家不知添了多少生氣。他眞是一個活寶貝！所以全家都叫他「寶寶」。

看護寶寶的人，不用說，身上負了不小的責任。做事不能有一點兒差錯。單說寶寶的那間小臥室罷，多麼考究！東南兩面都是玻璃窗，空氣陽光都很好。淡綠色的窗帘上點綴刺繡的一些小鷄，小狗，小人兒，眞是刻意精緻。屋子裏的一切陳設，小床，小桌子；小椅子，小櫃子等，經文太太一番佈置，井井有條。就是一只小錶，一把小剪子，都有一定擱置的地方，眞是絲毫不亂。壁上掛幾張嬰兒睡眠圖，和一大幅中國畫，是吳昌碩畫的歲寒松柏圖。畫旁的一個小櫃頂上，有一盒潔白光潤可愛的壽山石圖章。文太太曾對元娣說過，吳昌碩的畫和圖章這兩件東西是老太爺給孫子的。取堅同金石，松柏長青的意思。靠窗的那個犄角兒，有一個玲瓏透剔的花架。架上擺着八九個小花盆。花盆的大小和顏色配置得非常淸雅，並且也不像普通常見的磁花盆。元娣常聽見文太太他們說些什麼元磁呢，宋磁呢，雨過天靑呢，映山紅呢，一些名兒。盆裏的小花小草用不着元娣灌溉，都是文先生親自料理的。每晚搬出，每早搬進。撩開窗帘怕曬黃了嫩葉。關上窗子又怕悶壞了花兒。這幾盆花草簡直就是這個小屋的氣候表。元娣看見文先生孜孜不倦，經心花草的樣兒，她心裏想：到底是寶貝的人兒的屋子裏須要珍貴的花草呢，還是珍貴的花草要擱在尊貴的地方呢？

幾個月來文太太沈醉在做母親的樂趣裏，不覺的春光已去了一半。榆葉梅和海棠的殘紅花片兒已快掉完了，祇有丁香還開的正盛。今年是丁香當年，文家花園裏一排十幾棵丁香樹，開的雪一般的白。無風無雨的好天，元娣將寶寶放在小車裏，推到花園裏去曬太陽。星期日文先生不上銀行去辦公，這天上午可以很安閒的在花園裏修枝剪葉，灌木澆花。這也是文先生公餘消遣的一種很好的運動。文太太走到花園裏來，看見丁香花開得那樣美，文先生忙的那樣高興，小車裏的胖寶寶睡的那樣甜香，心裏覺得多麼高興，多麼舒暢！她湊近寶寶的小臉香一香，看見小鼻子上些微有點汗，隨手便將小車輕輕地推到丁香樹陰邊，因爲太陽曬的太熱了。

元娣將寶寶的小屋子收拾好了，手裏拿着小水瓶子走到花園裏來，她見寶寶還沒睡醒。回頭瞧見文先生和文太太都挽上袖子蹲在地下清理盆花。文先生又說又笑很高興的樣子。文太太說話的聲音素來輕細，她說些什麼，在幾步之外是不容易聽見的。陽光穿過樹葉，點點的灑在他們倆身上，閃爍的倒是好

看。元娣覺得園子裏的空氣濃香醉人。她手扶着小車，站在那兒，自己心裏也不知想些什麼才好！再看寶寶睡在輕軟的小車裏，真够舒服。小蘋菓似的臉上兩線黑黑的眉毛。小孩應有的康健美，這個小天使都够格了。她想：『寶寶怎麼就投着了這樣的好父母？』心裏一動，眼圈兒也紅了。因怕眼淚流出來，忙又將心裏的一縷紛亂情緒强抑下去，再提起精神來做事。她覺得丁香花的香味兒，一陣一陣的襲過來，就走過去問文太太：

『太太，是您給寶寶的小車推到丁香那兒去的嗎？小孩睡近香花不大好罷。』

經元娣走過來說話，文太太才覺得自己蹲在地下的功夫很久了，腿有點酸，站起來對元娣道：

『吭，我倒沒想到這一層，你就給小車挪開，離樹遠一點兒罷……』話還沒有說完，寶寶已經哭了，元娣忙走了過去。看看錶已是喂牛奶的時候，就將車和寶寶送進屋裏去。

文先生已將幾盆月季花的枝葉修好，伸一個懶腰，站起來，對太太道：

『我真佩服你呢。』

文太太覺得這話來的詫異，抿着嘴笑道：『你又要開玩笑了，我有什麼事可使你佩服呢？』

『你瞧，元娣剛來幾個月，經你一番訓練，我看她的工作簡直可以和醫院裏的專門看護媲美了。這不是你的教導有方嗎？她現在多大歲數了？對於孩子的事好像很有經驗似的。』

『她比我還小幾歲呢。我並沒十分費勁的教她，倒是她自己的態度好，肯學，願意做事，跟我頂湊合的。說得好聽一點兒也可以說是合作的精神吧。可是比現在一般大人先生們高唱入雲的『合作』調調兒相差還遠着啦。』

『哼，哼，』文先生哼了兩聲，接着又說：『吭，我看元娣做事好像很細心的，怎麼我那只鈞窰花盆剛巧就被她碰破了，真可惜！』

文太太有點縐眉道：『你別再提這件事了罷。她爲了這花盆心裏很難受，已幾次對我說過抱歉的話了。我看她倒不是手粗摔破東西。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的時候她發楞，有神精病似的。前幾天我見她在寶寶屋子裏，站在房中心，瞧着那幾張小兒畫片，手裏的東西掉在地下也不覺得。那樣兒真呆。』

文先生聽了太太的話，很嚴重的說道：『這可危險！倘使她手裏抱着孩子的時候，也像這樣發呆，給寶寶摔了，那怎麼好？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啦。』

『我也爲了這件事躊躇，倘若再換一個人，不但麻煩，恐怕也難找着第二個人像她這樣心痛孩子呢。』軟語溫和的文太太，這時說話的神情，眉稍上也有點發愁的樣子。

文先生覺得女人做事，囉嗦麻煩，老是猶豫不決的，也就懶得多說了。

那天下午文太太有應酬出門了。文先生送太太上車之後，又回到花園裏繞了幾個灣兒，發現西北墻的竹子添了許多新筍，心裏非常高興，徘徊玩味了一回，然後走進書房來，坐到深軟的沙發椅裏，燃上一枝香烟，領略星期日這一天的清閒餘味。仰着脖子，靠在軟椅背上，看那口中吐出來一縷一縷的烟圈兒，裊在空中由黃變青，由青變白。文先生正看的出神，忽然聽見外面院裏的人聲，高跟皮鞋聲，接着又是一陣滚珠子似的笑聲。文先生對這聲音很熟，知道是太太的朋友薛小姐來了。因為太太不在家，他祇好放下香烟出去招待客人。剛走出房門，他見薛小姐已嬝嬝婷婷的走到院中心了，便忙走上前幾步，恭而敬之的握手寒暄：

『薛小姐，怎麼許久沒到我們家來？忙得很吧？』

『幾個月沒來了，因為到南邊去了一趟，前幾天剛回來的。今天特來看你們，聽說你的太太已出門了，怎麼這樣不巧！寶寶長大了吧？胖不胖？……』薛小姐一見文先生便口不停的，接二連三，一口氣不知說了多少話。薛小姐的應酬是最有功夫的。

『若早知道您今天來，她一定在家候着，不出門了。這台階石滑得很，走穩一點兒罷。』文先生一邊說着話，攙了薛小姐走上台階，一邊打量這位小姐身上的服裝，可稱特等時髦。晶紅的嘴唇，細長的眉毛，比松竹梅的泥人兒畫的還要整齊精細。

大概因為文太太不在家吧，薛小姐走進屋子便說：『我要先去看看寶寶，心裏老是惦念他。這孩子真有意思，怪惹人想的。』

元娣正拿着一只小鈴逗寶寶玩，聽說客來了，抬頭一看，見是薛小姐。他們兩個人的四隻眼睛緊緊的對着，發現了什麼似的。元娣倒退了幾步，一句話也不說，臉上的神色忽然變了，一陣紅，一陣白，不知為甚麼那樣難受？薛小姐的臉色，也非常不自然；但是一會兒轉過笑臉來，兩眼流動，四面瞧瞧，對文先生說道：『這小屋子佈置得真是精巧！這樣的母親才够資格呢。』又伸出染紅指甲的白手來逗寶寶玩。寶寶仰臥在小床上，兩隻小肥手，握着他的兩隻肥脚，在自己的小臉上亂打。逗得薛小姐又滚珠子似的笑了一陣。

文先生走到小床邊，兩手將寶寶抱起來，舉得高高的，口裏唱：『丁兒隆咚，咚咚隆咚，丁兒咚，咚，咚……』逗得寶寶格格的笑。

『這孩子真有意思！個兒真大！小蘋菓臉兒真美！』薛小姐口裏雖然說笑着，但是覺得椅子上和脚底下都有針刺

假的，這屋子裏實在呆不住，皮鞋尖兒在地上滴溜的轉，祇想朝房外走。

文先生逗寶寶玩了一會兒，又將孩子放在床上。回頭看見元娣靠窗檻站看，滿臉不高興的樣子。他察覺她們兩個人彼此的神色，暗想這不知是女人們的甚麼玩意兒；然而他心裏有點不高興元娣，因為覺得她那副神情對待客人太不客氣了，就對薛小姐說道：

『請到書房去坐一會兒罷。』

薛小姐點點頭，皮鞋跟一轉，就隨着文先生走出去了。他們到書房裏坐下，文先生很恭敬的將薛小姐手裏的大衣，手套接過來，又遞茶，送烟，招待得非常週到然後對薛小姐說：

『現在服侍寶寶的這個人，我的太太很賞識她，說她的工作非常好。可是好像有神經病似的。』

薛小姐回答說：『可不是嗎？我也詫異你們為甚麼找她看孩子呢？』

『您認識她嗎？』文先生追着問。

薛小姐輕輕的笑了，慢慢說道：

『不認識。』

『啊，不認識……真不認識嗎？』

薛小姐低下頭去，看見小茶几上有一個福建漆的香烟盒子，順手便將盒子蓋兒拿在手裏，指尖兒敲着盒子蓋邊兒，好像要說話又嚥了下去。她對文先生看了一眼，笑笑，然後才慢慢的說道：『她是我從前的嫂子，去年和我哥哥離婚了。』

文先生聽了這話，未免有點驚異，接着說道：『啊，離婚的！啊，啊，您的嫂子！咳，真對不起！要早知道是您府上出來的人，我們那敢用她呢？』

『這倒沒有關係，反正現在她不是我們家的人了呀。』

『她在您家享福不好嗎？為甚麼要離了婚出來幫人呢？唉……這不是傻嗎？』

薛小姐轉過臉去，不願意說話的樣子。停了一會，才轉過臉來對文先生說：『文先生，您是有福氣的人，像你們的美滿姻緣，誰不艷羨。要知道不稱心的婚姻是很痛苦的。』

『您說得好，您說得好。』文先生站起身來，勸勸鬍子，來回的在屋子裏走，又向薛小姐說：『照您說，到底是誰的痛苦呢？』

『當然是我哥哥的痛苦啦！他的婚姻是非常不稱心的。也是不得已他才這樣辦，和她離婚呢。』

『啊，不得已，啊！』文先生啊了幾聲，隨口就說了一句，『您是贊成哥哥和嫂子離婚的？』

薛小姐覺得不便往下再說，就站起身說道：『文先生說笑話了。這是他們的事呀，和我有甚麼關係呢？今天我還有飯局，改天再來看你們罷。』

文先生想留薛小姐多坐一會兒，可

是挽留不住，祇好伺候她披上外套，送她出去。送客回來的時候，文先生聽見寶寶哇哇的哭聲。因為太太不在家，文先生對寶寶的事自然特別注意。他走進寶寶的屋子裏，祇見地上灑了滿地的牛奶，元娣抱着寶寶的手揉着，寶寶還是不停的哭。文先生站在屋子中心，並沒多說話，臉上的神色却很不好看，兩眼直釘着元娣替寶寶洗臉換衣。元娣心裏暗自叫冤，她想自己何嘗存心委屈孩子呢？他在文家這幾個月來，主人對她的態度素來是很平和的，怎麼今天特別嚴厲？文先生出去之後，她的眼淚止不住的流了出來。她沒想到今天會在這兒遇見薛小姐，眞是寃家路狹，心裏非常生氣。她雖勉强抑制自己的情感，可是當她手裏抱着寶寶喂牛奶的時候，眼裏好像看見她自己的小孩追着她，抓了她的衣裳叫『媽媽，媽媽。』她是這樣神魂顚倒的，沒留神寶寶的小手一碰將牛奶瓶子摔在地下。孩子的手碰疼了，哭了。她心裏多麼懊喪！

服侍寶寶睡了，元娣走到自己的臥室裏，捻開電燈，覺得燈光是沈悶的黃綠色，自己的臉上漲得又紅又熱，就向床上躺下，想歇一會兒，然而一閉眼，自己的小孩又現在面前。尤其是那末一次，將孩子從她自己手裏，遞過去，交給保嬰會的看護婦手中的那個情景，印在心裏，酸楚極了。她又想為了孩子的綠故，悔不該當時答應和她的丈夫離婚；然而回憶她丈夫冷酷的臉色，逼着她走的情形，身上又冷了半截。她是這樣翻來復去的想，頭裏發痛，就起身到花園裏去走走。三四月裏的晚風，拂在臉上多麼舒服。天上一灣新月，幾點明星。可是元娣對這清和靜美的夜色園林也無心領略。她順着假山花徑繞了幾個灣兒，便又進屋子裏去了。她很疲倦，想休息，可是一合眼，她自己的孩子又現在面前！

文太太在朋友家吃過晚飯，回家已九點多鐘了。文先生靠在軟沙發椅上，看太太卸裝洗臉，覺得太太眞是靜美如花！想起龔定庵的名句『英雄意氣盡消磨，甘隸粧台看眼波。』自己不覺笑了。他又將下午薛小姐來時前後的情形，從頭至尾說給太太聽。聽到薛小姐和元娣的姑嫂關係這一段，文太太眞是驚訝極了。她想薛小姐總算熟朋友了，却從沒有聽她提過她嫂子的這件事，不禁歎惜漂亮小姐們的乖巧！她向文先生說：

『今天太巧了，我剛才也聽了些關於元娣的事。今晚同席有一位王小姐，她是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的幹事，就是她介紹元娣到我們這兒來的。聽說元娣在這兒很好，她很高興。她說元娣有一個女兒，剛一歲多點兒。元娣的情形很苦，手裏沒有一個錢，不得已將孩子交

給東城一個保嬰會，自己出來幫人。據說那孩子的相貌很好，很肥碩。前些日子有一對中年夫婦到保嬰會來挑選孩子，就看中了元娣的女兒。聽說他們帶了孩子到廣東去了呢。」

文先生驚異的站起來問：『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嗎？孩子已經帶走了沒有？』

『據說已經帶走了。咳，不怪元娣常常發愣呢。大約很想念她的女兒。這也眞是怪事，薛家怎麼連孩子也不要呢？那天有機會我倒要問問這件事。』

深於世故的文先生便勸太太道：『我勸你少管閑事罷。這種事情現在也太多了，情形也很複雜，旁人是不便多說話的。』

經文先生一說，文太太也覺得自己是多管閑事。自己的美滿姻緣歲月裏，何苦去想人家的痛苦問題呢？』

文先生和太太閒談了一會兒，時候已經不早了。文太太每晚在睡覺以前，照例要先到寶寶屋子視察一回。她見寶寶睡得很好，輕輕的在小臉上香了一下，順便又走到裏間元娣屋子去看看。元娣正彎着腰在那裏舖被，回頭見文太太進來了，便放下手裏的東西，走上前說：

『太太您回來了。還不睡嗎？時候不早了罷。』

『快到十一點了，你也應該睡了罷。』文太太和元娣說話的時候，她見元娣眼圈兒紅紅的，猜想一定是哭過了。她怕元娣的精神上痛苦，心緒不好，免不了要忽略孩子的事，便安慰元娣道：

『元娣，你有什麼困難的事，可以告訴我，也許我能幫你的忙。』

元娣經文太太這一提，又觸動了心事，眼淚就簌簌的滾下來，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

文太太現在已經知道元娣傷心的背景，非常同情她，可是見她這樣哭，不免又覺有點膩煩，快樂人是不願意陪着別人流眼淚的。便又對她說：

『有委屈，儘管告訴我，不要哭了罷。』

元娣愈哭愈傷心，抽咽了半天，才半噎半吐的說出幾句話來：

『太太，您的好意，我很感激您，眞不知怎樣報答您。不瞞您說，我還有一個小女兒。因爲自己沒有能力養活她，我到您這兒來的時候，就將她交給東城一個保嬰會了。您待我太好，我也願意多服侍寶寶兩年。我若能把每月的工錢積蓄起來，希望一兩年後，我能將孩子從保嬰會領回來。這就是我的一線希望。』

文太太聽了元娣的話，兩眼瞧着她發怔，半天說不出話來，轉身走向窗子邊，說：『這屋子有點悶氣。』順手推開窗子，祇見園林靜寂，星月清明，遠遠的聽見幾聲鴟鴞聲。

抗戰（四）

—「生命線下」第一聲—

舍沙

這樣的解釋仍然不能完全消滅施瞎子的疑慮，他的眼腔望着馬隊長迅速地開合，急促地說：

「無論怎樣我們是不能不隨時提防着的！大隊長那個人多麼毒辣，你怎知道他不暗算你？」

「暗算？」馬隊長笑了，「他這時敢來暗算我？這層你倒不必過慮，我們祇怕的是他要用欺騙的手腕來拉弟兄！」

於是，他們就馬上決定到大隊部去參加會議。

人們到齊了以後，大隊長堆起一副笑臉開始他的報告；他首先是追述昨晚上招集那個會的意義，說是他感到現下的局面太危險，不敢自己作主，所以要大家相聚一堂，論討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他說在他本來的意見就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過他怕的是大家不齊心，他怕的是地方上遭受到的損失太大，所以他不敢冒昧地決定下去；他說現在對方一天一天地逼攏，應當準備的事情實在刻不容緩了！他說他整整地焦慮了一天一夜，還是祇有決定一拚，所以今晚又召集這個會來討論。

大隊長雖是這樣地報告了出來，但是會場上的空氣仍然是死水似的平靜。

忽然間，馬隊長站了起來，他的氣色，他的聲調，表現他在開始發言的時候在盡力地壓抑着燃燒得正炙熱的怒火；他說：

「我們在這大敵當前的時候，第一應該整頓內部，防止一些內奸的活動；在這樣危險的關頭上，免不了有些人要發生恐慌，容易動搖，我們要立刻組織起抗日會，加緊宣傳，提高一般弟兄和民衆的抗日情緒，喚醒一般人的民族意識；我們還要積極地同別的部隊取聯絡，不管他是什麼，祇要抗日，所有的勢力都團結在一塊兒來，要這樣才能同敵方對抗，才能保障將來的勝利！」

馬隊長剛剛坐下去，立刻就接上了向隊長的鴨公聲氣：

「要說什麼整頓內部的時候，唉唉，這我到還不大很明白，我要請教請教，究竟要怎樣整頓法。要說什麼的時候……唉唉，什麼內奸，究竟誰是內奸？到要請馬隊長明白指出來！」

他好像還沒有說完，疑疑遲遲地坐下去；馬隊長很鎮靜地站起來，先從鼻孔內哼了幾聲冷笑，叱出了他的答覆：

「誰是內奸，在這時我到還指不出來：可是，我相信是有的，並且還很能

夠在白岔山活動，公然把什麼關東軍司令部的佈告都貼出來了，未必向隊長你還不知道嗎？」

向隊長的扁爪似的頭顱一擺，又站了起來：

「你怎麼就能夠決定是我們內部幹的呢？」

「不是我們內部誰敢這樣幹？」馬隊長怒睜睜的一對眼發出閃光，直射着對方氣忿忿地答覆，「敵人敢跑到這兒來貼佈告？老百姓敢幹這樣的事情？總之，現在要是我們不決心抗日的話，就把內奸指出來也沒有辦法的！假如決心要幹，那就得防止這種活動！」

「那末，我又要問問，」扁爪似的頭顱更擺得起勁，「通日方固然是內奸，通土匪的時候……唉唉，又是不是內奸呢？」

立刻又是馬隊長的怒吼：

「我告訴你吧，向隊長！在這時，要是還甘心賣了自己的祖宗，去給日本當孝順孫子，當亡國奴，當漢奸，這種人的人格那一點兒能夠比得上土匪！我兄弟就曾經當過土匪，我就是沒有臉去當亡國奴，去投降日本，我就是沒有本事去賣國！我現在就主張團結所有的力量來抗日，祇要還有一點兒人心，誰都可以看出來到底那一種人是內奸！」

向隊長又站了起來，可是馬上就被別人的發言打斷了。

「各位隊長，」王戰標的麻臉漲得透紅，高高地站在那兒，睜睜的眼光在屋裏提一轉，「今晚上我們大家是在這兒來會議的，我們要討論怎樣佈置，怎樣去抵抗敵人！要像這樣扯下去，是完不了的！希望大家不必再鬧意氣，討論點要緊的事情！」

向隊長還要想聲辯，又被大隊長的發言壓下去了。大隊長立刻接受了王戰標的提示，他首先禁止兩個人的對話，他並且還聲明完全同意馬隊長的主張，甚而至於曹大腳板來同他聯絡的消息他都宣佈了出來，他說他已經決定了這樣幹，看大家還有什麼異議沒有？

又接上了片斷的沉寂，沒有誰表示什麼異議。

於是，大隊長又說：

「……不過，在各方面的關係還沒有弄好的時候，還不便一下就把旗幟扯出來，在這時祇好暗暗地準備着，抗日會是應該組織的，但不能鬧得太利害，因為這樣是會惹起敵人更迅速地來進攻的！」

十三

驚奇的消息一刻不停地暴露出來，王戰標回到關帝廟的時候，在門口就一碰頭被黃青庭拉進去；那樣慌張的舉

動，王戰標的心裏明白，大概又有什麼緊急的報告。他希望着劉黑痣那兒的好消息回來。

在他的屋裏，已經亂鬨鬨地擠了十幾個人，迎着他進去，大家立刻就停止了噪雜，注意集中在黃青庭的報告：

「聽說昨晚上開過會以後，大隊長又立刻派人連夜趕到錐子嘴去了，要那方的隊伍赶快開來！說是那面又有人來，今早晨那個什麼鄭佈告就是那面送來的！」

「你從那兒知道的？」王戰標驚惶地問。

「還有那兒能够知道這些事兒？孫癩子那小子又來找着我，他說我們的人，那些是怎麼長怎麼短，錐子嘴那面都清清楚楚，將來都有個一定的辦法的。」

「照這樣看來，」王戰標呆在屋的當中，表現出失望的神氣，語氣來得很遲鈍，「大隊長完全是在騙我們！」

「他騙我們！要我們去受他的騙嗎！」黃青庭向着王戰標氣忿忿地說，「我早就說，誰愛去信大隊長那派鬼話！」

「這麼說，」鄧班長的聲音和態度一樣地不自然，他祇要想當着衆人發表出他的意見，總感着十分地拘束，一對眼珠很迅速地翻上翻下，「那面的隊伍恐怕就在這兩天就要開攏，我們不如趁早幹他一下，弄得不對我們就扯出去再說。」

鄧班長提出來的意見還沒有得到答覆，黃青庭又立刻插上去問今晚的會議情形，等王戰標說了出來，他就决然地斷定說：

「這又是大隊長的緩兵計！他要等那面的隊伍開來再解决我們！」

「算起來，」王戰標的語氣仍然很遲鈍，「朱黑痣那兒今晚應該有消息來的，怎麼到這時還沒有影響?!」

「我們不管這些，我們先幹了再說！」鄧班長在一旁忍不着，又重覆提出了他的意見，「照我們的力量來說，差不多也拚得一吓！」

黃青庭却反對這種意見，他說：

「要是現在就幹，有些弟兄還不很清楚，還沒有把他們的不要臉的地方看出來，要是這樣被他們拖去了，是我們很大的損失！現在既是大隊長也贊成組織抗日會，好，我們就趕緊組織好，我們更公開去宣傳，要大家都知道投降日本就是賣我們弟兄，那時他們就要想幹什麼也沒有辦法了！」

鄧班長還是堅决他的主張，他說：

「要是錐子嘴的隊伍來了，他們沒有辦法？我們這點兒人，能够幹得出什麼來？」

黃青庭立刻又給他反駁，他毫不客氣地指出他這種主張是發生於胆小，他

說：

「你不要祗顧忌到錐子嘴的隊伍要來，就忙到去冒險？那個魏先生走的時候就說過，叫我們不要輕容易就動起來，無論怎樣，朱黑痣的隊伍總要先到這兒的！」

「那你怎麼知道？」仍然是不服的神氣。

「怎麼不知道？」黃青庭好像生起氣來了，「錐子嘴的隊伍要是往這面開，朱黑痣還在那兒站得住？他不往這面扯，他到那兒去？」

「你怎知道錐子嘴的隊伍一定要往這條路來？」

「你這人的腦筋眞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他們就不往這條路來，朱黑痣也不敢再待下去了，他就不怕受攻擊，他還不怕把後路給他截斷了，他不怕受包圍？再說那方面爲什麼不走這條路？他們還怕朱黑痣，你眞是，這都看不到！」

於是，大家都把問題拋開，逼起氣來了；起先是一句硬一句地頂下去，最後鄧班長一言不發，退去坐在木櫈上。

這時，王戰標拉着黃青庭用很嚴重的口吻責備他：

「無論你再怎樣見得到，你這樣的架勢都是要不得的！你不是在想說服別人，你是仗恃你比別人見得到！像你這樣，不祇是得不到別人的同意，是會惹起反對的！不懂得什麼並不是羞人的事，那些甘心當亡國奴的官兒們，那一個不比我們懂得多？我們值價的地方不是這點兒腦筋，我們值價的是這顆心，是這股子氣兒！」

王戰標一支手拉着黃青庭，一支手在那兒指東畫西，好像在講演；圍在一轉的人們都集中着他們的注意，跟着王戰標的臉色在變；他的每個麻子孔穴都漲得透紅了。

對於這種責備，黃青庭的態度也很迅速地在轉變；不但完全消滅了剛才的氣勢，反而突然一吓笑了起來！然而，在大家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勉强，是直率的笑，天眞的笑；他一吓就擺脫了王戰標的手，翻身就去把鄧班長拖起來，在屋的當中來回地跳。

「老兄，我是你的小兄弟，不會說話，你是大量人，你是不會爲幾句話就生氣，可不嗎？你說！你說！」

這樣一來，更使得鄧班長難於應付；脹紅一張臉，掀起不自然的笑紋，不由自主地隨着黃青庭拖去拖來；屋裏霎時閧起了一片笑聲，王戰標也笑了。

「我說，你鄧班長也太沒有出息，他兩句話說得不對，刮刮就給他兩耳刮子，打了再說！誰像你，又不是老娘妹兒，這樣羞答答地！」

「到是打我幾下，也還痛快！我就怕像這樣鬧悶氣！」

「我原來就說你這人是賤骨頭，核

挑性，捶到吃的。」王戰標笑着說。

「不是什麼賤骨頭不賤骨頭，」黃青庭放開鄧班長，忽然又擺出一付正經面孔來，「我們這般弟兄，就是頭打開了也合得攏來！像那批孫子們，話再說得甜，都是各人有各人的心眼兒！我們在這時，除了日本鬼子和那批狗王八蛋，都是好像一母所生的親兄弟，其實我們大家都是五百年前共一家……。」

「好了，」王戰標突然截斷了他的談話，「你的話是一說就收不尾的！不要老是待這兒瞎聊，我們商量好了赶快去各人幹各人的。」

於是，屋內的空氣一吓又改變過；可是，他們並不需要怎樣繁複的討論，並沒有花費多長的時間，就完全把當時的工作大綱規定了。

他們現在第一步是發起組織抗日會，弟兄方面就由鄧班長鄭明山他們去負責，限定到明天至少要有過半的分隊組織成功；王戰標和黃青庭立刻要去同馬隊長商量，還要去各隊探他們的態度；工作分配好了以後，就分頭出發去了。

十四

那時，彎彎的月亮已經爬到了半空，街上是死一般的寂靜。王戰標和黃青庭走出了關帝廟，轉過了街口，昏昏的月色下望着朦朧的山野，他們頓然感到很大的吃驚！人和馬的黑影在四下裏散佈着，刀和電筒的光輝到處閃着，遠近都是叫口號的吼聲，更顯出情形的嚴重。這樣突如其來的變動，使他們不能再往前走一步了。

「這是怎麼的？」

王戰標向着黃青庭一句話剛落口，身旁忽然轉過一個人來，

「是王隊長？」

那個人在當前站住了，王戰標一眼望去就知道是第六分隊的戴蝦蟆；他立刻就湊上前去，很急促的低聲問。

「這是怎麼的?!怎麼這樣戒備起了?!」

「你還不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今晚上又不該我們的班，我剛走到這兒來！」

「聽說前邊出了事，說是馬隊長遇刺……」。

「馬隊長?!是好久的事？」

王戰標和黃青庭一齊發問，緊緊地把戴蝦蟆逼在當中。

「剛才不久，馬隊長從大隊部回去，就在前邊不遠就出了事。」

「刺到沒有？」

「聽說挨了兩吓，………」

王戰標不等對方說下去，一雙手突然搭在他的肩頭上，使勁幾搖，幾乎吼了出來：

「還有沒有救？兇手捉着沒有？這到底是誰幹的？」

「說是馬隊長身後還跟得有一個馬

弁，說是剛走到前邊的柏樹林，從一根樹子的旁邊一連就放了幾槍出來，馬隊長倒下去還抽出手槍來還了幾槍，跟他的馬弁胆子太小，不敢去追，看到一個人向溝邊的蘆葦裏跑；當時第五支隊就全體出來包圍，第一支隊第四支隊的步哨也聽着槍響就把這一轉都戒備起了，大概兇手還沒有捉着！」

「沒有捉着？」黃青庭的聲氣在喉管裏發顫，「到那兒捉去?!」

驚惶和氣忿堵着了他們的嘴，一時說不出話來；戴蝦蟆伸起頭去貼在王戰標的耳邊說：

「這是在哄鬼！誰有這樣大的胆子？捉？到那兒捉？再說捉一個兇手也不是這樣的辦法，第一支隊好像預先就有準備，事情出來了，立刻就是全體出發，就把第五支隊包圍了！瞧着吧，這吓是不會清靜了的！」

正在說，無數的馬蹄聲從街上衝來，他們回過頭去一眼就望當頭一個就是他們本隊的唐隊長，大家都閃在一旁，筆直地站在那兒；十幾匹馬，就在街口上站着，人們都翻身下來。再一看，第三支隊的方隊長，第四支隊的艾隊長都一齊出來了。

幾股電光在他們的臉上一掃，幾種聲氣同時發問：

「兇手捉着沒有？兇手捉着沒有？」

一齊的回答是：

「報告隊長，還沒有！」

大家都沒有作聲，唐隊長的電筒又在王戰標的臉上一晃，

「王隊長，你趕快回去，增加警戒，同三四隊聯絡好！」

王戰標和黃青庭立刻就抽身轉來，回到了關帝廟；所有的弟兄完全齊集在大殿上，充滿了的是叫囂和怒駡。迎着王戰標他們，大家都圍了上來。

「馬隊長怎麼樣？」

「兇手捉着沒有？」

「第五支隊現在怎麼樣？」

「恐怕就要起衝突吧？」

「媽的×的，捉什麼兇手！捉得到我才信呢！」

「要是照這樣幹的話，我們就幹！」

王戰標排開衆人的紛擾，放大聲浪說：

「這件事情，無論誰都是明白的，馬隊長就是反對投降，才這樣遇害的！誰是兇手，我立刻就能够指得出來，還到那兒捉去！不過各位弟兄要知道，像這樣的手段實在太卑汚，實在太不聰明，這是他們自己撕破自己的假面具！反對投降的不僅是馬隊長，他們要想把馬隊長幹就完了嗎？這簡直是妄想！」

他立刻又分配，叫黃青庭和第三班的胡班長帶兩班人出去警戒，並且通知其他各分隊，同三四支隊的警戒線取聯絡。

剩下來的鄧班長和鄭明山他們十幾個人聚集在一塊兒討論對於馬隊長被刺應該採取的行動和步驟；剛一開始，三四隊的各分隊接連不斷地送來了通知，所有的弟兄都為這件事情自動地開會決定，就在當天晚上召集一個各分隊的聯席會，每一個分隊派兩個代表去出席。說是他們都已往返地徵求到了各分隊的同意，會議的地點就在火神廟——第十一分隊的隊部。

王戰標和鄧班長都同意鄭明山和馮跨子去出席，決定以後又詳詳細細地囑咐了他們一遍，要他們去就在當天晚上就把抗日會組織起來，要他們提議在明天開一個全體大會。要是馬隊長死了的話，他們要改追悼大會，要吳大隊長把兇手交出來！

這是他們匆忙中決定出來的提案，鄭明山和馮跨子負着使命出去以後，王戰標這才鬆一口氣，同着鄧班長走進屋裏去。

這時，唐隊長突然走了進來，

「人已經派出去了吧？」

王戰標站在一旁答覆，鄧班長立刻就退了出去，唐隊長又接着問：

「聽說他們各分隊都有人來過嗎？」

王戰標很自然地答覆，說是一般弟兄對於這件事情很憤激，大家都在起鬨，在今晚上就要開會。

「開會？怎麼開法？」

「開聯席會各分隊推選代表出席。」

「那末，你的意思呢？」唐隊長的眉頭都縐在成一團了。

「我嗎？」王戰標遲疑了一會兒，一吓就很堅決地說：「我還是同大家一樣，拚了這條命不要，不能去投降！」

「好的！」唐隊長的一支手拍在他的肩頭，「不過馬隊長的事情也未必就是這種原因，也不一定是他們幹的。」

「祇是誰都要這樣想的，馬隊長不為這件事情他同誰有仇恨？他們不幹恐怕誰也沒有這樣大的膽量吧？」

「也說不定，未必不是錐子嘴那方面派來的人幹的？」

「就是那方面派來的人，也給他們有關係的，再說第一支隊預先就有準備，全體出發，他們那兒是捉兇手？他們是保護兇手，他們是防止第五支隊起鬨，未必隊長還看不出來？」王戰標充着滿肚子的憤氣，說話的時候也想不到什麼顧忌了。

「假如真是他們幹的話，這有什麼好處？這種手段實在也來得太笨了！」

「他們是逼得沒有辦法，急不擇路，才使出這種卑汚手段來的！馬隊長那個人，那個弟兄不知道？要是有一差二誤的話，恐怕誰也跑不脫！」

「聽說馬隊是死了！」

「死了?!」

大家都無話可說，唐隊長帶着感傷

的情調垂頭嘆息，王戰標哼哼的眼眶內一股淚水在湧，呆住了。

「今晚上要不是四支隊的警戒線在當中隔着，立刻就衝突起來都說不定！五支隊的氣勢很盛，在街口上就可以聽着他們喊口號！」

最後，唐隊長又表示，他說他也是反對投降的，不過他從前希望大隊長能夠改變他的意思，免得自己的內部起分裂；他說要是眞正是他們幹的，誰也沒有心腸同他們那一夥人相處下去了！

「祇是，你也得謹愼一點兒，看看眞實的事情究竟是怎樣的再說。」

唐隊長的話說完，抽身就走，王戰標垂着頭送了出去。

十五

在這兒，我們不能不把白岔山的地勢，及保安隊各支隊的駐處弄清楚；白岔山是一個中等村莊，就靠在大山脚下聚集着六七百人家，祇有順着南北兩方一條正街，穿插着十幾條小巷。走到正街上，由南往北，右手第一條是柏木巷，左手是簸箕巷；再走過去，右手是青龍巷，左手是火神巷；快要走到北頭，兩面相對的右邊是扁担巷，左邊是羊腸坡；巷與巷之間還有一些橫街相通。由柏木巷到青龍巷有條橫街叫狗屎壩；大隊部就設在那兒——區公所舊址。第一支隊的一分隊就住在大隊部，二三分隊分駐在狗屎壩一帶，四五分隊散佈在正街及街的南口外，同駐在鄉下的第五支隊相連接；第五支隊全體駐在娘娘廟，離街的南口外約莫有半里遠近；第二支隊同第一支隊對着，相隔一條正街，駐在簸箕巷一帶；第三支隊同第二支隊相連接，駐在羊腸坡及正街的北口；第四支隊對着第三支隊駐在扁担巷附近；此外還有新招來的一部份隊伍，大約有一百多人，駐在四五里外的山嘴裏，正要改編成補充隊。市面上最繁華的地方是正街的當中，趕集的時候最熱鬧的是火神廟的大壩裏。十一分隊駐在火神廟的後殿，前面一大部份是完全開放了的。

可是，一月以來市面上一天比一天冷淡，尤其是最近幾天，錐子嘴的消息傳來，什麼生意都沒有了。昨晚上又經過那樣駭人的事變，恐怖的空氣立刻就震動了人們的心；今天雖是正當趕集的日期，火神廟的大壩裏除了幾担青菜，其他的買賣完全絕跡了。

經過一晚的努力，表面上好像沒有那麼緊張了，第一支隊的警戒漸漸地撤退，第五支隊的氣勢也平靜下來。不知道是從那兒傳出來的消息，說是對於馬隊長，在第一支隊曾經有人向大隊長這樣主張過，被大隊長嚴厲地阻止了，現在事情竟弄了出來，所以他也感到了非常地爲難，這種消息，很迅速地傳遍了一般弟兄，發生的效力是大家都認爲並不是大隊長的主使，減輕了羣衆們對他

的仇視心理；然而，同時，對於第一支隊的惡感却因此更加深了。第五支隊不消說，就是第二三四支隊都普遍地喊出了要懲辦兇手！要槍斃漢奸！要肅清反動份子！

早起，街上除了這類的標語，還有大隊長的佈告；他說他的「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能維持地方，」以致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情，他是除了意外的悲痛而外，祇有引咎辭職；不過，跟着又翻了轉來，說是在這事情沒有水落石出的時候，他仍然要勉爲其難，替馬隊長報仇雪恨；他宣佈出來的辦法是「懸賞緝兇！」

然而，一般的弟兄却不信這一套，他們已經決定，就在當天正午要全體集合在火神廟爲馬隊長開追悼會。

到了預定的時間，各支隊都全副武裝陸續開到了火神廟，大家料不到的是第一支隊也開來了！祇是向隊長因病未到，由溫鐵牛領來的。

還沒有到正式開會的時候，大隊長也到了。

大會的主席台設在大擺當前的戲台上，正中橫掛着一幅白布標，上面寫着「馬隊長被難追悼大會。」台上台下的木柱上貼滿了各色的標語。主席台的當中壁上交叉着掛的是國旗，下面設着馬隊長的靈位。設備很簡單，沒有對聯，也沒有輓帳；一排排的人衆，把大壩的每一個角落都塡滿了。

主席是第五支隊的施瞎子。宣布開會，行禮如儀以後，開始他的報告；他吼得太大，聲氣都發沙了；可是，會場的空氣異樣的靜，他的每一個發音都能夠聽得淸淸楚楚；他說他跟馬隊長跑得最久，所以知道他很清楚；他說他不但知道馬隊長過去的一切，他還能夠在事前想得到他的結果，現在不幸在他的預料中馬隊長遇害了！他說他對於馬隊長的爲人，不願意在他死後來照例地贊揚，他不願意來報告他的好處，他的好處早已在他的直率的勇猛的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來，沒有誰不知道的！他說他要指出馬隊長的缺點，他說他在平時就深怪馬隊長不能改正他的缺點！現在竟因爲這樣就把命斷送了！他說他在過去，就深切地感到馬隊長有一個缺點是太任性，祇要他認定了要幹的事情，無論你多少人反對，無論你用什麼話來勸他，他的意志好像鐵一般硬，一點兒也不能通融！就是到頭來失敗了，他也沒有一點悔意！接着他就舉出事實來，說是他們從前在瀋陽剛剛拖出來的時候，原來有二三百條槍，在一個地方遇着一小部份日軍，大家都主張避開衝突，保存實力，說是即使打勝了，沒有後援也是不行的，但馬隊長却堅决地要幹，他認爲這種機會難得，他以爲祇要打勝了一定可以得到中國軍隊的援助，就可以把勢子振作起來；但是，結果呢？受了別人的包圍，好容易才衝了幾十條槍出來！馬隊長却認爲很痛快，打死了些日軍，出了這口氣！

（未完）

時人彙誌

陶冶公

陶冶公，現年四十八歲，浙江紹興縣人，前清光緒丙午年秋東渡日本游學，加入中國同盟會，後任同盟會浙江支部評議部長，辛亥武昌起義時，即歸國參加戰役，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被任爲軍事參議官，民五參加浙江獨立運動，民十五任漢口特別市政府衛生局長，民十六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主任，二十年國府聘任爲國難會議會員，二十二年秋國府任爲中央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

編輯後記

◇……「太平軍目睹之一角」，是一篇很有意味的史料，從此可以看出中國內戰的眞相，而李秀成的性格亦可窺見一斑。

◇……「元娣」的作者朱君允女士，是戲劇家熊佛西先生之夫人，此文當係她的試作。

（編者）

北寧鐵路管理局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重訂（第三次及第二十二次客車暫時停開）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北平前門	豐台	郎坊	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	天津東站	塘沽	蘆台	唐山	唐山	開平	古冶	灤縣	昌黎	北戴河	秦皇島	山海關	山海關	遼寧總站
開到時刻	開	開	開	開	到	開	開	開	到	開	開	開	開	開	開	開	到	開	到
第四十一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五	九•一六	九•二五	九•三五	一〇•二八	一一•四六	一二•四七	一二•五三	一三•〇六	一三•三九	一四•二九	一五•三三	一六•一六	一七•四三	一七•〇五		
第七十一次及第七十五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〇	八•〇五	一二•二六	一六•〇八	一六•二五	停	第七十五次	自唐山起		六•三〇	七•一〇	八•二五	一〇•四五	一二•三八	一五•五〇	一七•四三	一八•一九		
第一次 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八•四五	九•一三	一〇•二二	一一•二八	一一•三六	一一•五〇	一二•四七	一三•四五	一四•三八	一四•四三	一四•五三	一五•一七	一五•四九	一六•二二	一七•〇四	一七•三三	一七•四〇	一八•四〇	六•三五
第二十三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四六	一五•〇二	一六•三〇	一六•三九	一六•五五	一八•〇三	一九•〇八	二〇•〇八	二〇•一二	二〇•二三	二〇•四七	二一•二二	二二•一二	二二•四六	二三•〇八	二三•二六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一〇	開	往	上海										
第五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三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一五	停													
第三〇五次 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二九	二一•四八	二二•三〇	開	往	浦口										
第二十一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二•〇八	二三•二八	二三•四七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八	三•二七	三•三三	三•四七	四•一〇	五•一三	六•一八	七•〇七	七•二三	七•五五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七十三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三•〇〇	二三•五〇	一•一四	四•〇三	四•二〇	六•四〇	九•四〇	一二•三三	一五•〇二	停									
第三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一〇•五五	一一•二四	不停	一三•二三	一三•四〇	一三•五〇	一四•四七	一五•四〇	一六•二四	一六•二九	一六•五〇	一七•一四	一七•四六	一八•一六	一九•〇二	一九•二〇	一九•二七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站別	遼寧總站	山海關	山海關	秦皇島	北戴河	昌黎	灤縣	古冶	開平	唐山	唐山	蘆台	塘沽	天津東站	天津東站	天津總站	郎坊	豐台	北平前門
開到時刻	開	到	開	開	開	開	開	開	開	到	開	開	開	到	開	開	開	開	到
第四十二次 普通客車中膳各等			六•〇〇	六•二五	六•五四	七•四〇	八•四五	九•四四	一〇•一〇	一〇•二三	一〇•三〇	一一•四二	一二•四六	一三•四六	一四•〇〇	一四•一四	一五•四三	一七•二一	一七•五五
第四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四五	一〇•〇四	一〇•一七	一〇•五八	一一•二九	一二•一八	一二•三五	一二•四五	一二•五〇	一三•四八	一四•四五	一五•四〇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六十二次及第七十二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一〇•三〇	一一•五三	一二•五〇	一四•四八	一八•二六	二〇•二五	二一•二五	二一•五五	停	第七十二次	自天津起		六•〇五	六•五二	一一•四三	一五•二八	一六•五〇
第二十四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一五	一三•三五	一四•〇〇	一四•三七	一五•一三	一六•〇五	一六•一二	一六•二三	一六•二七	一七•四三	一八•五二	一九•五〇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七
第二次 平瀋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一〇•一五	二二•二六	二二•三〇	二二•五九	二三•一二	〇•一九	一•一八	二•一六	二•四二	二•五五	二•五八	四•〇八	五•一二	六•一五	六•三〇	六•三九	不停	八•四七	九•一八
第七十四次貨客混合三等慢車及第四〇二次平滬直達貨車											四•五〇	七•二八	一〇•〇九	一二•三九	一七•三〇	一八•三〇	二二•一二	〇•五五	二•〇〇
第三〇六次 平浦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浦口		開	來	四•五五	五•二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第三〇二次 平滬直達 特別快車膳臥各等									由	上海		開	來	七•〇五	七•二〇	七•四〇	八•五〇	九•四五	一〇•二四
第六次 特別快車膳車各等															九•〇五	九•一五	不停	不停	一一•五〇
第二十二次 快車膳臥各等			二三•三〇	〇〇•〇一	〇〇•三九	〇一•二九	〇二•三三	〇三•三〇	〇三•五六	〇四•一〇	〇四•一五	〇五•二六	〇六•二二	〇七•二六	〇七•五〇	〇八•三〇	〇九•二六	一〇•五五	一一•二九

本報廣告價目表

地位／面積	全頁	半頁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後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前後內封面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六元
正文前後	每期廿六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八元	每期五元
普通	每期二十元	每期十二元	每期七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原告價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膠寫以免錯誤(一)凡在本報刊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否則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閱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閱』。

一、如不照定價長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得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者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天津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大公報社

總發行所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話　三一三二八　三〇五九五

電報掛號　五三九一

分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湖北分館　漢口特三區金城里六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國聞周報新年號徵稿

本報第十一卷行將屆滿，茲定以第十二卷第一期爲新年號，擴大篇幅，徵求佳稿，以供獻於讀書界。來稿不限題目，不限內容，論文專著及文藝作品均可。惠稿希於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寄到。敬希海內同文注意！

國聞周報編輯部謹啓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